罪惟錄

罪惟錄列傳卷之十一上

經濟諸臣列傳總論

天之生才稟乎陰陽，凌有偏至，往往工於此，不工於彼，而無乎不可，則稱全才難也，不一見也。夫才何自名？負殊識而裕遠略，奮絕膽展宏量，綿執守，加五者見，謂之才；五者合，輒過人，謂之全才。若夫理真而無疵，操清而無欲，氣醇而寡戾，皆不足以語此。究之才克善其用，又不好此三者。是故得者其全才，炳烈兩間，千古諱稱，間世不一見也。豈孫于門生人，必禱其能武，不武而文附之，符相下，一人明崇文，和劉立法，吾以教出。

爲而譽　其立法而教之學之者受之
進退于未嘗教學、　惟其萬全是必文武兼以爲
全才則更難于是明之文事卓爍可紀甚於翰銓間有借
寵且而得行其志負譽議而克展其長捷貪詐而遺其
用以轂能文以宜稍寬一律不得以深求文法者求之國
則在于用人者權衡之矣守成即今辟知人爲難是惟相
臣之有容共與不疑不然屏待之東銓之擾亂之疑忌之
參贊之即蕭曹房杜不免何則明于用人前聞也不可見
也開國精勤得論用人之世亦與禍與潔及後世非偶然也
自此以下所錄諸臣除終始無過外或全偽先晚而求節

不觀當日然怨離戚爭事隱微而一誤或破去意限由積戚所持者大而以以善類說之無從白其究竟或所對非要而偶以偏概而後之終未彰其情僕持理而參以時勢于事疑信之故乃可以論人矣

經濟諸臣列傳上

周忱

周忱、字恂如、江西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自陳願補預文淵閣、許之、以員外郎越府長史、宣德五年、歷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是時蘇州逋稅七百九十萬、常松亦然、大半苞蔭之患。首在勢家。犯法之孔。莫甚里胥。忱與蘇守況鍾奉令甲、以官鈔平糴、從富民勸借、三郡得羨米三十萬石、有羨。令。腳。加。耗。之。名。濟。農。倉。蘇稅官田徵額倍民田、忱曲算劃為平米法。令大小戶均札。蘇稅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疏減八十餘萬石、他府以次亦遞減有差。夏秋兩稅、圖

里。各推富有者為糧長糧頭收受。遵鉄斛。自輸水次。不得復關里胥。加耗以次次支。不溢圭撮。次其力產厚薄為押運。地遠近勞逸為上中下支撥。細民上納。視舊減三之一。及既明運。節其盈縮。亦後可覈其什之一。以為餘米。悉令并入濟農倉。三郡歳有餘米一百萬石。運給北京武職月俸。六歳省餘費六十萬石。悉歸濟農。運河有失。則人支口糧。修築圩岸。開濬河湖。不責償。春耕借貸。衛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為差。秋成併賦之。其或年荒。又再賑恤。秋熟不償。有明年不復給。是時。上供無慮百數。咸取足於餘米。民無横科。以至葺脩三郡官廨。學宮。賢祠。古墓。橋梁。溝洫。歳費不

下萬計。江南民愛戴如父母。滿九年，轉左。正統中，當振弄權，忱善調劑之。以故欲有所張弛，片詞輒奉俞旨。詔兼撫嘉湖，則修築捍海塘，費鉅萬。後五載，皆忱度支。海不能為患。十四年，入朝，以工部尚書，還江南巡撫。八月，英廟北狩，國事悤遽，忱致糧數百萬，京師并造軍器數百萬，解次無缺。鄉景泰初，引年不允。屢請老，召還京致仕。卒，年七十有三，諡文襄。江南民祠祀之。忱才識饒敏，不拘繩墨，事苟利便，破格行之。嘗為冊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輒按冊詢訊，人莫敢欺。某理松江、鹽課虧，忱借蘇州餘米給竈民上鹽，是為設倉補額，益民利之。以至官布馬頭鬼

為令則不益公私三殿重建仁政牛膠萬餘觔貢緞繪會恍入
朝、請京庫廠中度出煎黙淡嫩市皮還庫工部索用水磨
明盈非遲歲月不可惟令決鋤應之即日而與
論曰、此自其數學精也便敏得之夙世非可學得相傳
洪武十年、戶部尚書滕德懋疏請均平蘇杭科稅、不得、
抱恨死之日、懇生、懇為完其冤、請懇德懋後身也、果然
與否、相傳客遊之至懇求、人、得睹欲釋子善門、所獲逼
當留自粟千石得徑其門、又令子犹馬得官、士林或少之。
嗟、果福、福禄、東衛、諸相見、矣也皆詞得有音、是借根以字為其
用心與大怖、安能免禍、而所雅罗象之和、郵備老

高穀

高穀字世用南直興化人永樂十三年進士以翰林庶吉士歷春坊司直郎正統中充講官修實錄尋入內閣陞工部右侍郎十四年上北征穀居守景太初進尚書工部兼翰林學士是年虜數請出迎上皇侵上谷雲中急廷議顯願急不能決中書舍人趙榮獨發請往穀壯榮解腰帶贈之上皇將至京穀言奉迎禮宜厚會有千戶龔遂榮投匿名書數聯大率宜加禮上皇云云穀袖入朝傳示群公卿公卿嘿不敢一言上聞之詰匿名書自何所穀曰臣自臣所遂榮曰吾喚醒諸公卿令過獨罪穀非遂榮意匿但

縛。詔。嗣。下詔獄。上亦不深罪。欽。二年、進少保、兼東閣大學士、明年改主太子、欽。悲。憤。不敢爭、加欽太子太傅、是時內閣王文、耿與欽相左。出欽視南畿災、還朝、力劾都給事中林聰。聰得不死。七年、進大學士謹身殿、首相陳循、及王文皆以子不得舉、訐順天考官劉儼、上令欽覆試、欽曰、儼。罰。與。寒。士。爭。進。已。不。可。況。從。而。為。之。辭。止參作林廷一人、事遂已、裕陵復辟、內閣諸臣、皆流放竄殛、上原欽、但令致仕、

欽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成化初年、贈太保、謚文義、

論曰、悲憤不敢爭。病去可也。似與迎禮宜厚。於指摘殊。林居時人問三朝事。輒不答。以地　番偶難千戶遂宗、出

承遂宗承和滿朝寧不內惡高文義作猜遇諱不內感者

耿九疇 附子

耿九疇、字禹範、河南盧氏人也、永樂中進士、章皇時、為禮科給事中、有清譽。正統初、出為兩淮鹽運同知、艱歸、兩淮鹽場數千人、走闕乞留。進運使、奪情還任、尋以誣誤逮京、景皇初攝位、知非其罪。特旨陞刑部右侍郎。仍以原官出理兩淮鹽法。奉勅移視江北荒。招復流民七萬餘戶。已又勅錄諸郡大囚。九疇益自勵。流寬澤物吾素志。多所平反。景泰三年、遷以侍郎出鎮陝西、新例、諸鎮守俱改都御史、九疇以副都考察陝西方面、明年五月、彗星晝見、九疇上言弭災六事、上優詔答之、五年、詔市羊角為上元燈料、

九疇引宋蘇軾進諫故事、因、悉以細行累大德。上立命止之。裕陵凌礎以右都御史掌院事、九疇請重臺諫以振綱紀。上嘉納。子裕、字好問、景泰五年進士、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九疇以身為總憲、裕職言路、不便。上改裕翰林檢討。是時曹石用事、御史楊瑄、出印馬、得二人橫奪民田狀、論劾之。二人哭訴上、謂閣臣傾己、上不得已、逮瑄下獄、又以九疇寔主使之、并逮九疇、會天變、諸臣乃得釋、九疇坐降江西布政使、裕以父故、謫泗州判官、九疇掌院事僅百日耳。尋轉四川、裕亦改判定州、天順三年、亨敗、上語內閣李賢、九疇去非其罪。頗清正。可大用。遂以禮部尚書召

還、改南京刑部尚書、明年、卒于位、上頗為愾息。裕至成化改元、始名還翰林、歷吏部南書、僅踰月、出南京為禮部、泰陵嗣位、改南京兵部、參贊機務、弘治元年、召還禮部、六年、復尚書吏部、代三原、加太子太保、裕為冢宰、秉持正、雖僚屬不少徇。一日、有兩可否、執筆方躊躇、少宰從左右贊一辭、裕正色曰、天知。子知。建知。天官。一。人。耳。少。宰。勿。手。退。叔。弟震為都事、秩當遷、裕故緩之、曰、今。在。吾。部。當。如。是。九疇卒、謚清惠、裕卒、贈太保、謚文恪、裕儒幹修髯、人望之、儼若神明、

論曰、景泰中以外轉得不聞東宮南內事。章也。九疇在事。頗為李文達所忌。六部而父子歷遍。能其官。勞堪

稱。稽遵父教、世守清脩。不營產業。居第儉約。蕭然無異寒素。表儀楊柳。

楊信民

楊信民，名誠，以字行，江西新昌人也。永樂庚子鄉薦。宣德中，授行在工科給事中，陞廣東參議。陛採知旨許言事。信民至，首論按察使郭智去，及代智布政黃翰詞連貪事，常劾。廣反採信民語，并逮。廣民爭投金帛佐信民行，信民一無所受，而輸舟尾石幾滿。布衣何寧等萬人詣闕訟信民公廉，乃削籍輸。而信民以己巳虜變復官，出守邊白羊口。會廣賊黃蕭養，初以罪久繫獄，臥榻竹枯，年餘，葉復生，同繫者訛為祥，乃使人藏斧索饋，私籍船待海上。蕭養與十九人，破鉾鉄出，揮斧行，追者莫近，逐下入海為大盜，置偽

官、招誘惡訊、漸至十餘萬、執都指揮王清、使諭衆開廣城門、清不屈、被害。勢張甚、寧等憂上章、願澤信民還廣。冦白師。上可其奏。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廣東、信民至廣、城閉圍數月矣、鄉之民避賊者、不得入、輒從賊自保、信民令大啓城門。與木鍥驗出入。下令諜為賊者不論。于是知。賊。為。民。者。日。數。千。咸趨信民泣拜信民亦慰遣之。于時賊對信民使者。願一見楊大人。死無恨。信民卑與出。岸烏紗示之。賊衆羅拜。泣下。清伏聽命。獻一大鯉。剖理分送諸司。事且定。閏月、兩都督董、興以大軍至、蕭、養中變、信、民、遽、中、毒卒、廂賊者曰、楊公死。吾屬無生知。賊盡猖獗。鄉民乃益思信民。

天子遣官諭祭、録一子太學、許建祠廣中、拙菴惠信民公平不戚。興利除害。有若亂國。物生母時、倩人舁塚石、每舁、自代夫數百步。或曰何用苦。信民曰、葬吾母。吾不一竭力。乃煩他人。

論曰、楊恭惠以忠信行。不止于才矣。聞董都督胡以復來。朝廷為賊殺信民。賊未嘗殺信民也。

于謙

于謙、字廷益、其先河南人、高祖夔、爲元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進封河南郡公、夔子九思、仕杭州路總管、遂爲錢塘人、入父文明、工部主事、父彥昭、隱不仕、七歲、僧蘭古春一見嗟異。曰此異日救時宰相也。時有學督持諸生過峻、衆噪、持之淬池、已閧走去、謙獨前持之。學督起池怒謙回、諸走知。不罪持公者。罪持公者哉。弱冠舉進士、宣德初、拜監察御史、風骨秀峻、音吐鴻鬯、在廷咸才謙、按江西、活誣獄數百人。藩國挾和買爲害、剸之。于權倖不小避。扈蹕下樂安。縛高煦歸。奉命數其罪。稱旨、山西河南災、議增設右侍郎

一人出巡撫上手填讞名。以兵部重治二都讞所至問民
病苦。百戰武餉。馬政河防。民租軍賦。一經擘畫。遂為定式。
齊秦民饑、徙入豫者、給閒田與之牛種。次責其稅。又以大
同遠塞外、遙難制。請別設御史、併上谷治之。而又畫奪大
同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為官屯。邊用充溢。是時居政本
者三楊。彙重讞。朝請夕可。以是得行其志。滿九載、始改左
入朝、舉兩袖。賦詩見志。太監王振持權勢、以讞無私謁、為
言官足劾讞怨望、且擅舉孫原貞王來自代、下人臣禮、下
法司論斬、繫三月、根揔適解讞。讞志之。曰、勤。郁。執。御史。知為。
于。讞。都。尹。救。之。左遷大理寺左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闕

上書借留掾者千數、乃以少卿、僉撫二鎮、入爲兵部右侍郎、正統己巳、虜也先犯諸鎮、天子親征、謙與其尚書鄺埜合疏留駕勢難爭利塞上不聽、埜乃從治兵、而留謙理部事、土木蒙塵、京師大震、太后命郕王攝政、王御左順門、時王振雖已死、而中外恨切齒、九卿臺諫方廷劾振未已、王捽振黨錦衣指揮馬順、及王毛二監、殿廷洶洶、失朝儀、諸大臣怦相顧、不知所爲、王欲退、謙前持王掖王下令曰與二豎死未足尚請皇太后旨族振謝天下衆始帖儀肅王乃入、謙從容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執謙手曰、頃倉卒不以公如是百王直何能爲、是時鄺埜卒軍、進謙代之、郕王

既即真上言爲篤文武大臣。有預軍事。進止失機。即死宜不和。予卿。且言鹵得志必挾入爲長驅。速請蒐衆結械九門要害。都督孫鏜衛穎雷通張軏等分守之。從郭外之民入郭。使敵清野。通州倉糧官軍自運。給一歲俸。如草廠亦稱力乳之力不及。焚之。毋以爲鹵。復請脫石亨于繫。赦楊洪与安遠侯柳溥。並爲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上旨從之。鹵報益急。侍講徐珵有好語天象。力請南遷。謂大吉。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山陵兩極、帑不可去。安之失此。萬世。不知。獨知。上倚謙爲重。曰惟兵部謙。十月也先挾上皇踰紫荊、鋒鋭直逼京師。九門戒甚。謙擐甲統大營。嚴陣以待。鹵怯

我壁。不遠犯。以數騎嘗我。遣回馮和。達以金帶來。謹使人
報曰、稱。宗。廟。狀。穆。之。劉。國。柳。君。矣。虜計沮。謙乃設伏空舍。
亦數騎誘虜。：遠薄。伏發、敗之。孫鏜毛福壽凌敗之西直
門。賊逸通州。皆清野、奉上皇、寶、遁。詔褒謙功、加少保、再辭。
圍不許、大同參將許貴、奏請款虜、名安上皇意、蓋其怯、撫。
請。首。誅。責。勸。戰。于是諸邊鎮。咸厲秣。不敢息。撫令咸宿重
兵。使都指揮陳旺等分禦。以右都督楊俊統之。虜初抉重
相恫喝。至。是。遂。燒。塞。外。島。巢。聞。空。知。乃。真。欲。歸。我。太。上。作
好。矣。已報闕子口鴈門等處烽火連屬、朝議發兵、謙曰、此
張。疑。脅。我。無。處。止。令。各。堅。壁。若。禦。為。人。舉。者。虜果不至。楊

洪既自獨石入徽兩留老弱凡八城欲委鹵讓謂此宣府
墻廓不可棄邊守八城責州苗徵父未戮侍郎何文淵請
專設都司屢重兵讓不可曰石勳設二司是勳之也勳之
何以遏濟梵道當是時浙閩有鄧茂七葉宗留廣有黃蕭
養及獞猺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處蜂起軍務旁午變起呼
吸讓口畫指授一日而羽章者百徹入則面陳出則手疏
斥綏行萬里外電掃邊塵鼎不燃燃東西太上南歸上
春之南城廢故皇太子為沂王立懷獻為皇太子讓不爭
加讓太子太傅再錫其文綺示褒上希許時石亨竟結
讓乃推讓功請錄其子讓辭再三有云縱臣欲為子孫官

自富貴恩君父何必假手石亨斬且恨謙上還賜謙闕西甲第擲歸邸奴私藏何以家為遂不許乃置上前後所賜璽書袍鎧冠帶弓劍之屬于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已謙多寓直房便朝謁一日病痰甚須竹瀝上為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京營之類雖有五軍神机三千諸營盡非舊制謙議選精銳十五萬分十營以一都督領之五千人為一小營營以一都指揮領之餘兵散歸五軍等營以倫次調遣止賞罰一由謙亨貪縱謙每事裁之其子俊坐不法論斥亨從子彪以驍勇著謙出之為大同游擊將軍以是益恨謙切骨而權閹曹吉祥劉永誠亦與謙共兵

冥、出卸謙、上不豫、太后傳諭要寫後事、謙、不預、復辟儲、二、議、石亨與吉祥等、遂發南城鑰、迎太上復辟、肅御殿、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稱謙文與太監舒良王誠張永等謀迎、襄、王、為嗣、坐以其反律、是、鞫無實、文不勝憤、爭之、謙笑曰、亨等意、死我、角辯何益、獄上、上猶豫、于謙實有功社稷、亨黨進曰、不殺謙等、此舉為無名、遂棄謙市、籍其家、自上賜外、無長物、先是、謙嘗獨坐、忽聞賊西聲、視屏障皆血、異之、至是伏鑕、陰霾翳天、行路歎息、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朵兒者、私以一觴酹謙地、而慟、吉祥恚、朴之、明日、復酹地如慟、如故、相傳杭之西湖、曾涸竜底、孫原貞語人、昔人葬予

吾屬于公矣。是年七月、彗見西方、哲人之萎。已有其兆。自是有貞以內閣首輔、與亨吉祥爭權、坐下獄、流金齒。又三年、亨下獄、瘐死、籍其家、彪棄市、又二年、吉祥與其從子招武伯欽反、族誅、謙有子冕、自府軍前衛千戶赦歸、憲宗初上疏白寃狀、上憐而復其官。賜祭。孝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賜特祠于其墓、所曰旌功。冕改文資累遷至應天府尹、謙為文肆筆立就。詩亦典雋。獨其于奏疏條列尤明切。嘗口授。而吏傳寫。指腕為痛。萬曆中、改謚忠肅、臺臣黃鳳翔甫入臺、夢一偉男子。授以空山孤寃之句。心惡之。趨遍見改謚之請。曰、此公生氣獨存也。冕無

嗣陳敏政受徽于氏賄稱允中係晃從子詩蔭杭州副千户世襲

論曰忠肅故與上皇失國之罪卒免要挾吾兵名不挫遂擇貴以此傾景皇無意迎復安置南宮更易太子則謙以前議自危此中有不得已者矣襄王之擧實無是事然故太子復立迕旨寧無過慮則不止謙一人之隱也至不殺無名數語實錄謂徐有貞言之攷李賢日錄云亨輩害謙藉此除之而武功傳出程敏政手敏政以父信夙郤有貞遂遂出此余以己巳一案可與壬午同概準以社稷為重之義功可補過而謙之再造更光于

猜難焉世有以也若夫家乘所云僕肆有尊而不及上
則所其祖而實失情嗟乎社稷安謙生死可勿論矣按
敏政以僞姓子後謙猶之姚少師之後繼也謙鄉人稱
敏政無子其妻僞娠抱他人子為敏政子敏政寔不知
之以僞與人已渠受僞似相報然却而僞實有不同識
功在後世血食千載而湖祠下卜夢者每有奇驗寄录
于後世而在人心敏政即有子與無子同況篩無子為
有子者哉或云迎爽之說亦有其故凡親王非金符不
可名肅愍方被誣印綬尚寶諸內宮檢各府金符在獨
少襄符遂比疑不解久之有一退任老監云初宣廟大

漸。太。后。曾。以。國。有。長。君。福。社。稷。之。論。責。取。寨。符。入。宮。嗣。三。楊。奏。止。記。此。符。猶。在。太。后。宮。暖。閣。樓。之。果。得。此。符。而王。于。已。早。伏。法。遂。無。有。道。白。之。者。

李賢

李賢、字原德、河南鄧州人、宣德壬子、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即奉命察山西蝗災、便道謁薛瑄家居。語相得。英宗嗣統、賢言今京師糧官不下萬餘。即以傳言之。內指揮使五十五石。而冗吏一石。糧官實支十七石五斗。是糧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乞勅兵部設法漸次出之於外。不惟省國家無益之費。萬萬。抑可消禍萌之患。後已已之變。畿內糧官群起煽亂。應論者。服其先見云。授吏部驗封主事。歷轉文選、十四年、虜寇大同、上親征、賢代吏部侍郎扈從、駕蒙塵、賢瀕危還、景泰二年、詔議禦虜長策、賢請用戰車

大鏹。行可以驅敵。上可以衛民。陞兵部右侍郎、歷吏部、英宗復辟、以人望召賢。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典幾務、未几、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會左右欲以汪后殉景帝、賢言景泰初、汪后又不得志。卽二女幼可憫。且愚以為宜厚遇之。上憮然。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奪門功驕恣、上漸不堪之、微語有貞及賢、會亨舉兵西征、御史楊瑄、劾吉祥與亨縱家人奪民田、上嘉瑄敢言。命吏部識其名。亨與吉祥誣賢等所使。伏地流涕、上惑之、諭言官、欲賢有自下詔獄、其日。風。雷。大。作。拔。折。殿。宇。公。署。尾。木。上。悟。釋之。謫外、賢得福建布政司參政、將行、上語吏部尚書王翱、賢似可。

宜。與。有。自。同。舒。翺因力言賢淳謹可用。會。承。天。門。災。詔復
賢尚書。上思建庶人幽禁且六十年矣。語。賢。赦。之。賢曰、陛
下此念、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矣。遂遣中官衛送庶人居
鳳陽。出入自便。御史劉濬、劾安遠侯柳溥敗衂、上惡左溥
且繫濬、賢曰、耳目之任。職所當言。惟明主用其是而舍其
非。石亨等遂乘間譖賢、以為阿順左班、上不為動。濬得薄
責、而溥遂自陝西上、上曰、溥為主帥。畏縮致敗。不罪何以警
衆。竟下溥獄。上嘗於便殿。屏。人。語。賢。亨。吉。祥。事。微。即。奈。何。
賢曰、人主之權。不可下移。願。陛。下。每。事。齊。斷。公。以。處。之。會
石亨從子定遠侯彪坐驕恣、多違、復謀總兵大同、奸露、情

遷亨罷法上因問賢迎復事賢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上惟之賢曰凡位陛下所固有臨國不趨群臣和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為功且奪之一字非所以示後世萬一郕王先覺亨等不足惜不審陛下何以自安然天下人心所以歸誠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諸政省與民休息耳今為此輩敗過半矣上深然之大悟詔凡以迎駕奪門冒功陞者四千人悉黜職中外肅然時江南北大水加以師旅賢請罷天下所取花木板枋之類暫免采柴進馬清匠刷卷諸事而采柴一歲省銀三十餘萬兩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殺人俱罪謀不軌欲亂上敕宮而立皇太子是

曰、西師行求援關門為亂、繫賢傷首及耳、且叔賢須為孫、辭之事定、賢手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未云言路閉塞、遂至此極、宜懲前過、上然之、報可、時西師未解、又請毋輕出大兵、但須令都御史王竑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出衛、虜果引去、因言兵出征外、可暫而不可久、暫則勞擾、久則亂起、宜趣河間班師、使民得耕種為便、上從之、尋錦衣衛指揮門達、揔掌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惡賢及指揮袁彬、謀欲排去之、得楊塤者、塤一名大言三法司于門、此達教我中賢、彬得從輕、賢免、事在袁彬傳、八年正月、上不豫、召賢諭曰、今朕

事頗異。而人有又稱。奈何、賢撫首伏地曰。此因本也。然則必傳位太子知。賢。鑑。頓首。曰。宇。社。幸。甚。上起。主召太子至。賢。状。太。子。曰、謝。之。太。子。謝。上。抱。上。足。泣。上。亦。泣。換言竟不得行。太子即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會災異屢見、大風拔郊壇樹木、飄瓦、賢跪上無抑左右。聽其胃。誅。其后廢、飛語欲害賢、上。遣。衛。士。出。入。呵。護。賢。有司請逮、閹籓、已得旨矣、賢盡入。言先朝所遣東駕。尚有貯內庫未御者。上即日假其旨。會奪門功冒陞者、復叢不止、賢奏曰、自居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論。從。故。少。保。于。謙。等。官。賜。恤。葬。以。雪。幽。枉。上是賢言。命矣

部尚書掛尊門律陞者。自太平侯張瑾與濟伯楊瑛以下。例。奪。爵。丙戌、外艱、特詔起復、令太監林興觸行、治家襄事、即日促賢上道、修撰羅倫又為賢所知、疏賢奪情非是、謫泉州市舶提舉、是年、賢感疾、十二月、卒於賜第、享年五十有九、贈太師、謚文達、賢性莊嚴。待大臣休。嘗有會試校點者、訴考官有弊、上以章示賢、賢曰、考官選。如臣第讓。亦不在列。上意遂解。其薦用耿九疇、軒輗、年富、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白圭、許貴、顏彪、馬昂、諸文武大臣。皆謂得人。初、三楊用事、行三品以上保舉之法、賢、始令吏部方面官有缺、推舉二人、請旨簡用、遂以為例。

論曰。處羣小競前之時。得行其志。古大臣格君心之非。賢是矣。夫使坐屏人時。何不直以誅滅佞倖。快進苦口。而但曰每事審斷。公以處之。知遇激事。必不終。識得宜毛女樂之賜。不尚遠謀。所慮識遠且大。我至于斥胃功定國本安社后。即于議數事。陛下。是最大難。然風雷不作。使深無言。帝悔亦遲矣。後世良臣。難于處之恥。衆止之與孫忠。豈止事文也耶。按錢謙益日記稱文達為不事代累房累多稱。寔比事而尚書須文曜生業謚敬概。臧成其所由課也。或曰賢不預之。賢手著日錄。有云育自來行持公者。少予持公與之。遂因前稱知。賢諭。有權用者矣。

獨日錄所載景皇不孝于親不敬其兄不睦其配象由流於荒落數語不用微詞夫帝即降郕王故君也侍郎和部恩不爲尊豈將以直訐阿復辟乎此則不可以權例

李秉

李秉、字執中、山東曹州人也、正統元年進士、為監察御史、才識宏博、一矩于正、景泰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參贊宣府軍務、改提督、時有小虜數遼、廷議欲擊之、秉言不可。僥功責。而務。遠。纂。條邊務十四事。上皆允行。尾刺入貢、詔進貢使馬駝牛羊四萬、存養宣府、給草料、秉以類草料不足給宣府。邊及虜使。且云來樂宣德間、虜進馬不堪。仍收放虜草地。以防奸也。事。宜。止。虜歸我剽掠男婦、易來朝議大口一石、小口半之、虜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各。以。一。石。與。之。汰宣府僧尼。以配無妻軍士。諸軍校不才、更置之。免

腹削。以是邊民稍休息。幽微徙根避去。久之、劾總兵紀廣、反為所訐、召還、移撫大同、度坐累去、再以右副都御史、出巡宣府、撥土木鷂兒嶺及大同紫荊諸道骸、凡十餘萬。病乞代、不許、成化三年、建州董山叛、致遼東、上以武靖伯趙輔為總兵官、秉以左都為提督、討降山、逐至廣寧、誅之、加太子少保、入代翱為吏部尚書、與崔恭、尹旻、二九年、或相左、人頗怨望、四年、京察、罷戶部尚書馬昂、而是年朝覲見黜者、多大臣姻黨、以是大臣多忌秉、御史戴用疏請方面官還如正統間例、聽在京三品以上大臣薦舉、語侵秉、上從之、于是給事中蕭彥莊劾秉罪十有三、下廷議、上乃落

秉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言官屢薦大臣忌其方鯁竟不起卒謚襄敏

論曰秉不多遭略獨汰冗僞妻軍士二十年後可以禦邊丁而省客募十三罷之號孝莊姻家大理卿王概所手援也概欲代秉構秉暗結年深御史詔孝莊指寔回奏强以劉璽與速瑪薇對蓋以璽寺竄逮訊撫擧官嘗急軍史部拗文孝莊所狗羅丘陵孫遇李齡皆廷遴勘孝莊常與許讀縣丞承家署縣殘刻為惡家所殺劇者快之陵蘭陵人遇福山人歷仕咸至布政使有治行齡朝陽人為舊學稱公

崔恭

崔恭字克讓北直廣平人也正統元年進士以戶部主事歷知萊州萊號難治恭廉有為屢辨究獄治旱蝗禁倡力賑民賴以甦府庫故歲入漕海布數萬瀕浥爛守者率破家恭請並出為軍餉不踰年布盡歸守庫者八百家鹵犯京師一部兵動王在治六載萊人歌之為樹碑故郡守楊震祠中景泰中歷湖廣右布政使威惠大行苗民侵武岡剖民兵剿賊賊聽撫會流民迫相殺恭曰勿急急生變下令令民願附籍者聽否且俟秋成遣歸衆遂定調左江西囊中惟律一令圖書衣數襲皆有廣濟庫者庫官吏乾沒五十

萬恭發其奸贓會巡按御史韓雍執法逮坐布政使失職
郡邑肅然制為役法調輕重任一歲之勞得九年之逸
天順二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郡先是蘇松加耗
則例自周文襄奏定後多更竄恭悉孤復舊督浚儀真漕
河役夫六萬人民不告勞又濬常鎮河避江險揚州儀叅
推浚河餘眾濟之清軍御史郭觀銳以充伍為功崑山平
籍一人被誣連逮充軍者二十四人咸來訴恭上為平反
誣者復為良先是提學歐御史校士不公訴前巡撫李秀
不為理恭受其詞親試之移文提學再試入學後多顯四
年入為吏部右侍郎尋轉左成化五年代李秉為尚書數

月、以母喪去位、九年、起南吏部尚書、參贊守備機務、十五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敏、

論曰、崔莊敏其不務爲赫赫之名。乃寔以長厚行其嚴毅、故性仁使人懷化。所最難出誣軍。試奪衿。可用動勳。而必引爲己事不嫌。致清軍督學御史。亦不以爲嫌。則其素足重也。

王竑

王竑、字公度、湖廣江夏人、附籍河南、正統四年進士、豪儁、尚寄氣節、授戶科給事中、英宗北狩、郕王監國、坐午門、百官方追劾王振、讀彈文未起、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言官去、竑起捽順、顧曰、此正振黨、宜急誅、百官立撲殺順、又索毛王二長隨、並擊死、血漬丹陛、內臣會滌血、儀長史曰、且勿滌、使若曹見之寒心、於是名藉甚公卿間、其冬、虜也先擁上皇犯都城、竑監北城軍、虜去、陞僉都御史、出守居庸關、軍政一新、尋病、召還、景泰二年、總漕淮上、明年、兼巡撫江北諸郡、清理鹽法、劾巡河御史王琚貪淫、坐戍開平、

墨吏聞之遁去會歲災疏自劾略曰比年災沴陰盛陽微為食祿者君子少而小人多然小人不自為小人必其欺詐若誠欲便佞若忠然即書所謂靜言庸違者是也伏望皇上日親講臣俾陳修德之要以清出治之源仍乞罷一不許從時徐淮而北齊魯河洛流徙者衆力賑不足至欲借米廣運倉主者不可紘曰民窮至此公坐不貸民不變命勢必為盜倘有意外請先戮公以謝衆怒吾方帶罪朝廷主者懼不敢違紘大發倉儲仍勸借有加各捐貲協濟凡撫還復業安輯流集病予醫藥死給棺殮者巨萬計上聞之擢右都御史五年陞左副都仍治淮安英宗復辟追

責搶殺振黨者、論竑浙江參政、尋除名、編管江夏、居半載、放歸河州、天順五年、孛來犯河西、以舊官起同兵部侍郎白土、出視師、虜去、還涖淮上、徐揚老稚、迎舟羅拜、歡動如雷。會旱久、積涸、一禱而雨。茂陵即位、召為兵部尚書、竑剛勇、練于邊政。而狥法多忤。三閱月、請老去、歸二十載、乃卒、正德中、謚莊毅、竑與李秉、皆一時名臣、顧二人家居、竑抗志寡交。秉出入里閭。嘻笑無間。竑聞之曰、執中八座大臣。胡不自愛。秉亦非竑。所謂大臣者。豈立異鄉曲、矯激為哉。

論曰、裂振冀殿廷。雖義激由中。顧非所以恭監國也。幸

忠甫善全我衆志否則亂儀自玆始矣以衆怨帽守藏
得賑亦以氣衍幸上方倚伍乃可使在追責毅振之日
定當以撞制歸之使非字來之冠寧不徧管江夏老手
與執中互觀清与和得其正曰無私

韓雍

韓雍、字永熙、南直長洲人也、父以聞右從贊北京宛平、以是雍從順天起家、登正統七年進士、授御史、年二十、録囚陽山、先是教諭丘純嘗詈勝夫磨兒毋、磨兒父匿磨兒覓、屍江中、哭以為磨兒訟殺其子、純不勝刑、自誣服、獄具、雍至。疑之。卒迹得磨兒。純白出。而坐磨兒父。巡按江西、振刷精彩、措置必經久。廬陵盜大起、從巡撫楊寧謀、設伏擒平之。寧每與雍論叙自失曰、百寧不足以當公一。歷滿吏民乞留于寧。奏請再巡。詔從之。景泰中、少保陳循言於上、以副使陞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代寧、雍精于吏治、凡立一

法。後。人。遂。據。為。例。他巡撫不能改。英宗復辟、罪謫循雍坐
循薦、謫山西副使、尋罷歸、踰年、召拜大理寺右少卿、仍右
僉都御史、時石亨誅、法司逆治亨黨、錦衣衛指揮使劉敬
曾邀亨午具、逮坐雍曰、一飯而擬奸黨。亨盛時。大臣中因
有朝夕候門下。欲寘會。且奈何。敵。獲。免。出巡撫大同、雍有
智。令、將出已意。經畫防守。戒孜大修。自不近寨。晉兵部右
侍郎、裕陵即世、雍坐侍讀學士錢溥累、左遷浙江右參政、
雍不肯務。日遊勝。從賓客曲宴西湖。已而兩廣盤寇起、詔
以部督趙輔為征夷將軍、復召雍以右僉都御史、督理軍
務、是時大藤峽絕險、賊盤結久、峽中藤大如斗、延亘兩崖。

諸蠻蟻潰。若徒杠然。峽外人望之。猶不能舉步。先是景泰中、從酋侯大狗倡亂、諸郡山從、四起應之、陷城殺吏、兩廣無完郡、於是兵部尚書王竑言上曰、廣事。譬諸疥。愈搔愈噬。非流血趨之。其狂不止。必以屬雍。既拜命、都督趙輔議請分兩軍入、一由入度、一由湖廣、隨在撲戮、雍曰不然。兵法有云、萃于中堅。先其難之謂也。大藤峽為粵腹心之疾。釋此不圖。分兵勢弱。祇以動賊、賊必潰。流其流。愈多。州縣益敝。所謂救人而噬之也。莫若併力西向。擣其腹心。輔夙知雍才。請軍事。一聽雍諮。三司以下。不用命者。從便宜。大軍次進廣西、先遣偏師三萬人、首平陽峒。執其渠魁、磔之、

指揮李瑛等四人。火。機。斬。棘。門。七。傑。師至桂林、雍曰、修仁荔浦峽、大藤外倚也。以土兵十六萬人。五路並進。窮追至力山。諸賊大敗。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來勝至潯州。諸將皆以峽險。寇青重巖。人不旋踵。三時瘴癘。不可久居。莫若環師因之。雍曰不然。兵貴拙速。峽輪圍六百里。鄰縱吾甲兵有餘。豈能斷賊出入。與其老師挫銳。不。如。鼓。加。攻。堅。道有儒生、偕里老數十人、頂香伏謁軍辭願為前驅。雍顧左右縛之、左右驚不敢前、已。而。袖。中。出。刃。鉅。通。細。賊。閒。也。悉斷頸剖腸胃。分掛菁棘中。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是時總兵歐信等、將六萬八千人、自象州武

賓五邑入、攻其北。都指揮何全等將凡萬二千人、自桂林平南八道入、攻其南。參將孫振等率兵巡守左江、截其歸路。都指揮夏正、伏兵林峒、以扼其東奔。而雍與趙輔等、開府高振嶺、以督諸軍。連破石門、道袍、屋廣、紫荊、竹踏、良𡸣、古營、牛腸、大岵等寨。賊乃遁入桂州橫石寺塘九層樓、復窮躡之。禽侯大狗。前後凡斬首四萬一千有奇。東州諸巖。因改名為斷藤峽。置藤縣千戶所。控賊出入。刻石紀功。捷上。畢中拜左副都御史、官一子錦衣鎮撫、外艱去。踰年、賊復張。上用僉事陶魯議、詔兩廣總督起雍右都填之、兼理巡撫、開府梧州、便宜專制。於是群蠻震懾、咸以父呼雍、

戚嚴擬王公。三司長吏。長跪白事。軍門設銅鼓數十。儀節
拜稽。貲佐操一時之選。內臣黃沁忌雍不得肆。族人上書
訟雍。上遣使即訊。雍乞歸。年五十七。卒。謚襄毅。雍起經
術。習文法。直己行治。不避權勢。善撫伏。而操心平。數為人
覆免疑獄。人服其得情。用兵兩廣。約將士有能生致被擄
男女一人者。准叙一功。以是軍無妄殺。費民財力頗鉅。而
民不怨之。性頗好內。英廟嘗曰。吾知雍。不愛錢。但漁。多得
美。婢。寵。耳。嘗家居。或以宋世忠像遺之。曰。此為公先人。雍
焚香再拜迎之。曰。雍自側微。豈敢妄祖蘄王。其人慙而退。
御史時。有密訪〻中官。而都御史誤啓其封。雍為都御史

計誧宴中官鮮之乩詒僞爲封識緘使者酒半來換佯不
知而啓之讀款語曰豁知邪以還中官
論曰相傳雍遊江西時方鞫死囚憐其罪狀重疊忽得
一聯而未爲對況吟座上一囚曰囚冒死敢對雍曰對
果善貸若律雍句水面凍冰冰積雪雪上加霜因伏應
因句空中騰霧霧成雲雲開見日
雍爲撫掌與貸焉其意嘗不以刻深爲工者物逸史氏
曰雍少時多奇詭神跡至今鄉里能誦道之劉鳳云雍
道出五嶺父老不敢名象戶戶祝之其初開府有一郡
守夜治具一軍門欲雍酒具中有奩以中貯一妓名妓也
出妓奉酒雍不拒復奩以出固知帝不受餽之誠有自

和。

程信

程信字彥實、南直休寧人也、正統七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土木之變、虜擁上皇犯都城、信監軍西城、閱都督孫鏜門外、露劾責鏜屬、虜不敢近、景泰元年、使蜀還、廷議奉迎上皇、有龔千戶者、投虜書高穀家、極言禮宜從、虜語漸聞、莫敢發、信倡同列會疏入、明年、上中興固本十事、請篤親宮友族、不報、出為山東參政、督餉遼東、遼撫寇深、降什一斛、鈎考監糧官吏、盜石以上有死、信曰、彼真盜、死何郎、故為加頸以死、死非法、立碎之、天順元年、陞太僕寺卿、三營入將請馬隸兵部、信言高皇帝諭馬數太僕、不令人知、歸

兵部非制。乃已、以左僉都御史、巡撫遼東、論奏

都指揮夏霖不法四十事。霖、曹欽姻婭也。巡撫深、素附欽、

又為霖劾信、上不引咎、徵下詔獄、調南京太僕少卿、成化

中、貴州山都掌蠻擾大壩、破合江上九縣以叛、信以兵部

尚書督軍、便宜從事、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番漢兵

討之、信分三道入、而自督金鵞池、期會大壩。破其二十餘。

寨。斬首。五千。級。俘。賊。二千。有。奇。賊潰走入天井水磨二洞。

洞穴幽暗、不可入、塞洞圍守、月餘。賊死几盡。時有九姓土

僚故附都掌蠻為亂、還師殲之。畫地悉平。請移瀘州瀘航

鋪。控諸蠻。分山部掌故地。隸求爭茫部。更大覇為太平川。立長官司以轄諸熟夷。論功、熏入理寺卿、四年、星變言官胡深等論劾閣臣商輅、尚書姚夔馬昂、并及信、謂西征首虜功、多受囑權豪子弟、信四疏請老、不允、詔求直言、信言兵事、其大者。延綏兩廣。歲遣發援。邊以提閫。朝以提顉。上下相蒙。戎羸並肆。四方流民。盡聚荆襄。不早區畫。變生中土。天子六師。馭輕居重。京營士馬。疲。耗。器。甲。朽。鈍。非大更張。緩急。可憂。時朝議欲搜套虜、興師十萬、信撫。不。可。總兵楊信請以三萬人巡邊、信曰、三萬人搜套則少。巡邊則多。關陝連歲受兵。今勝負未見。而先自困。豈謀國之道。卞何、

改南部參贊機務。信曰、參贊、謹非常。有司事、非所預。八年、尋出軒輊、与六卿合議、上興利除害三十事。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以功得世錦衣百戶。信征都掌蠻功成、不官一人。曰、刑賞。天子之。柄。輒。自。專。非。分。有。奇。禍。子敏政、字克勤、以神童薦于朝、召試館閣、命讀書翰林院。成化二年、進士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弘治中、以少詹事兼侍講學士被劾、致仕去。尋陞禮部右侍郎、十二年、同李東陽主考會試、未揭榜、給事中華昶露章劾其敏政先洩會試題、發鬻于唐寅、徐經、賄緣狀。逮治午門。敏政竟奪職、逾年、憤懣卒。敏政為人秀、眉長髯、風神清茂、於書無所不讀、著述尚本實。

議論傳經義參法理少詹時請正文廟祀典嘉靖時皆舉行所輯有道一編謂先子早年謁錫象山而晚年始悔悟乃與象山合

論曰袁敏治邊大創而重獲又制之以預後世或從臨模測算謂為知兵不知知兵二字以安國圖遠為大綱提撕遠也袁敏無慚矣而學本于親本于不私親其親

項忠

項忠字藎臣浙江嘉興人也正統七年進士以員外郎從英宗北狩間道歸七晝夜達宣府足陷蒺藜百不知也景泰中遷為郎歷陝西按察使歲饑發賑後報內艱陝民赴闕乞留奪情還任明年徵為大理卿改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秦疏龍首鄭白二渠利民民祠祝之成化元年由入延綏忠連擊敗之召還署院事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名俊叛其從子都指揮璟據石城旬日眾且二萬詔忠為總督與巡撫都御史馬文升協勦之賊數無降意姑云願面受約束忠曰不往示之怯也單騎從二卒走入賊巢賊驚羅

拜。忠窺其欵非寔。出以師逼之。賊從高下。發伏羌伯毛忠、官軍又走。忠即陳斬退縮千戶一人。陳定。會有星孛入斗、占者以木在秦州不祥、忠曰、兵法禁祥去疑。昔李晟封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毋惑。于是環圍堅壁、不索戰、持百日、忠單騎巡賊壘、諭禍福、賊不應。食盡、決出劫營、凡二十餘戰、殺傷相當、忠計誘賊心腹楊虎狸來降。解金鈎束賜虎狸、使內應。虎狸潛去。卒誘滿四出戰、入郭。即陳擒之。急擊、石城下。斬首千六百。俘二千餘人。由軍戍之。還朝、進右都御史、六年、大旱、荊襄賊李胡子劉千斤、倡流民為亂、忠復出為總督、討平之。斬首二千餘人。招復流民還業者百

五十萬人編戍萬二百有奇俘首悉百人獻于朝陳便宜十事上詔嘉奬進左都八年星孛天田或言忠濫殺干天和忠再疏自白乞骸骨降旨慰留旋又討平野王剛小王洪等賊召還院十年爲刑部尚書轉兵部大璫汪直坐西廠肆羅織且起大獄閣臣論奏未允忠倡九卿繼其後有旨罷直廠事直伺間免冠泣訴上前謂内臣黄賜陳祖生中傷上惑遷二内臣南京而用直究御史戴縉言還直廠事直于是并誣忠下廷訊先是千戶吳綬嘗從忠楚軍撓法忠逐去遂走直近用事懷恨益搆忠欲置忠死忠廷辯落職去初忠論奏直時令武選姚璧持疏詣冢宰尹旻請旻

列既首、旻密報、直自解及忠去、調璧思明府同知父之、諸奸次第敗、上乃復忠兵部尚書、致仕家居二十六年卒、忠明果倜儻、曉暢軍務、直言正色、不肯詭隨、贈太子太保諡襄毅、子紱、孫錫、皆舉進士、紱為江西參政、錫南光祿卿、錫孔鏞、以忠功世蘇州衛指揮、錫子治元、嘉靖丙辰進士、

論曰、石城之役、所為竭虜而與之搏、忠既知來歎非誠、難輕往、倖生耳、否則忠一身小、而國威大虧、各邊不足示威、係非細也、倡九卿、而卑為所賤、如猶之搏嘯虎云、時尹旻為吏部尚書、既密祖直、而都御史王越、竟向內閣二劉、瓚直重公、且曰、如黃賜專權納賄、逐直、罪將去之、忠

使侍肯輔督。劉諭帥。猶未為能得勝勢也。御史楷一口

而鵲若口敗矣。獨奇為安与汪筆石同吠。貴。妖。職。李子。

龍。之。內。亂。西。徽。所。由。識、安。息。欲。盡。昭。德。遂。願。從。文。殺。

後。乎。是故豪殺之所變仍祈。按院趙一鵬、直隸切逼忠、

遂指東廠指揮都指揮劉江、因指揮黃賓、賄囑其兄曼

賜、隸徽江西都司、謂與文選、桃璧及忠有違、而其黨稱

貴、郭澄等阿直、交章忠、坐削、連其子、

岳正

岳正、字季方、號蒙泉、北直漷縣人、長身、美鬚髯、負氣岸。屹屹不能下。舉京闈鄉試、卒國子業、李忠文時勉時為祭酒、正與商文毅輅、彭文憲時、王端毅恕、皆蒙時賞。正統戊辰會試、同考誤正落卷、侍講任寧異之、擢第一。授翰林院編修、天順中、歷官修撰、以吏部尚書王翱薦、召見文華殿。慰問曲至。且曰朕入汝內閣、好為朕辦事。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受命、上矜喜。輒語石亨、張軏等、今日朕自擇一閣老甚佳。亨軏俱不便正、陽賀曰誠佳、上又曰、如正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亨軏遂曰、陛下既得人、俟果

稱戩如何上默然錦衣衛逮一妖言僧坐以謀叛獄具太
監牛玉援近例請官逮者正謂事幾得賞不過合妖言律
逮者則給賞朝議題之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权有
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亨等劾上自懸賞募告者官三品
以下正與同官呂原進曰為政有體捕盜賊責兵部姦宄
責法司豈有天子揭榜購募之理欲得其人須緝獲之且
勿究使上語亨正言是也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盛
稱斬首無算皆梟示林木不能悉致正取地圖指示之曰
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所安得林木其人不能對因棄
間為上言亨方勢盛宜早節制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正

經造亨秘上前諷令斂戢二人怨已甚劾時徐有貞方得君、上問正材否、有貞曰、正性剛褊又過直恐不能共事正進對書言嘗唾漸濺御衣不自覺上罷朝語侍臣曰、正爲戇戇指畫傲睨人會家人門笑、下詔罪己、屬正視草正爲痛數朝政遂有飛語指爲誹訕、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漷、以母老、留閱月、尚書陳汝言承亨吉祥指、逮私事中之逮繫詔獄、論戍肅州鎮夷所、夜宿傳舍、扼急氣奔欲死、涿人楊行四者、醉衞如以酒重賂之得寬械乃生即戍所、忽傳有密諭岳正宜生不宜死時鎮然而下、雅重正素以故皆致客禮不大困上念時懷及輙曰、岳正剛好、只是大膽

已而曹石敗上謂李賢曰向者岳正固嘗勸朕須早節制不意其至是賢因以正有老母請釋之許為民茂陵即位有御史楊瑄者初亦以劾亨鏞戍廣東臺諫請復官二人以勵忠直詔正仍原職吏部擬調南京有旨勿調留充經筵講官纂修先朝實錄會廷薦兵部侍郎與部給事中張寧名並上時寧負才氣被擯得旨皆補外正出知興化府開濬便民多善政而塞白瑶港功最鉅後購穀活飢民倉出羨餘以補料價民輸料京庫類多侵尅正親為會計年省半費然素窮餓于官有咸常滯騰謗書入覲引疾去卒年五十有五正于書無所不讀以為天下事無不可為重

自負、俯視一世。詩文高簡。峻拔。追古作者。書法精邃。大書尤偉。戲畫蘭菊。遂稱絕品。有類傳稿十卷行世。嘗自題其墓。而冠以帝語曰。知。正。劍。娛。只。是。人。膽。如。或。救。汝。再。敢。不。敢。鄉人為祠祀之。

論曰、無私故膽大。無私而料事明。故膽大。指畫曾石方張之日。醒覺誠悍人。邦上曰、汝以朕意告之。知自娛。面而往。仗。也。情。人。者。強。心。塞。原。之。宜生不宜死之論。所自來也。英廟信正。過茂陵時多矣。按正蔓志、稱尚書王翺所薦、非也、正女指揮使、與內監牛玉義、既帝自擇之語。舊必自知。通名書假結事中李秉舉出名、有云書吉祥之權。

不識王振。而曾數〻惡。不識山林。稱石亨不爲。或曰李文達內不許岳。

朱英

朱英，字時傑，郴陽人，通易詩書三經，正統十年，與族兄克寬同舉進士，歷監察御史，兵部尚書，鄺野深器之，十四年，處州銀冶賊葉宗留又會閩寇亦發，詔遣英與中官扼其要，使兩寇不得合，時大軍尚駐金華，英促諸處計生致葉黨周明松等數人，而諭降脅從者甚衆，賊平，詔還京與給諫林聰，劾景皇帝外戚家汪全及中官善增二人，景皇帝且易儲，下廷議，英獨與聰咸不可，尚書胡濙曰，事定矣，帝召江淵三赴使殺英，前語淵曰，上皇命宮禪有皇太子，人心繫屬，無故易之，盜惑益甚，公竄國人臣，不可不慮

淵等延至酉刻事不可已英聽相向泣泣且過餓執政有私怨于御史嗾所私訐奏御史有詔風憲官被告訐者皆外補英極論其非執政不悅盡英廣東參議過家省母母聞英歸禦惟賜金十兩喜曰兒居官如此吾無憂知之任撫猺獠招流亡主均平法一役凡休民甚便之峒蠻案賊未歸者入帥欲悉加誅英不可得活百餘人英宗復辟林聰已為都御史語英君第言初易儲時事吾為君証之英恥于自陳竟不一及時勤賊入藤峽至廬橫聞參將范信往往誣民為賊英馳信罪所富飭知不下萬人成化十年歷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首請興屯田簡貢獻以節遠費

改總督兩廣。兩廣俱韓雍大征之後，民猶罷瘵。英專主拊株。力山猺長李蔴著，首請歸化。英為奏置永安州，世以其子為吏目，使撫其衆。于是荔波、馬平、蒼梧、陽朔諸縣罙限，引類乞降。事聞，賜勑褒諭。陞左都御史。韓雍為人恢濶，賄遺賓客。軍前取資無算。竟坐驕侈生謗。代雍者吳琛，欿然謙抑。至英益為清節。妻子不從官舍。一老蒼頭侍左右而已。時有璽書旌幣，英受藏璽書，貯幣于庫。自言吾出莅官，苟淨。為民省一錢，還入吾室，神智頓濁，便如闇夜入三淵巖。秉燭讀藏子瞻題名也。然其雖舉厥發，使盜賊不敢蹤跡，輒至勦絕，不能如雍殘勁。其持重而入於姑息，將領散捘

降擾英矣英在其責積軍美三十萬在兩廣四十萬戎勅
英上于朝英曰邊方用兵不勦捕一時希寵他日無以當
急疏不更大手兩廣故事總督與太監巡撫列坐太監座
中而總督左時總兵陳政自以平鄉伯列五等不肯居右
英與爭之詔削英總督第以巡撫行事兵部尚書余子俊
以英招撫猺獞逋逃復業得戶田萬三千六百丁口十五
萬科浚田糧萬五千有奇勤勞有據忽令解去恐諸勇輕
視又側浚生兵備一壞難以再舉上乃加陞英為右副都
御史總督軍務如故尋召入為右都奏罷一御史之不法
者故萬安姻家也其子諫不聽加太子少保會星變求言

首陳八事、六何、痁疽卒、贈太子太保諡恭簡、英端方儉約。無矯亢尤異之跡。而忠功在士大夫間。子守多官刑部郎中、守顧、守燕、守蒙、皆賢書、英有弟海仕至僉事。海子守恕、監察御史、獨立敢言。並有清節。

論曰、恭簡病劇、作書寄侍郎何喬新、晉陽民饑盜起云云。草未竟而卒。志臣死不忘君。朱柳陽有之矣。必以清節休其遠功。彌得加不在也。

葉盛

葉盛字与中南直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歷兵科給事中己巳秉輿北狩景皇監國盛請先誅扈從城守失律將臣以謝天下乃議復讐不果虜薄都城盛軍城守虜退進都給事中時有邊兵入援內閣陳循議欲留衛京師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昔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邊關不固京城難守九陣宛耶如陵寢何如郊社壇壝何如田野生靈荼毒何於是邊兵盡遣還鎮景太中天變上弭災防患十二事下所司議行之中書舍人何觀論參尚書王直胡濙坐誣

訕罪不測盛請宥之以存直言路進歷知書請通上皇都
留中遷山西右參政出贊獨石軍務先是土木之變獨石
馬營八城遁虜殘燬盡盛至急為修復奏帑金買牛与戍
卒之不任戰者屯田課其餘粟以除戎器貿戰馬鼓暖鋪
便行旅均芻圖給將士勝死扶傷纖悉具備天順二年兩
廣盜起盛以右僉都御史往巡撫之首疏通鹽法以清盜
源大集兩省兵東平海賊嚴啓盛山賊鳳第吉獻俘京師
西征大藤峽破寨七百二十有奇盛用參將范信大喜功
所至斬獲過當遂有殺降之謗凡七年僅得移鎮宣府盛
至復循獨石故事節餉邊民修備各邊延堡邊人頗不悅

不數月完墾七百餘所買牛五千七百有奇墾田四千頃歲入粟七萬四千石養馬千八百匹成化三年陞禮部右侍郎改吏部時北虜每出入河套盜邊八年勅仕會三邊督臣王越撫臣余子俊共議河套或云大舉搜套驅虜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州徙民耕守其中可以久戰安西北盛與越等協疏以為沙深水淺難以駐牧春遲霜早不可耕種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請依界石山勢修劃為墻增兵守險收新兵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為長便從之九年轉左卒年僅五十有五謚文莊盛平生力行好古清修苦節慕文正之為人論事不激不隨其文章紆徐委備

頗有法則。或有言南楊溥曰、葉與中稱公詩文不中觀南
楊終御之。不能釋也。嘗為其書室曰、不負朝廷。吏部將不
肯一盛權要。乃侍懷恩曰、與中正人、使一預我、尚書可得
也。竟不從。竭為獄。名士。徐恪為給事中、陸容為主事、皆盛
之加所著書、惟水東記存。

論曰、葉文莊不取悅一時。為國家計久遠。大臣經營自
爾度越。頗以人事君。老其猶察所勤。嘗三至閣門。為劉
昇為宗。酒不能得。終身以為愧。余按葉園記。閒中議流
民入套、求活者甚眾、踰年復業、又九邊圖論、內少遇河、
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推採圖攝之利、地方富庶、稱雄

類焉文莊之議豈與越子俊虔撫負事難盛抑其時拙訛言塞責歟或曰文莊在兩廣不能戢下致將官軍識乎民招幼又以咽貨出沒不常禁有司不許擅中盜賊心候年終稟奏求免姑息天府軍費用拘事外人餘指指以邀功事神為期

王恕

王恕字宗貫，陝西三原人也。正統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大理寺左評事，遷左寺副，條上刑獄之不中者六事，擢知揚州府，務民隱，賑飢不待報，創主書院，教郡中子弟。天順四年，超拜江西右布政使，率師平贛州寇，轉左河南。成化初，南陽、荊襄諸郡流民多，而礦賊緣以竊發，特敕撫治。恕以右副都御史鎮之。內艱，起右都，撫河南。蝗蝻傷稼，疏請節儉數事，上為蠲賦有差。歷刑部左侍郎，治漕河，改南京戶部。時鎮守中貴錢能橫，以恕威望，再兼左副，巡雲南彈壓之。恕單車撫二僮往。能方與安南王黎灝互市，而指

揮郭景共其事。王報以難得諸物。恕覺，遣巡騎逮景於道。擒之，景迫，投井死。飛章劾能私通外夷，不道罪死。能懼，使使柔傳進海外黃鸚鵡媚上，求免。上納之。恕復上章，極言明王不貴異物，今萬里勞人，而進一羽，恐天下有以窺朝廷意指。因盡發能故縱黎賊諸狀，且言昔日交趾以鎮守非人，一方淪沒。騰衝起釁，麓川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上為不得已、召能、安置南京。十三年，三品滿九載，遷右都奇召還，掌南京都察院，參贊守備事。劾逐被當一案而已。明年，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如故。嘗使過龍江廠，縶作毋濕私。如和關節然。已，同事者不便恕，以其力求中旨改恕

兵部尚書、兼左部御史。巡撫南畿。兼總糧餉。集革貢賦之收取過重者。請裁先祿上供白粲之濫及者。率撥可。以常州羨米六萬石。補其夏稅。又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徵郡官田之賦太重。恕奏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因行賑活貧民。至二百餘萬口。三吳手加額。曰。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恕。与。周。忱。兩人。中貴人杜福以中旨下常州、取截江網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恕言帝王之學。貴知大要。典謨訓誥。及無逸旅獒。顧不都。乃及其。內監王敬、挾其黨千戶王臣、以妖術將幸、凡中旨齋御帑金出收市圖籍珍玩、乘以為奸、貪賄賍無計、官府供

億不贊、恕三疏。數罪。敬還、誣奏恕、達東廠太監尚銘、亦發敬諸不法。詔械敬還。下錦衣獄。戍其黨十八人。斬臣於市。尋復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時錢能復以貪緣起守備南京、與恕共事、然益心讋恕。、亦坦心待之。滿九載、加太子少保、內監梁芳、與妖僧繼曉比、上為蓋大鎮國永昌寺、刑部員外林俊、疏論激切。忤旨、下詔獄、恕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都外也。一寺主。而移民居者且百家。費內帑者數十萬。俊言當不宜罪。乞復俊等以励忠直。停建寺以理兵荒。不報、會星變、退芳諸人棋、乃乞還俊官。恕忠。懇。獲。上。信。凡應詔者二十一。

建白者二十九，多報可。薄海內外，聞朝事有缺，必曰王三原胡不言。則又曰三原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久之，公卿大臣皆側目，天子亦漸心厭之。恕所言政令失信，左中上內諭。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乞病去，忽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於是工部主事王純疏請急召還恕，以歆人望。上以純出位妄言，杖之。恕歸，名益重。孝宗即位，即家驛召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言官請入恕內閣，備顧問。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惟謀議。恕薦彭韶、張悅、周經為左右侍郎。耿裕、何喬新、倪岳皆引置執政。忠諫如王徵、黃仲昭、賀欽，故

柳如周瑛郗順並皆薦用參起泰然為户部尚書有徐大鸞者傳陞院判恕力爭祖宗來未有吏部會內官推選官瓦例諸內臣援多陳乞恕每執不可上徹其疏報罷時劉吉當國言官論列必首稱恕而指斥吉故深恨諸言官而嫉恕甚於是恕與吉每相左上故深信恕而太監懷恩素稱恕賢吉挟不得入恕在發臺一切虎倖悉裁抑頗多扼於吉累疏求退上溫旨慰留滿三載授光祿大夫柱國上念恕老風雨雪免朝邊防罷吉去中旨以通政司經歷高祿為本司參議高祿壽寧侯親也恕不奉旨時丘濬入直文淵閣兼大學士加太子太保乃以禮部尚書故恕

猶以其銜擯潘上潘意不平會六年考察天下歷錄官所
參黜多而中旨留者九十餘人已而言官拾遺復指及所
留者下吏部恕復執其實以聞上曰此未必公須再參恕
疑潘沮之力求去上不可居無何太醫院判劉文泰奏
恕妄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乞罷居日托人作傳鏤行
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中疏奏之不見行者率曰不報
此彰先帝拒諫之失有旨恕看詳回奏恕不懼意文泰受
之潘疏辯乞究主使上下文泰獄具謂文泰嘗謁丘潘
語及恕傳潘謂此沽直謗先帝而故為民都御史吳禎
為潤色文泰奏草得上之上卒左文泰秋而責恕賣直沽名

俾梓其詩草。濟積免讖、恕後既辯、卒不聽、於是引疾再三、
許乘傳歸、又二歲、濟卒、父祭弔之慟。夫。人。也。之。也。因、為哀、
我相公爵王公。負不義名於天下。何取為。時人快之。正德
改元、恕九十、左矣、天子為存問、益月稟歲夫、褒諭之、又三
年、卒、恕飲食兼數人。至其目小、疾。已閉戶獨坐。忽有數鶴。
靄。白。氣。沖。漫。入。視。之。瞑。知。予祭葬、特超六官、贈特進左柱
國、太師、謚端毅、恕有三子、為太宰時、子從三原來省、父即
騎。一。騾。途。中。有。司。不。知。也。少子承裕、弘治六年進士、正德
中、璧用事、以給事中上書、罰米三百石、輸邊、官至南京戶
部尚書、謚康僖、恕年八十、猶考論著述。嘗。言。我。知。老。方。理。

會學郎承裕釋褐，即歸養。恕語之曰：汝宜靜覽群書，參歷世務，俾他日實用云。

論曰：端毅之勳，能使人重，能使不便端毅者亦不能不重。浮若書衍章數千上，亦可謂敢矣。所云愛世之志，如范希文；濟世之才，如司馬君實；直諫如汲長孺；忠愛如鄭子產，殆非溢美。初吏部之日，嘗署於門曰：宋人有言，受任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為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今動曰贄儀，諸乎旦着一迴避，是其素流，而奮為初。多西孔、欣裕為禮部尚書，部屬必歷恭部，每見老蒼頭市袖、醬、糕，俱如是。吾恨之。恕女適宋監生，出必偕攜

帝。所積二金、徵託張知印買賣南寶右二三。戒。如。令。想。知。
之。其家教如此。又進士夏俠、至京遣使、當赴刑部、俠訖母訣
不肯赴、三京使人勸、畢乃爲母、歸養而已、俠猶不服、勸者又
曰子棄官歸、不以官累乎。子以不官累子、得無辜北堂。否乎、俠
乃勉赴、獄中。析。爲之。服曰、夏少年。有才。善之也。俠卒于獄。怨
所薦給事陳壽、爲大理寺丞、言於御史論奇名賢刑名出南
光祿少卿、雇儀爲白昆明爲僉都御史巡撫延綏、言於御史魏
璋論昆明不協人望、謫外知府、如是、終始一日在朝爲民、欲同
我。所著渚河通志行、奏議、稅易專見、石渠意見、經籍指
南等書、行世、

黃綬

黃綬、字用章、河南封丘人、曾祖思豫、永樂中、掌太常、以罪編民沅州、又從戍平越、綬以故爲平越諸生、舉雲南、正統十三年進士、授行人、歷南京刑部員外郎、性峭直、人目爲硬黃。諱千戶有嘗邀民盧田萬畝、久不得直、綬竟致千戶于法。還民田。歷四川右布政使、出公事、嘗慶旋風觸輿、不得行、綬正色。若有見者。曰汝姑散。予爲若圖之。風止。抵州、齋沐禱于神。夜夢神言州西寺三家。公歷問州西四十里、果有寺、當孔道、倚窮山、綬率健士突至寺。閉寺。按牒呼僧。具曰夜有神。告我。牒竟一十年僧、貌獰、空手向促繳。塗醋

堊鋼上曬洗之有懷痕嚴刑畫淨其冒俗肆出奸狀寺後有巨塘書同行路叔囊貲撒沉塘中至有殺其夫勾致妻女設一瓮匿溺于是按律殺僧毀其寺倉吏倚王親淩官狠萬計按如神獲擒奸伏青神令聞風解綬去奏開建昌銀礦轉湖廣左時國有大工詔湖廣徵銀二萬兩例派民綾取庫羨以應僧繼曉以妖術惑上還鄉致以此奸必不赦諭武昌府故以尊禮館衛之不令潛遁卒檻送京戮諸市坐副都御史燃撫延綏道見婦人片葉遮下体出飲馬歎曰邊健兒貧至此何以戰令豫支來三月師其家會有詔盡毀庵寺致汰諸尼尼轉軍門給配鰥軍軍中懽悅久召

還戶部尚書、故尼攜子女歸途路左江湖食鹽錢鈔民苦
包攬、指勒呻吟、綬力條其折徵狀以聞至今行之稱便
已改左都御史、藤甄諸御史、量能委之大其義籍于廷曰、
事貴得人資勞久近豈主官初意綬戇直虞累常忤人自
恐伏禍不可測遂請老

論曰、僧不許匂致尼許給配僧尼何得失殊也硬黃豈
盡須神告哉資勞久近不過示無私耳事有濟、須和同
才而或辯或不辯、是故在乎識人且善用之、聖門從政
三子易地不得

歐陽鐸

歐陽鐸、字崇道、別號石江、世為潭人、至刺史琮、治吉、為吉人、數傳而徙泰和、為吉之泰和人、年少成、正統中進士、授行人、上書論時政剴切、使蜀、王奇之、學道無所入、歸下峽、舟危盤渦、欲覆、眾號、鐸色笑自若、幸風過、激舟于灘以免、人服鐸大度、累歷工部郎中、時有中貴鎮臨清、假冠警、請得如江西故事、節鉞督軍務、鐸言節鉞不輕假、中貴人、故不宜、方所當事罷不予、時喬莊簡宇為南兵部尚書、賢鐸、欲引共事、鐸遂以便養乞南、得兵部武庫、出知延平府、首下令禁淫祠數十百所、撤其材、葺學宮、舍諸生、民死

者毋父暴弗葬。毋張妄。毋淨為佛事。司礼蕭敬、故延平
人、身謬為恭、而群從子弟、多丞郎緹帥、所從舍人子、里居
暴橫、民爭竄從、鐸核田。有遺賦于民者。歸蕭戶。正所侵官
道。斬其渠。楊淨蕭氏奴殺人狀。立決。毋所縱。司礼乃大恨
誅中鐸、而陸太宰完、為調繁鐸守福州、冀免鐸、而福有大
璫尚、受蕃指、鐸授劾歸。不許、及抵任、而尚盛氣以待、鐸復
裁抑尚所橫需者。例郡祭頓胙、盡市肉、備大璫諸客、鐸乃
不市肉。絕不及客也。尚恚、使隸委肉郡庭。却鐸矢呼相第
諸來。尚公。以勞苦。卿相分受。詣謝之。尚益局促。会迎春鐸
又削其宴勸。尚至庭、詰鐸出僭誇語、鐸徐拱手曰、尚公非

臣子哉。忠為是語。度必不上聞乎。于是郡士大夫為鋒陰
喝尚客。府君盡得而知。吏民爭攘臂起矣。客大懼。交關尚
以辭。而鋒益自屬為清節。尚蕉鋒無所得。乃因藩臬諸公
謝鋒。会條里復。鋒請精益士大夫。截民十一。則上下交譁。
御史。汪珊。獨心是。鐸為持之。卒以治行天下第一。賜綵幣
羊酒。歷太常少卿。世廟時。議南北郡。群臣唯諸鐸。獨以為
勝設。知可。遷南光祿卿。上六事。內撲乾沒。稽出入。著為令。
內粮起南右副都御史。督操江。以外根改撫應天十郡。督
粮儲。為均蕪賦。比其最重與最下者。而稍損益之。重而不
能盡損者。為遞減耗米。派輕齎。折除之。以陰見輕〻。而不

能益者。為徵本色。遞增耗米。加東之。以陰見重。諸推收田者、從圩不從戶。田為母。人為子。奸巧無所容。逃竄澌凌。又令民歲以田出絲錢雇役。毋得仍十年舊。載省部置徵數。定收納凡數十百條。繹所為惠政。于十郡非一。而獨于蘇著。又獨于田賦著。今章聖皇太后合葬顯陵、道經繹所治凡儲傳不能悅使者、獨劾繹不飭、時繹已遷南兵部右侍郎、為奪俸、入侍郎吏部、以精。核。佐其長。凡廟灾、大臣例乞休、繹引衰上曰、繹未老而衰耶。賜歸里、歸可二年、所薦繹疏至二十上、而繹疾亂、貧居無藥石、遂卒。

論曰、崇道三不恍貂璫。于公事可知矣。而心計精。凡指

益卑可永守無斁。由于學有原本。湛于仁禮。不爲過甚。然則必不容于瑠。非所以持瑠也。

商輅

商輅字弘載號素菴浙江淳安人舉宣德乙卯解元入太學李忠文時勉為祭酒特異之為設榻東廂之後俾卒業正統乙丑會試明年廷試皆第一丁卯命選詞臣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輅與焉己巳車駕北狩郕王監國召入內閣輅隨閣預機密陞侍讀時也先挾帝駕行大殘人心回惑輅力主群議請郕王即真以安反側或議南遷正色嚴而斥之鹵逼京城輅與文武元儒經略戰守撫輯甸居之鹵徵各邊勁兵入援偽為書字報誘擒也先書御淨勝與書句御鄉邊景太紀元陞翰林院學士三年議易儲輅

謂此國大事、有皇太后在上、臣誰敢議、尋遷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英廟回鑾、輅迎至居庸關、既而錦衣衛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輅極言、切正聽以惇人倫、五年、鍾同、章綸相繼請復儲、上怒、下之獄、輅因召對、力救綸濟免、篆字通志成、擬進宮秩、已擬輅兵部尚書、太監王忱奉稿入、少保王文再語忱、諸總裁皆止進兼宮、商豈獨異、內批輅仍兵部左、兼太常卿而已、丁丑春、景皇不豫、與陳循等倡請復儲以繫人心、不允、繼復具疏、輅援筆增二語云、陛下為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宣宗章皇帝之孫、擬詰朝進、輙有奪門之事、英廟復位、召輅與學士高穀入便殿、慰曰、

朕在南宮。所知卿兩人。無所回向。時議改元草詔。石亨錄語輅。今載赦文。可不須條欵。輅曰。舊制孰敢擅改。亨輩不悅。騰謗輅。欲附致于謙刑業。太監興安為輅中解。上怒未釋。興安復曰。當時此輩附和南遷。不省將置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即復爾稱。上怒稍平。削輅為民。憲廟即位。遣使驛召輅。至。以民服巾。綿絛帶。布袍。陛見。復故官。戊子。地震乞休。不允。尋因彗見。言官有所譏詆輅。又力求退。上曰。朕用卿不疑。何聽人言即欲加譴。言者。輅力請優容言官。以存公論。陞兵部尚書。仍兼學士。時皇莊甚為民病。輅言。天子以四海為家。何以莊為。十年。改戶部尚書。尋兼文

淵閣大學士、偶上前議及郕王監國、輔。翼。纘。言。景。皇。帝。於。社。稷。功、當。復。帝。號。左。右。顧。之。嘗。從。上。亦。泣。遂。復。帝。號。夏四月、皇子薨、中外具知西宮有子、已長、但畏忌無敢語、略。獨。嫌。轉。摸。引、東。宮。乃。立。後上疑、略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己出。但外議有。謂皇子之母。因病另居。大不得見。揆之人情。猶為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煩貴妃撫養。俾朔夕之間。便于接見。居得遂其母子之心。逾月而東宮母紀貴妃薨、輸。傳。采。李。宦。妃。故。事。猶。欽。悉。如。禮。十三年、命萬謹身殿大學士。時內宮汪直新坐西廠、威擬至尊、輅。怨。切。罪。斥。指。礙。小。常朕王英筆還。

惡。以聞。且曰用此人。寔係天下安危。上悲曰、一內臣而天下安危。命太監懷恩、傳旨詰責。輅曰。臣何人。敢擅抄沒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京師北門。守備一日不可缺。直一日而擒械數人。南京根本重地。留守大臣。直敢擅自收捕。諸近侍。直敢擅自改易。直不去。天下安。危未知。懷恩聞之。咋舌而退。上。乃即日撤。去西。廠。由是見忤于直。含前輔臣楊榮曾孫燁、以罪逮至京、語連及輅、直從中主之同列又從旁切擠、輅遂請老、加少保給驛歸、輅去、萬安為首相。復西廠、直益橫、諸大臣皆諂事直、矣輅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諡文毅、輅卑儀小嶢、侃侃有大節。或以

北宋王旦、王曾、宋庠俱以三魁。致位宰輔。為有明盛事。子、
良臣、仕至翰林侍講、

論曰、科名品望。祿位經濟。南素庵居明絕。馬鈞陽論相業、曰、楊文貞李文達、尚不及文毅、他不論、其有深指在。勤以取。無擇君之。嫌爭。相傳文毅父為府吏、生時、太守適堂見吏舍有光。非以也。翌日、知吏業熟、諸子名尼、蓋程之。按號直時內貴王華、時萬安為次輔、諸帳恩曰、此公論。又次輔劉吉曰、吉即不吉。必有言之者矣。然則文毅淨安吉而尚華。其濟否乃矣。哉。其以為所尊安吉使加二。則又毅之福則。為。不可及哉。

彭時

彭時、字純道、江西安福人、端重寡言、領鄉薦、入國學、祭酒李時勉以公輔期之、正統戊辰、會試第二、廷對第一、賜進士第一、己巳、英廟北狩、郕王監國、被命同商輅入內閣、繼母余卒、力求終制。忤旨去、起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不復入內閣矣。迁太常寺少卿、天順元年、召見慰諭、後入內閣、以前職兼翰林院學士、典机務、上方倚任李賢、數召面議、賢退亦諮時。敬心服其諒。戊寅、春、上聖烈慈壽皇太后尊號、時謂李賢此當後有恩典、賢曰、一歲难再赦、時曰、宜因此行優老之詔。朝官父母年七十、与誥勅。百姓年八十、与冠帶。

賢是之甲申正月上不豫命太監牛玉執筆上口占遺命四
事時與同官撫讀淚下稱切殉殯御囑越千古玉倫以聞
上亦為隕涕憲皇嗣統進吏部右侍郎兼職如故尋議兩
宮徽號內監夏時倡言曰錢后久疾似宜但尊所生李賢
曰遺命在時曰賢言是矣夏既入傳仁壽宮旨出予為皇
帝母當尊太后無子誰太后者宣德中故事不聞乎賢目
時公執筆時書今日事與宣廟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
閒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名分固在也夏欲推照例
作讓表時發曰即趣取擬為之時同議者畏不敢發一詞
夏作色曰公等懷二心根理不便時拱手大言曰太祖太

宗列聖在上錢后無後何所利害而爲之爭所不敢不極言者以今皇上聖德也若推大孝之心兩宮同尊爲當裳一聲曰善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已賜俞允時又曰須懇上聖慈加二字不然恐無別憂曰同尊何別時曰加二字便稱謂非有尊卑也乃以慈懿二字加其上又委曲功諭仁壽克成大禮成化元年加兵部尚書明年乞歸首不明年總裁英廟實錄成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四年慈懿太后崩詔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發時獨大言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無可議者具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上猶重違母后之

意。不即可。時与在廷文武群臣。跪伏文華殿。三請。上為感
動。始從時議。平涼府土達滿四、集衆為亂。官軍數北、退保
石城、副將毛忠、督軍深入、陷伏、兵部尚書程信、遣撫寧侯
朱永、以京軍出、時回、賊累四出攻劫。不可緩。今保險拔固
七路。須之、一兩日擒至也。京軍不再行。同官路久、曰。現都
御史項忠布到。賊不足憂。信又請錦衣衛千戶一人往覘
之、時回、往。無益。徒亂。撓士心。信以不從其議。危時回、忠軍
者敗、必斬一二人、然後更發兵、時信忠。不變議。已而擒至。
則十月已擒滿四等、賊寨悉平。次年、械兩俘至京、且言武
臣劉清等浚削甚、故反、清与焉、除伏誅。改時吏部尚書、十

一年、加少保、贈太師、謚文憲、

論曰、預聞天子家事。戡難。韋与李文達同轍。而言得行。時端慎貞朴。外和內剛。爭慈懿而外。辨閣中不當南面坐。正宮闈。廣嗣續。又論景帝固安公主及笄宜嫁。過太監劉永誠。不當封伯。上地震十事。並見七事。皆名言也。而。出。處。之。際。碩。正。按皇莊之議、天順以前無之、夫普天率土。、皇莊胡為。文。冕。響。黷。存。之。適中。是後言官無敢議革罷者。好貨利民。禍于此矣。

馬文升

馬文升字負圖、湖廣均州人、生有異兆、貌瓌奇、景泰二年進士、為監察御史、時領院王文王翺、皆嚴重鮮可、而獨器文升、出按晉楚有聲、改按察使福建、成化元年、以南大理卿艱歸、因原土達滿四、名俊據石城反、即家拜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與都御史項忠、協討滿四、擒之、或言文升殘僅轉一階左副、時諸賊楚李胡子、潼關大蠲兒、滿城王彪、各因亂鵲起、文升前後悉授其裨將、擒平之。茶法久弛。飭復故。得馬八千餘匹。進提督甘涼寧夏三鎮軍務、鹵犯臨鞏、文升率師逐北。獲其平章鐵烈孫、于黑水口。八年、鹵復

寇常州、深入國原及好水川。文升設伏濁羊嶺、擒斬三百餘級。鹵輜重去。勒石得勝坡紀功。平岷州叛番。獲其酋首。入右侍郎兵部、明年、鹵犯宣府、出飭薊遼兵備、奏遼陽之西、廣寧以東、列舟為梁。戍河上。彼此得以呼吸。製五花營八陣圖。兵頗精練。上以副都御史陳鉞代還。轉左、上禦邊十五事。頗及鉞奇摘諸過、鉞以是銜文升、會建州女直三衛、挾海西衛都指揮散赤哈、大掠鳳集諸堡、鉞掩近寨進貢夷也僧格等、屠其十族以為功、諸夷恚、且大入、上遣文升往撫之。時逆璫直、喜功、欲偕行、文升彌常辭、則急馳鎮。文盡撫黑鑑必諸部訖。直後至不及。恨文升絕且以其敵体、

無所能遺邊與鉞共搆文升以為橐橐寔文升激之、上遣
刑部尚書林聰往勘、竟如直言、詔獄、戍重慶、久之、直與鉞
敗、文升乃得復官、致仕、十九年、以左副都御史、仍撫遼東、
明年、進右都、總督漕運、遷兵部尚書、貴州都匀苗叛、時議
用兵、文升知可遣官勘處和無他尋有中旨、調叅贊機務、
孝宗改元、入為左都、上行耕藉禮、教坊以褻伎進、頗陳褻
語、文知正色叱之汝曹第陳農作苦耳朕胡為者特命提
督十二團營、轉尚書兵部、上安攘十三議謂薊宣大宜置
總制大臣三府　有鎮守太監宜汰各路分守、倫監銘
等內臣俾事權　相掣肘上從其議、文升既秉兵柄、六軍

諸校，多所嚴毅不能無侵責衛。于是有怨家夜持弓矢驚文升門，且飛書射東長安門內。上給金吾衛之。因稱病乞休，不許。使中貴人挾醫視疾。會小王子數萬入塞，文升曰：「無能為也。」已果從去。安南侵占城五州地，會二國各入貢，面折猫廷。安南歸服。文升責令還所侵。廣西太守岑欽與姪溥相仇殺，文升第騰書戒飭，納欽請死。特加少保兼太子太傅。有內傳陞畫工張玘等二十七人錦衣衛千戶，文升不受詔。江南歲饑，有司請募民入粟授以指揮等官，文升復諍如前。上皆止勿行。哈密事起，土魯番阿黑麻以罕慎非親屬，襲殺之，入貢求主哈密。文升以入貢非所拒詔

貢。開平。慎。何以。死。又以王罕哈非元遺裔。不足撫服諸番。遂令傳訪王姓陝巴立之。既阿黑麻復搆哈密及金印去、久之、益驕横、且欲萬人入寇、文升曰、土魯番至苦峪袤遠、道乏水草、聚使入貢、多載水行、今遠來、使肅州。有備。彼豈得。全。歸哉。此虚。聲。恐。我。已果不至、竟使首目牙木蘭入據哈密、文升計遣總兵彭清間道夜襲之。牙木蘭遁。復空城而歸、弘治中、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搆仇、攻促上書請罪、還陝巴、仍王哈密、授三種都督寫亦虎仙等佐之、收撫離散。幾二千口。給耕具種子。事在哈密傳、清寧宮災、上命文升與工部議興建、工成、而公私不告匱、廕一子錦衣百戶

十四年、進吏部尚書、首言近日傳陞等官。將八百餘員減。一官。卿。廷。省。一官。之數。胡虜犯邊。納馬入監者七千人。川陝荒歉、上粟入監者萬人。今日之濫進。日多。他日之害。不。淺。語痛切。明年、考察來朝官。汰不職二千餘人。人無異議。及考察京僚、給事中吳蕣王盖、自以蹤妄當斥、因飛事誣論文升及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曰、吾安得廢天子法。悉署去之。滿九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武宗立、吉凶之費、計黃金五千兩、白金百八十萬兩、戶部欲裁諸王賜、并備勳戚莊田租課、文升言此時宜推恩而停之。非禮。議不果。汰去弘治中傳陞官七百六十三人。盡籍字書

河間靜海里莊地還民。而中貴人之主莊者，得盡革。御馬監王瑞以大婚禮所須器物應用儒士李昂等七人楷篆西天西番字，已得請矣。文升持不肯，止。文升素與劉大夏不協。嘗薦許進提督團營，劉宇總制宣大。大夏廷推宇，過。宇幾不免。侍郎王儼與大夏姻戚，文升意抑儼，薦出侍郎熊繡兩廣總督，以便之。大夏與繡並恚恨，遂合李東陽謀去文升，唆御史何天衢特許之。文升辭二十一上，乃允歸。三年，以党阿許進、雍泰除名，子琇錦衣百戶，調鈞州所人。以為瑾党。焦芳搆之，文升尋卒。正德五年，瑾誅，芳斥，琇復官，錦衣。贈太傅，謚端肅，子孫蔭。嘉靖初，加贈特進。

左杜圖、太師、丈夫卒無幾、大盜趙鐩亂河南、土鈞州、以丈
升家也。捨之去、縱破沙陽時焦芳已跳匿、燬其家、發芳窖。
取其衣冠。縛藁為人而磨裂之。曰、恨不為天下殺此賊。
諭曰、焦芳以藁縛為鈞州以木主。皆像人而一俎豆之。
一磨裂之。情故誅。草隸筆鋒。與定遠劍術兩利。碩乃馳
諭已定。不尋情撻伐為能。更請大略。或以其詩有白髮
無心　劉馳之句、意在屠濂先得吏部、稍介七夫公忠
加端肅。乃以私逆之手。又云、初遷吏部、與刑部閻珪孟
推、南人樂閑、稍遷怒刑屬官、一年之間、刑十三司無一
轉官者、謂端肅似隘。嗟手、亦私逆之一也。加。額。度。憎。通。

一疏有云祖制府州縣合額該三萬七千九十人據成化十二年度僧十萬又十年後度二十萬合以前二十萬共約五十餘萬計食米可抵京師一歲之用況私自剃度至于奇覩者不可勝記又修造金碧無度則屬民之最大者哉此等傑論識不可沒若薦副都宇雖同劉繼亦徹有曲狗同鄉之迹矣

費宏 據實錄入 致仕日中

費宏、字子充、號鵝湖、江西鉛山人。成化癸卯、年十六、生、繼文瑞、同、鎮、鄉薦。甲辰、不第。瑞曰、吾嘗夢汝領班鐵北監。鐵為彭文憲時故物。文憲初狀頭北雍。汝第魁之。丁未、果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弘治中、皇太子出學青宮、前改左春坊左贊善、式廟嗣服、歷禮部右侍郎、轉左、時逆瑾竊柄、無所染、瑾敗、諸所變更。悉釐正。唯山東河南陝西山西鄉試、瑾所增解額。宏謂求賢大典。此科姑如數、不為例。陞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進戶部尚書、兼秩如故、會錢寧入宸濠賄規復護衛、宏執不可。有同列覬代宏、陰助寧、忽傳旨詰責

宏宏引疾、力請退、宸濠既銜宏、必有以中之、會宏群從有與鄉人讎者、想會城、宸濠教所讎捃摭宏事入奏、欲以試宏不測、下都察院、時大司馬彭澤掌院事、洞其姦駁罷宸濠計不行、乃嗾諸崔聚奸黨、焚掠其室廬積、聚書又侵毀其先墓、己卯、宸濠反、遣數十騎趍圍宏、過進賢、縣令劉源清格殺之及濠平以宏嘗贊畫郡縣方畧附上宏功世廟初、降勅起宏、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大同卒叛、殺參將賈鑑、巡撫張文錦、議大用兵、宏曰縱如松激撫之便四年、帝以災異命撰勅、脩省、宏等奏用度不能節省則民財竭於科斂工作不能停減則民力竭於奔走追宗土地事

為產司、和民間養馬當差之費、無所辦納、入庫錢糧驕過多、而遠方承領官解之人、無所控訴。太倉無三年之粟、而冗食者收充不已。京營無十萬之兵、而做工者借操不休。忠直之士、以瑣件得罪、而未蒙寬宥。臺諫之臣、以敢言為職、而信加詰責。有罪當刑者、每經審錄、而不為斷決、無寬丁鮮者。或加侵吞、而仍令看詳。皆足以下致民怨、上干天和。帝納之、罷仁壽宮役、召採木侍郎王執還京、進少師、燕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丁亥、以疾辭、子懋賢、以進士選庶吉士、方乞歸養、丁未、宣德起入閣陪祀、歸卒、年六十有八、贈太保、謚文憲、孫曾謀、守遺訓、勵行食貧、以恩貢崇禎

辛巳任通許知縣方五十日賊攻城急悉心守禦力竭城

陷捷井死

論曰無所求理備之矣而不能正理也而執護衛不德至大忤衰豪然則宏之處理時當有殊耶以自免黃責郡縣行大見矣孫曾謀殉通許文忠詒烈哉宋為禮部尚書時時會郡邪剽文字搖摘疾詆以白吾旁撒之閣上上各示閣臣東陽為弓所然則上播由稿而禮部莫與共職彭謚文憲而宋亦爾嗇中都預定其為人耶

王瓊

王瓊字德華、北直背川人、成化二年進士、以工部主事、累官右布政使、正德中、歷戶部尚書、轉兵部。當是時、錢寧諸小人寵用事、瓊有權術、借用之。以行其所欲。故大負賍氣。遠慮。而敏捷。凡百倍。遲。臣居戶部、各邊錢糧士馬、不啻百千億。瓊悉數如誦故書。事至、應機立斷。不與虞變。邊帥多濫請、瓊歷指某所專幾何。某所上納幾何。今盈餘幾何。請者驚沮。及為司馬、所遣將征討。瓶受方略。數千里外。如燭照。曰、閫以外。聽自制之。大事、先從聞可也。王守仁巡撫南贛、請便宜、瓊報可。瓊語僚屬曰。俾守仁得便此以待他

變、巡撫城無虞、此已宸濠初動、輒上恟恟、不敢遽戒濠變、備
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且曰、須之、王南贛以濠至矣、守仁
采以便宜、同伍文定起兵、濠濠敗、須守仁不自功、歸功瓊
上初平、特巡邊、廷臣諫不聽、議嚴兵京師、瓊曰、臣果如有
遽、夫曰、將閉門以自為也、禍孽何矣、乃馳奏行在、命文武
大臣戒都門、而調諸將各邊、肅士氣、大同遼東延綏士馬
皆赴行在、而以大帥一人開關河間、近保京師、遠控齊魯、
檄薊州都御史臧鳳、保定都御史李瓚、嚴兵要害、挂來虜
擇其在京府備以下、特察奸宄、以外制心、出力以是衆與
出邊塞迹、知不致、非常瓊鎮定功也、是時錢氏乘間爲盜、

最大者山東劉七、河南趙燧、蜀藍與鄢、江西姚源華林瑪瑙紛者至一二十萬、攻城剽府庫、尚書彭澤、陸完先後平七與燧、而餘黨日愈熾、告變無虛日、瓊手口稱百應動合機宜、鹵實山西界、掠去、逾歲乃復入、陽若東指、瓊曰、宜亟趨備利。集諸鎮兵勦要害。賊果至、大敗之。進少保太子太保、內監陳金調兩廣獎、以爲瓊功、加少傅、旋以應州功、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武璫瓊結諸倖倖、逆瑾公孫至此、尋進吏部尚書、世宗入國、盡誅倖倖、亦逮瓊、詔下獄、閣臣廷和欲論瓊死、已赦出戍邊、後廷和因議禮不合、罷歸、瓊上疏自列、語多侵廷和、釋爲民、鹵是時大入陝、楊一清遂制、雖其

代筆臣桂蕚、言瓊於一清、即令六部諸公及在外耆舊雖
可比瓊者一清曰、瓊才無比頗具心術使人不敢信蕚同、
聖天子在上徂詐咸奔命竟亂瓊上、詔復瓊兵部尚書兼
右都御史、總督陝西軍務、瓊至鎮、土魯番請還我哈密、率
十國番夷入貢瓊引夷使伏階下風諭朝廷威德由是諸
番皆受約束勿從三四年間、兩陲無事河西四郡民皆撫
臣唐澤頌瓊頼得瓊長鎮我河西澤以聞、上降勑褒美悉
夷悉單爲、瓊曰、欲撫罕开必勤先登請自固原以至兆岷
各於要害大城甲兵撫定六十五族勤平二十六族又自
蘭洮盡三十餘里修築邊墻以禦吉囊俺答大修揚一清

之政加振刷為十年、幷露降於國原、遂採以獻、因言陝西天旱、民飢、流徙者衆、請大加賑卹、以上應天眷、上忻令議賑、還朝、轉吏部尚書、逾年、卒於位、贈太子太保、謚恭襄。

論曰、恭襄指積了澈不露聲色、致天子欲以獻得為瑞知、當時鎮定之功、於社稷最大、使責以必然、聊小變、一未和平天下事、尚忠言哉、恭襄大率修揚文襄之政物論與彭澤並稱儒臣知兵、頗論哈密事、與澤相左、雖然、澤也、不知。

韓文

韓文、字貫道、山西洪洞人也、母姙文、夢紫衣神授潞、因與爾文潞公同名文。成化二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與同官梁璟王詔、會劾都御史王越、邀功啟釁、而薦前吏兵兩尚書李秉王竑、語涉兩宮、上怒、逮至文華殿、考訊、裁、乃王詔領首引罪、語慨切、上怒解、還文職、歷參政山東、濟南旱、俗有乘旱、聚眾發人墓、暴其屍、名打魃、以求雨、文曰、是甚於旱之暴矣。下令天郡里、吾法不貸汝。自是無有敢打魃者。弘治中、巡撫河南、救荒多善政、已陞南尚書、參贊機務、歲復大饑、文咨戶部、預支官軍俸粮三月救民。戶部不可、

文曰、救荒如救焚。民命旦夕。安能忍死以待。得。罪。我。當。之。召入尚書戶部、摘搉法七欵。復日夜籌所以裕國之策。一時派費。儲待我府。武廟登極、諸閹熏上嬉、棄萬幾弗盼文每朝退、輒屬。吏。言。輒。注。下。郎中李夢陽曰、此疏草入、交論諸閹、三老顧命臣。持其章甚加公執及此時。率諸大臣死諍之。千載一日也。文改容曰、善。郎事弗濟。吾年足死。不死、不足以報國。明日、召夢陽屬草。草具。文更再竄之。是不可文。文弗省也。不可多。多弗竟也。其略曰、臣等伏覩皇帝。日即清癯。視朝漸晚。政事日非。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僞巧。淫蕩宸衷。或擊毬走

焉。戒致鷹逐犬。戒非優雜劇。錯陳於前。戒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昵媟褻。與俳優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非寧。雷霆呈變。桃李秋花。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惟此等細人。惟知較上以便行私。不思赫赫天命。責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傷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支付菹醢。何補於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上得疏、驚泣。不食。遣司禮八人詣閣議。一日三至。閣議必誅瑾等。上頗不忍、令內侍李榮手文疏。旨語諸大臣、幸少寬之、則瑾等罷。求安置南京。閣議持之不。八人中王安者、亦青宮舊伴、素剛厲。

切恨瑾等。與同監范亨徐智恭奏上。必正瑾罪。謝天下。上意屈、而吏部尚書焦芳、素昵瑾、遂以內閣堅持之、議泄瑾、懼、夜趨上前、繞伏哭地、歸罪岳三人、上感、立收岳等下獄、旋諭閣臣、明貸瑾等、閣臣健遷上疏爭之。謂不知誤用其失、猶小。天下尚幸知而去之。知而不去。上下相疑。內外不協。必至於亂亡而後已。宗社所關。誠非細故。上不聽、即日詔瑾入內司權、而健等各上疏求去、瑾益專權、罷文官、給事中徐昂論瑾。坐除名、文子士聰、高唐州知州、士奇、刑部主事、皆削籍、降夢陽山西布政司經歷、尋罷之、已又矯詔逮文詔獄、且殺之、坐贓米三千石、瑾誅。得復官、致仕、世宗

入繼大統、賜敕存問、加柱國太子太保、支以致仕、後加柱國、蓋、贈、卹、去嘉靖五年卒、年八十有六、贈太傅、諡忠定、

論曰、郎瓊等倚畏閣議、足當從帝驁注慮進解、以王岳等三人為玉鑄、悲鐵門閼弋、不致鎖棘、七大臣扶植正氣、令宵小不一逞、漸且潛之、許尚書進曰、若當得昧亦足矣、亞之悲有抹露之樊、其圖維更遠、而惜再世之路公猶因一面顯

許進

許進字秀升河南靈寶人成化二年進士初授監察御史糾與太監直忤會遼東御史強珍劾都御史陳鉞阿直啟豢東逮直反訐珍化事械京進率諸御史協救珍論鉞罪上是進言鉞既觖倖而李楠戍珍奪進俸三月直乘勝一方士達湖廣總兵李震以逆閹進又爲震白寃上肆方士於市進亦舉糾直所御杖午門幾殆弘治中歷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兵部尚書馬文升素知進進爲不得請以足遂務得修飭進許小王子死剌兩部通貢奉約謹凡入關盡下馬脫弓矢就館聽命北虜憚進威名雲中上谷河曲諸

叅進無收馬代藩諸郡王武騎乾沒芻餉進一切持法行
己意啓發武邑王聰沐不律狀發為庶人四年論劾鎮守
內臣石巖已交訌進降知兗州府陞陝西按察使已文升
勇復合叅進以僉都御史巡撫甘肅上方略今日之計結
好北虜撫諭南虜以羈攻虜佐以漢兵出其不意土魯番
所遣擅合從者可縛而至也果襲牙蘭復合密轉右副巡
撫陝西継張敷華後因其舊整齊之關中有張明鏡許重
慶之謠入侍郎戶部劾勳壽寧侯賜田河間盡覆所占還
民尋陞左大理僉都提督軍務與平江伯陳銳出居庸時
從征諸將多貴遊子弟為叅隨冀冒功進下令盡編入伍

詔。以。軍。法。從。事。時總兵王璽失律、軍敗、奉詔劾責、致仕歸、已廷臣論薦四十八疏。會上崩、不果用、康陵即位、起兵部尚書、疏勸勤聖學。戒逸遊。瑺以吏部尚書焦芳入閣、傳進代芳、與進雅已、進傳公議。秉持正。會瑾欲盡革天下提學官、進。持。不。可。瑾銜之、劉宇、宇遣人諷進於瑾、冀代進、稱進妄薦雍泰、南户部敗、瑾亦泰、削進籍、而弃果代進、適措進大同時籍士出雇役錢、失句校、為大乾沒、且錄進家、逵瑾誅、得釋。復官、致仕、卒、追議事有遠慮。初廷臣必欲誅瑾。執堅。進曰、北虜得踈亦足矣。疾之已甚。恐其露再見。時不能從、卒贈福縉紳甚烈、進八子、六登仕籍、詔、舉鄉試、發卒、

誥、歷官南戶部尚書、贊、少保、加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詩、工部郎中、詞、知府、諭、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初、進位冢宰、誥以給事中避嫌、改翰林檢討、贊以御史、改編脩、進削籍、誥諭判官、贊知縣、誥後起為南通議、與王湛諸君子講學、改侍讀學士、上所著三書、一通鑑綱目前編、一圖書管見、一太極圖論、以國子監祭酒、從祀先聖文華殿、進中庸甚懇衷樂章講義、嘗論學謂理氣渾全、本無支離、宋儒析理氣為二、尚直佛老之教、王浚川深然之、其素澹於仕進、嘗曰、來若拔。去若解。帶率溢拄敏、贊尚書刑部時、議郊禮分合、曰、昭格天地。不在禮文。而在渊德。及轉戶

部、議有創行者、輒為報罷曰、利○不○百○不○變○法○起太宰、時沿
途州邑供帳盛設、獨陳文弟共成僕、贊以文雅志古道○卒
召用之○積加太子太傅、入內閣、太廟成、加少傅、尋引疾、致
仕、上怒、削籍、卒、贈少師、謚文簡、論有才畧、好談兵、尚書時、
嘗進九邊圖○時稱名畫○以事削籍、起總督薊遼、上晚年好
玄修、諭進家藏紫清仙人白玉蟾真蹟一本、上嘉其忠款、
諭曰、許氏八子而六顯、歷六曹、吏戶兵刑、加文淵為相
傳進起家御史、時高夫人騎而從、想見古走馬勤瘁之
風○進功在邊○夫○人○想○亦○能○參○帷○幄○籌○一○其所以教子○無
紈綺習○誥以理學○讚以廣業○有自來也○獨異進能持其

蝨之群。而身忤有。錢不免。竟感於直之故。悔已甚之疾為非。卒偉究於理時哉。余聞門蕃閔氏肅、世三尚書、子弟布素。呼其僕從。若不敢出聲。披衣鮮帶。儉朴久世。良有然耳。

王鏊

王鏊字濟之，南直吳縣人。幼穎悟不凡。父琯用，令光化，嘗挾鏊遊大學。祭下筆不休。侍郎葉盛、提學陳選咸以天下士目之。成化甲午，應天首解；乙未，領會試，廷對，或忌之，置一甲第三，授編修。弘治中，歷侍講學士。上遊後苑，鏊講延惓惓文王不敢盤於遊田。既罷，上謂所幸李廣，今日講官所指，殆謂若等。時東宮將出閣，大臣首薦鏊，以本宮兼諭德，歷吏部侍郎。西警，策禦虜者八，語頗侵權倖。正德初，內閣謝遷舉鏊自代。時內侍八人蠱上荒酒，鏊協尚書韓文率文武伏闕諫，有旨督責不撓。尋同權瑾欲引冢宰焦芳

而衆議推鏊、遂與芳俱入閣、大司馬劉大夏忤瑾、坐激變土官罪死、鏊言土官岑氏未叛。激變云何。劉得戍城、或惡楊一清於瑾、謂其築邊大費、鏊言一清為國修邊。顧乃以功為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喪以滅迹、鏊曰、服御可以不成。喪不可以苟。景帝汪妃薨、鏊言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塟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然見鏊閒談與言、或亦聽用、尚寶卿璿等三人忤瑾、瑾拏之、鏊正色言古者刑不上大夫。幸勿過折辱。得免、及焦芳專事媕阿、鏊阻之不能得、蓋忤瑾、瑾伺鏊無所得、且關交際亦絕問、過矣。鏊懇辭、疏三上、得歸、屏謝紛囂、脩然山水之間、嘗自

贊曰、噫嘻先生。何如其人。弱年校書。結髮勵行。權璫狂猘。

不能徐阿。一有違言。超然不屑。遇事直前。不知頓忌。歸臥

空山。晏然蓐寐。論者以為信筆云。嘉靖初、遣行人存問、鑒

上講學親政一事曰、國家經筵之設盛矣。然和寒暑齋輟。

春秋月不過三朝。三日風雨免。事故有妨免。講之日、風具

講章、至期事訖、給香賜宴、肅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親洽。

至於日講、可謂洽矣。然體分過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

有見焉。未嘗獻也。伏望於便殿之側。復設弘文館。妙選天

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大臣一人領之。如

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

天成。從容訪問。紬經讀史。武及古今成敗。民間疾苦。間亦遊戲翰墨。大。國。如。家。人。父。子。有疵。必問。有見。必陳。可以昭盛典。而崇聖學。至於古內朝之法。今華蓋謹身武英三殿。此遺制也。請倣其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起居。侍從臺諫各一人。上殿輪對。諸司請事。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詢議之。使人人得以自盡。唐虞之明目達聰。嘉言罔伏。不過是矣。大僚議起、達逆撤臣、且起鑒、未及、卒、年七十有五、贈太傅、諡文恪、其所論述。後儒多所未及。又嘗論史、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所謂文者。類世守之。人主所至。執筆以隨。一言一動。皆其親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

官雖具員，而無定職，惟易世之後，纂前後安貶，而今書之。夫生於數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之前，是非曲直，茫然無據，纔有所聞，或非其實，抑有其真，又或奪於衆、不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於見、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猷熟策，汩沒不傳，而奸險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戒後世，豈鎮者又往往私好惡其間，故曰不復有史。季子延陵為中書、纂流不墜、

論曰、樹傳文修協時。太湖碣，隅山廟，哲人之美，試閱遺化，今所遺堂卑隘，如廣人之家，慨然想見先民典則，性嚴方，外不甚容同異，大率陰折邪萌，嘗作明理克己二

箋。以進德秖行。淸不絕俗。者欲遷然。

梁儲

梁儲字叔厚廣東順德人別號蔚州居士晚更號厚齋成化戊戌會試第一廷試二甲第一改庶吉士歷編修兼司經局校書侍孝廟於東宮日進講讀歷司經局洗馬陞侍武宗東宮講讀戊午冊封安南國王充正使歷少詹事仍原官遷吏部右侍郎奉命充正使冊封魯藩正德改元轉左進尚書兼學士專典誥勅掌詹事府事時逆瑾竊權專恣有不附己者輙以計去之乃指摘大明會典紕繆貶儲吏部右侍郎實錄成陞尚書俄又調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田賦儲門人也承瑾指儲罷請沒儲貲以代天

下輸租之半、瓊遂矯詔抄儲家、儲在南京聞之。色不為動。五年、瓊敗召復官、歷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蔭一子錦衣世千戶、儲辭改尚寶司丞、又辭改中書舍人、又固辭弗允、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先是楊文忠廷和首秉朝政、以父喪去任、儲請敕遣行人、督促上道、儲終遜居其下。上諭多之。武宗之將幸宣大也、廷和暨同官蔣冕、皆在告、中外洶洶、莫敢先發、儲與毛紀注疏於左順門。既而紀亦在告。儲獨廷諍累日。不得命。陝西秦藩請良田為牧地、嬖臣錢寧入藩賄、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而大學士廷和、冕、時又引疾不出、儲曰。公等皆托。

疾。如。閩。事。何。時內臣督促草制、儲振筆上制草曰、肖太祖
高皇帝著令曰。此地不界藩封。非吝也。今此土廣且饒。藩
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姧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
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界地于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
聚姧人。毋多蓄士馬。聽狂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
稷。異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慎之。毋怨。上覽制
曰、若。是。其。可。處。其。勿。與。事。遂。寢。會上自稱威武大將軍鎮
國公朱壽、巡邊、令內閣草制、大學士廷和、冕、同儲力諫。不、
聽、屢使促勅、廷和冕又稱疾不出、至是上御左順門、召儲、
儲奏曰、臣。不。敢。奉。詔。上震怒、手劍立曰、不草詔、齒此劍、儲

免死解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罪今日即死他日陛下猶憫臣若遂草詔陛下他日悔而思曰儲無禮以臣名君臣罪不可赦上以其不可奪擲劍起竟不從草時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建儲居守朱寧陰受寧王宸濠賄謀入寧王世子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儲大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君輩伏斧鉞矣王瓊王鴻儒亦助言之議遂寢九年滿進階特進光祿大夫勲左柱國宸濠反篤且親征議廷和居守儲冕扈從至南都凡七請回鑾不報時且郊儲與冕奏曰兩都郊祀祖宗配位不同南都郊仁祖皇帝配天北都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天若

遂郊、配位不知所裁、乃不果郊、又將南幸、儲與冕手執章奏跪請於行宮西階白郊至而汗浹背上遣中使傳諭再四、帝起對曰、臣未奉俞旨不敢起上乃諭曰、不復南矣儲起篤還至德州、儲自劾請罷不允、抵京、再疏又不允、杜門求歸上固留初、宸濠未敗朝臣餽遺皆有記籍、既伏誅籍籍、獨儲與青溪王不與帝崩與廷和等同受遺命、策世祖自興邸入正大統、儲與冕費奉行勸進、事稍定、纔申前請、言官建疏劾儲初假宸濠衛兵、是為故縱及者、請召置獄正罪、如陸尚書完云、儲曰、余惟致仕去終不辯或曰是儲不臣建著、何所容辯儲終不辯而劾者不已久之乃知與

宸濠衛兵者非儲寔廷和當制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之敕也舊例閣下當制擬旨親署御着筆迹故不得諉、儲三疏乞致仕無片言自明上卒可其奏賜勅、特遣行人送歸命有司月給廩食、歲致輿隸、儲歸日、與弟恭議、偕徜徉山水間、嘉靖乙酉、上念定策奉迎功惟儲未錄、詔蔭子世錦衣衛指揮、儲疏辭上重違懇誠、報可、而進子均輔為尚寶司丞、儲疏陳謝、慰勞有加、卒、年七十有七、贈太師、謚文康、儲沉重博雅接人和易主朝四十餘年、群邪用事從容其間若履坦途御史西安張璉、論列詆毀、人不能堪、儲引愆任謝克己薦達至大用所著鬱洲集、藏于家、

論曰、梁文康坐中書堂。較廷和冕更難者二。而在告避青也。儲曰、公等皆引疾如國事何。尼秦妝地之請。抗帝巡邊之勅。一口獨疏。而有机用于其間。巧獲和龍。主於南都現請。與冕共之。似猶有互力也。寧積、獨與青溪王不著記籍。而素不自以異眾。至於餞衛宸濠代廷和。受謗見不自明。受君之罵。而以雅量格之。雖與廷和冕共瑞心膂。而二公猶在疑亂之中矣。休休有容一个臣不過如此。

楊一清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巴陵人、父景、以永樂鄉薦歷化州同知、一清七歲能文、心計精、不市歷日記、米鹽叢脞多寡之數、一過輒舉無遺、於六經百氏、無所不窺、李朝故事、尤歷歷通曉、八歲、以奇童入翰林、為秀才、憲宗命內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僖淳、寓居丹徒、年十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為人師、有文中子之風矣、十八登成化壬辰進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三年、擢山西提學僉事、改陝西、所造士卒魁天下、為狀元者二、其以學行功業著聞者、不勝數、久之、歷南太常卿、壬戌、甫火歸入慰、以右副都御史督

理茶馬、察出荒熟收地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三頃。具奏
准招商、自携本篦茶入轉進茶司、每一千斤、價五十兩、大
約計官銀萬兩、量買馬不過千匹。此可三倍之。其利在官。
與開中商茶不同。累朝以為便。甲子、虜火篩後大殺、遂以
巡撫兼經畧邊務、一清劾罷總兵武安侯鄭甲、及兵備不
職者數人、請釋緣事守備楊宏自効。戴抑鎮守中官支應
歲省數千金。創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捍固原。築墻瀕河一帶。
以捍靖虜。忤瑾不克竟、己丑、虜數十萬入平虜、乘勝直抵
固原、一清輕身定平涼。會總兵曹雄議堵禦、虜聞一清至。
果東走。正德改元、命總制全陝三邊兵馬、上疏極陳戰守

之策。九十餘事、皆關安危。閫瑾以不先白己、內批罷一清官歸休冊徒、復他構、逮招獄、大學士李東陽力救、免。庚午、安化王寘鐇反、寘長太監張永、奉命討賊、復起一清總制、且發、一清謂永曰、寘鐇不足平。非久當有捷報。內變事非公莫與伐也。永入伏、累閱低錢已擒賊求還、遂誅去瑾力。靈川士人素若漢官科慮、一清再經餘之。丹事漢刻、謂邊軍之困。由科差煩重。私役冒開。爲獎居多。屯軍地去糧存。道逃萬數。而湖地草灘半爲將領所據。更私役採取。以自封殖。於是自鎮守太監及總兵以下、各逐出役占。有差條陳地方急務十數事。其大者乞推死節。都指揮楊忠李睿

等與逆瑾意忤。已廷綏鎮巡奏請會兵搜河套零賊、一清建言邊城空虛。河西邊鹵。屢肆搶擄。乃舍門庭侵犯之寇。尋伏巖逆難之嫌。得不償失。事止。初寘鐇之變、監永聞一清內變之說。佯示不知。一清引永手畫瑾字。永曰識之。且問根株連結。即書何自入。一清曰、爾時當獲有問。觀封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矣。袖出二奏。一書寧夏。一及內變。且爲永勿急。俟面數安化捷。上心佩公。乃屏人入此奏。永沉吟。一清曰、公言無不濟。即至、公頓首請上。立詔瑾縶。孫之。無色狀。第殺永。謝瑾。繼之以哭泣。上必大驚。瑾誅、公大用。蓋務所爲。呂彊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但須得間即

行。稍綫、敗矣。永勃然作色曰。以何恃餘年振主。已而入京竟如一清策。上覽奏至瑾侄劉二漢、方面大耳。潛謀不軌。狀慎足。至當瑾。方應曰。已有別旨。令永沒其家矣。上既縛瑾下獄。猶疑未信。及登城、閱所抄兵器。露不絕。始吐舌。竟誅瑾等。永乃備言一清本謀。以才望召為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改吏部。起廢拔幽。凡為逆瑾所構陷。逮繫以起。時兩京山東河南盜賊蜂作、廷臣咸撫議。一清獨執不可、曰。中原百姓哉稱兵識亂。罪不赦。時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一清薦侍郎陸完為提督參示機宜。金山之捷。竟如所料云。寇平、加少保。尋簡入內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

稍不模稜、家人子弟、頗為奸利、時論鄙之、乃因災異、上疏自劾、錢寧邪之、遂謝政家居、寘鐇變起、一清以田居識固京口。閱城設險。出粟賑軍。求南侍以無恐。後上南巡、信宿其第、時有進上幸浙者、一清從容撫諫。亦以梁儲等力勸。遂不果。嘉靖初、大禮議起、一清寓書冢宰喬宇、張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四年、再起兵部尚書、兼左都、總督三邊、條急務四事、會張錦奏遷顯陵、一清曰、地道尚靜。體魄宜安。山陵既定。無故移徙。恐有他虞。況獻皇帝大葬之後。陛下自藩邸陟至尊。不謂之吉壤、不可也。乃不果遷。未幾、復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師、兼太子太傅、上製詩一

章賜之。一清明於知人。仇鉞、王守仁、楊宏、伍文定、俞諫等、皆所援汲。而從學者尤多。冊徙新貴、同在內閣太原喬宇為冢宰、皆執弟子禮。於陝得三士、康海、呂柟、馬理、皆為門人。其在靈州、每揄諸將曰、無事。嘗如有事。提防。有事。嘗如無事。鎮靜。七年、以災異擬陳備省。上自引咎、同官張璁力排之、求去。不允、明年、以璁恚薦采書儒士葉初學為翰林待詔、會張桂事相左、波件、並落職。學士霍韜以一清內主之、力詆上前、一清乃疾去、而璁募後職尋以入。銳為張永志墓。坐閒住、九年、卒。時八月夜四鼓、寒風颸颸。堂戶閉。忽皆洞開。前一日、有卒過一清門。恍惚見騶輿士。騎從旌幟

甚盛、李祿念曰、吾聞楊公病今將何之及聞出大市又遇
楊公如故已乃聞一清歿以為神去一清生而隱宮貌類
寺人無子、學博才雄善調停應變濟務尤曉暢邊事羽檄
旁午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中機宜又好汲引人人或譽
已顧楊薦之一時俊達喜功名者爭趨其門晚稱居深先
生二十七年、贈太保、謚文襄、

論曰時同朝有兩神童東陽四歲能書一清七歲能文
一則容運善其用一則制運妙其用皆旋轉乾坤之才
拘理者未可與語此力贊璁議以情合禮三殿闕恤之
坑似贊帝倦勤恰亦不失遵祖敬皇騎龍上天遂奄推

旗竿引郎失傳吾謂文襄不死有太學生孫肩以還菴
鄉人家息累溼及實文敏送許一清實君見及錄其遺
件數十千言冀自解未免卒一清怪而之其子號嗚咽心
負恩愧熱地下一清四無痛傚倘我免碎我白冥識之子諡
識人牆種墨規勢極知不歸口舌爭頃正德九年之稱完
五事一視朝太遲二郊祀太慢三不宜創梵宇于西內四不
宜頻還兵于禁地五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害民已甚明
知不報而又謂不然之意而剛謂當譏詆非其義較之以若
口舌貴者千里

喬宇

喬宇，字希大，山西樂平人，祖毅，以進士歷官侍郎工部，父鳳，職方郎中，皆知名，宇受經楊一清，弱冠，第成化末年進士，從李東陽遊，肆業古文辭，初授禮部主事，改吏部，進郎中，遷太常少卿，宇博雅，兼精篆籀，篤好山水，推棋奕之戲，亦冠一時，長身偉貌，舉止凝重，遵為爵理，李宗特奇之，歷禮戶部左侍郎，正德中，劉瑾用事，憚守無間，以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寧濠反，伏死士三百城中，且起，宇從容籌畫，戒守外對密諜笑飲奕角如弼密偽作虎牌二撰之飛報其月日上命其總兵統京邊軍其總兵統上漢兵若

千知千次第出其路剌日宸濠盡矣又以守備太監劉瑯
頗與濠養閒使人以利害惕之瑯懼於是盡獻濠所置閒
諜勦之江上使指揮楊銳守安慶固南京上游濠攻安慶
久終不利去退入鄱陽湖為巡撫王守仁所縛武廟親征
朝正朔行在有旨百官戎服入賀獨朝服率先江彬竄笑
出入挾邊軍魁然大也[illegible]先選繼光為肴與姓小耳彬傲
張其武問守郎南中有堪角搏鬥手者守曰無之且未
及選也出所與卒精精試之遣軍一再鬥皆僵彬大驚若
失彬射生暮返呼張寶門門者曰喬尚書鑰不私啟門近
行宮除道不敢代馬不可知之守彬覚上宿報恩寺彬率

多偽傳。宇必旬奏行之。以保障功、加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嘉靖初、史道挺劾楊廷和、下吏部、宇咨奏道挾私妄言。遂為御史曹嘉所論、稱疾求退。不允、錦衣校尉史俸通倉、横取狼籍、主事羅洪載按罪訊送百戶張瑾、洪載遽杖之、瑾奏洪載擅笞禁衛。下洪載鎮撫獄、宇從林俊孫交後上疏論救。請改付法司。不允、張桂等以議禮得幸、宇疏略曰、禮官之議。除正統也。萼璁之議。重私親也。按祖訓有兄終弟及之言。即所定大明律。稱。所後者。曰。父。母。本。生。亦。曰。父。母。陛。下。稱。興。獻。為。本。生。正統之隆。一本之恩。盡矣無缺。可無更議。上怫、以席書代汪俊尚書禮部、召璁萼等

於南京。言官馬鳴衡等並被黜謫。皆由內旨。宇言陛下以一二人偏私。掩天下萬世公議。特出內降。不與廷推。為國家百餘年來未有之事。疏入。報聞。宇又分言朝廷養士名節為先。是上御批。凡先朝傳旨陞官。雖匠役諸較。亦盡黜革。令學士之選甚榮。而以恩澤倖處之。非所以勵銓衡也。上切責之。引疾去。大禮成。以冠帶閑住。宇自處澹泊。家居用陶甓。衣服若寒士。延接儒雅。如恐不及。負一藝者悉被款獎。平生未嘗有惰慢之容。毀譽之口。及沒。二妾劉、許自殺以殉之。

論曰。布大爭大禮。爭內降。侃侃不撓。乃先是不閒逆璫

豈無意盤齋君側乎。曰、事有大於是者矣。寧濠之役。後世。功。其。戰。不。功。其。守。於是王與伍獨烈鄱陽。而。不。知。安。慶。門。開。鄣。勢。出。游。龍。氣。壓。金。陵。彼眾挾其家。計不及顧。而大可危者見矣。是故有。工。與。伍。不。可。無。齊。齊才有餘。其計習稍近漸達。睹壘而展營。故不折。雖所應敵大小不同。而鎮定之力。本於其學。何必傳習為能哉。

楊廷和（子慎）

楊廷和、字介夫、四川新都人、系本麻城、五世祖避亂入蜀、父春。湖廣提學僉事、廷和貢發、顓日讀書以卷計。嘗夢天門開。遥瞻卓棋。日。祭。呂。時。十二歲、舉於鄉。成化戊戌進士、授翰林院檢討、弘治中、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正德元年、進詹事、仍兼學士、二年、侍經筵、例進規諫、上謂監瑾、經筵畢、何後贅此、瑾奏廷和與同僚劉忠、宜外謫、並出南京侍郎、皆添註、尋陞廷和戶部尚書、入為戶部、兼文淵閣大學士、時薛瑞毒蒸眾民、數年內、駭奔未息、南平北討、政府叢劇、同官李東陽曰、吾於文翰有一日之長。若。經。濟。

須。介。夫。明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五年、進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加少傅、兼謹身殿、七年、加少師、華蓋殿、屢疏視朝。及御經筵。罷邊兵。嚴宮禁。西僧市肆等事。不報、明年三月、以憂去、起復、上巡邊、廷和病、言北虜不時出沒。正統故事。可為明鑑。不報、來年六月、上復議北征、廷和復力爭。上竟自稱威武大將軍、從內閣草勅、廷和等合諫。必不聽、十五年、廷和及同官毛紀等、上疏行西謂大祀之禮。在正月。社稷之祀。蓋在仲春。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首。禮宜即時祔廟。今俱改卜來春。翰林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奪。離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亦已踰期。自去秋聖駕南行。至

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伏望即賜班師。以躬萬幾。不報、當是時、五位虛拱。宸衷搖亂。訛言載路。包藏禍心者。所在而是。廷和。血誠。集影。周旋。其間。遠庫。綸。音。止。次。慈。旨。大。合。衆。謀。小。事。獨。斷。獲。免。非。常。民大怨又旬通州。事勢倉猝。四家銳卒。環布蕭牆。伺一髮之類。禍且不測。廷和外示安徐。側身匡飭。擇以無恐。時有狂生上書、數廷和過失、廷和延禮之、泣下曰、久當不負良規。已而僞晏給事安危俄頃。禁從兵悉屬江彬。廷和密與太監張永謀。啓太后請旨誅彬。先傳令散軍士。各就賞所。彬覺顧瞻無人。遂就擒。旋以優賞撫恤歸邊將。俾令掃逐出關。以免

後禍。益。承。言。專。制。者。卅。有。七。曰。乃定遣迎世廟禮。廷和請由東安門。居文華殿。上箋勸進。擇日登極。上語長史袁宗皋、遺詔以吾嗣皇帝、非爲太子、命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登極、下詔改元、廷和釐正國是。以新詔裁剗冒濫職員十四萬八千四百餘人。省太倉粟歲二百五十餘萬大禮議起、廷和簡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援禮部尚書毛澄、又曰、異議者以奸諛誅。時有永選進士張璁、請禮部侍郎王瓚、言帝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與漢哀宋英殊、瓚故宣言於朝、廷和以其抗禮、嗾言官論瓚、調南京、於是尚書澄會公卿六十餘人。上議。請考孝宗。而稱興獻爲叔父、益王

子崇仁王、後興獻、稱興王、為考、而稱益王為叔父、帝曰、父子也。可互易者邪。其史議、廷和與冕、紀等持前議堅爭帝。爭皇。爭入內。爭謁廟。皆廷和為之倡。一再封還手敕。及張璁作大禮或問、辨繼統繼嗣之異、以遺內閣、不聽。上感之。廷和不獲已。乃草敕云。奉慈壽皇太后懿旨。以朕本生興獻王稱興獻帝母稱興獻后憲廟貴妃邵氏實生興獻稱皇太后。仰承慈命。不敢固違。旋以火災、帝亦心動、勉稱孝宗為皇考。慈壽皇太后為聖母。廷和遂擬旨、出璁為南刑部主事。慰之曰、南中非子所宜。棄何以大禮相厄也。上諭與獻帝世次、朕宜稱子、廷和不可。復諭宜稱長子、廷和令禮

部侍郎賈詠題主、云興獻帝神主、不署考與叔亦不稱子、遣成國公詣安陸、上尊號、并尊邵氏壽安皇太后、太后崩、廷和議哭靈一日、十三日除服、帝不從、必以二十七日、禮官請素服御西角門、上不可、勅禮部上尊號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祐聖皇太后、時遣內臣赴杭織造、廷和雖科部臣章僑等力諫、且曰、蘇杭諸府、織窘非常、正供不給、若更蕉以織造、恐激他變、勅書必不敢草、上怒其違抗、切責之、廷和遂移疾、乞休、詔許之、科臣葛鴻奏乞慰留、不報、久之、竟考興王、入太廟、事在興王傳、命費宏監修大禮全書、易名明倫大典、勅曰、大學士楊廷和、創主濮議、尚書毛澄

不能執經據典、蔣冕、毛紀、轉相附和、林俊等論迎合、喬宇為六卿之首、乃命九卿官交章妄執、汪俊繼為禮部、仍走邪議、吏部郎中夏良勝脅持庶官、必遂邪志、何孟春鼓舞朝臣、伏闕喧呼、始從輕議、廷和為罪之魁、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視朕、法當僇市、特寬宥、削籍為民、毛澄林俊既病故、各奪生前官職、蔣冕毛紀喬宇汪俊已致仕、各奪職閒住、何孟春情犯特重、夏良勝釀禍猖獗、俱為民、其餘姑不問、已正法典者、不再究、廷和初以翊戴功、加伯爵歷一子錦衣指揮使、辭免、仍加錄蔭、進太傅、不拜、三年、以議大禮盡革、及卒、後發天門閣有二論導之去隆慶中、復其

官、加贈太保、謚文忠、廕一孫尚寶司丞、一孫入監讀書、遣官祭葬、廷和才器恢廓。卿先達余肅敏子俊、夙重之、歸去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別。曰、介夫。當相天下。請熟此。以助他日。謀斷。廷和於書無所不窺。取資經濟。故於當代典章、條務、人才、政績、邊防、阨塞、軍伍、錢役、叢瑣遠邇、心計耳濡。如身親周旋。而抵掌可述。酬答機務之際。殆裕如也。張永嘗以東廠功乞封、已持內旨、引內官劉瑾兄例、要廷和、廷和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加誅其身也。取故牒示之。乃已。其談笑解紛。如此。至當大事。智勇奮溢。臨九死而不回。位極人臣。居處同於寒素。每官歸、必為鄉人建一惠利。初通水

利、灌田萬頃。號學士墟。次捐建坊牌費修城。城成而賊
至、得免。次建義田、贍族人。廷和四子、長慎、字用修、號升庵、
次和、得子遲、禱神、見夢五代吳曾奇至。四武臣也。以中膺
十八篇輔之七。遊生慎、年十一、工古文辭、擬過秦論、廷和田、
晉家貴誼也。十八從父禮闈、較士得落卷省銑、呈父、錄經
魁、銑。後稱慎小座主云。二十四、狀元及第。或以廷和故、同
為西皮狀元、既授編修、疏諫武宗巡邊。不報、移疾歸。世宗
即位、諸權閹張銳于經等、坐論死、而以金免、慎進講書
金作贖利。稱贖者用之於小過、若元惡大憝。不在此典。明
年代祀江瀆、請京口楊一清家、質其所藏書疑義。一清言言

成埇。遂大驚。益肆力於學。預修武廟實錄、甲申、兩上大禮議、跪門哭諫。一再廷杖。死而復甦。戍雲南之永昌、雲南撫臣鄧楠、卜館雲峯居之。上。議。并。為。諸。臣。請。建獄為民、自是無敢救慎者。慎在戍、與昆明胡廷禄、晉寧唐錡、大理吳懋李元陽、永昌張含、相倡和。放浪樺伎。隤然禮法之外。至醉而傅粉。作雙丫插花。舁行市中。諸妓捧觴從。凡酋蠻欲得慎詩。多以精白綾作裓。遣妓。妓酒間索書裓。諸酋便購歸。什藏之。有規慎者、慎曰、聊以耗壯心。遣餘年。古人嘗有之。時土舍安銓鳳朝變起、慎與副使張峨謀、坊禦。賊敗去。外艱、始許歸襄事、獲還滇、布政高韶、聘修雲南通志、或有冒

嗣潁川。及從觀世爵者。慎。不。可。赴。巡撫劉大謨召、修蜀志、還後戍所。既七十餘、且還蜀、雲南巡撫昺、投四指揮鋃鐺、即慎家句之、甫至、易已遣旅、然逆不能歸、病篤禪寺、與李元陽等訣、有髭。髭。傑。客。八。千。里。義。皇。上。人。四。十。年。及。知。我。罪。我。春。秋。筆。今。吾。故。吾。逍。遙。篇。等。句。海內惜之。卒年七十有二、穆廟初、進贈光祿寺少卿、蓋明興士大夫博學。饒著述。無如慎者。凡宇宙名物、經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說、醫卜技能、草木蟲魚、靡不究心、亦訂其訛謬、至於論王尊之賊晉室。辯太王之非翦商。魯之重祭。不始於成王。郊必春秋五霸。深斥乎楚宋秦繆。引墨子及修文御覽。以辯莊蟲無

載西施之事。引黄東發藏東坡之言。及李漢韓文序。以辯文公與太顛書之偽。歐陽氏非非堂之説。作戴石屏之無行。傳節婦唐貴梅之死。証據古今。闡揚幽隠。重慶守劉繪嘗貽慎書、有鑿石辨剥泐。破冢出遺志之語。言其實也。好學窮理。老而不倦。平生著述一百有九種。而周官音詁、轉注古音畧、六書索隠、分隷同濤、風雅逸篇、五言律祖、選詩外編、為最精鑿。後何喬遠作史。稱少師戍。臣之夢。其戍籍。手中庸十八章。所謂追工者。是大禮之兆矣。慎妻黄氏、為山書珂。女世傳。黄詩閑閫。過於慎。

論曰、明時十二歲顯。大理卿朱奎。太常卿任道遜。而以

神童侍東宮。與介夫而三。子升發、十一而工古文辭。二
十四而狀元及第。可謂世早達英俊也。論禮雖少變通。
頗所持近正。不為阿容。至南疑張璁。似大有意。然已知
璁。必不可掤。欲亦盡一。而宜意帝夢不擇。璁。又復有
佐。璁奪帝聽者。則介夫格心之學。淌缺講解。從衆。從下。
夫。子。亦。或。由。道、天。子。議。禮。時。為。入。亦。更。有。其。道。矣。獨
于正德時不遠。來寧張既尋、帝之陰復護衛、及不豎張
忠裝陰。乃欲復革護衛以免後患。既又因御史蕭淮之疏
劉如甚意。抑陳上護衛自贖。上命附近。催元奏。上諭行。速和。
惠。也。逆大宋寧藩償奉。介夫持孔捷。而猶不免初終抵牾。

不一節字嚴至、尚書之揚故自別

罪惟錄列傳卷之十一中

秦紘

秦紘、字世纓、山東單縣人。景泰二年進士。爲南道御史。以忤臺長軒輗、降北黃驛丞。起雄縣令、中官游獵擾民。紘撻之。不如意、反爲所誣、禍不測、百姓走擊登聞鼓。訟紘冤。得宥。調府谷、再轉秦州。以艱去。秦民哭留之、還任。成化中、爲鞏昌知府、歷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破虜柴溝堡。以副都移陝西。秦府旗校、縱、恣睢部民。紘至、擒治之。王不能堪。訐紘凌蔑親王[illegible]禮。逮下詔獄、籍其家。止得一黃絹故衣。上大嘉歎。賜鈔旌勵。改撫河南。汪直巡邊、所過都御史伏請。

若下吏紘獄與抗禮疏直歸驟郡縣直不知也、直還上問
諸所歷巡撫、直獨稱紘上出示直紘疏直叩頭曰能疏直
直是以賢之、上以直服善、不問入為戶部右侍郎上晚年
頗惑方士、以紘不稱、有內旨降廣西參政、弘治改元、王三
原恕、薦起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坐論御史姜洪、為臺省
論駁、罰俸一月。陞右都御史、出總督兩廣、破岑欽鵰鶚
遂克田州又破海南黎及龍水後山賊奏劾總兵柳景貪
汙景請壽寧侯為上解免、景乃摭他事反誣紘、上亦逮紘
還、去官、臺諫交章論救、不報、吏部尚書王恕上言、景贓已
著陛下特免之、傾貲不及紘、是獎善而除害者、猶浸得罪

何以服人心而勵將來。肇慶府同知張吉、亦抗章極論紘誣。上悟。乃召起爲南京戶部尚書、掌部五年、致仕去。十三年、鹵犯固原、以戶部兼左副都御史、起撫陝西、明年、詔設總制府於固原、俾紘總制三邊。整花馬池鹽課。買馬。開豫望城屯田。紘自以意造布甲。輕車。以銳制勝。先後斬首鹵九千。修城堡。關宮。一萬四千所。劃山崖三千里。加太子太保、尋革總制、召還部、致仕、明年卒、年八十、贈少保、謚襄毅、紘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列任孤鄙所。居僅蔽風雨。妻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

論曰、秦襄毅良遺才。非止強項。頑勁景爲景所及躬而

容直獨不拘齋踐亦責備上加知然罪也雖直不能二

可頌索殺之諫該奪直然則直以無所奪惑爲直耶

林鶚

林鶚、字一鶚、浙江太平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以鶚獨持正。推摠三法司參劾。監試順天、內閣以其子不得舉、奏鶚私其兒子林挺、覆試、挺無與、事乃白、英廟復辟、簡鶚知鎮江。特異之。召見文華殿、賜宴、給路鈔、鶚至郡、奉宣德意。諸善政以次舉行。不。言。節。人。非。事。同。必。如。是。乃。是。鎮江漕河孔道、往經孟瀆險、撫臣欲別鑿河避之、鶚按京口閘、井露霸、得古運河故跡、請浚之。道里近而功省。居六載、再調蘇州、鶚更以簡靜坐鎮之。緩急各有次第。時頗笑守迂緩。已。而。見。其。深。思。曲。算。皆。圖。久。遠。利。始大信服。蕪學顧像、歲

又剥、鵝曰、塑像、佛教也。我太祖于太學。易以木主。宜遵行。孔子主。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焉。觀所爲塑。像。我成化初、起遷江西按察使、得憲體。寃獄多所平反。廣信有妖賊妄稱天神、誣惑鄉俗。鵝寘其魁于法。怪乃息。歷布政使左右。歲饑、奏減恒賦十五萬石。陞南京刑部侍郎、内艱去、召入刑部侍郎、未幾、卒、官貧無以爲歛。鵝歷中外一十六年。家無百金積。田不增一畝。事母極孝。官已三品。母稍有不悦。跪請。移晷。必。母悦。乃起。人稱篤行。嘉靖中、贈刑部尚書、謚恭肅、

論曰、一鵝但言是。不必人非。而我是。故其是者、人不非。

求己之學也。頗得之母教爲多。吾鄉。明。末。東。林。講。堂。奉林。母。之教。可。以。無。弊。

王越

王越，字世昌，山西濬人。博覽，為文章，走筆就，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畧，駢肥當也。成景泰中進士，方對大廷，忽有旋風起，揭其策，雲表，不可得。及秋，朝鮮貢使，附越策來奏，其王方視朝，一物空下，收視之，即越進士卷也，不敢沉沒，敬以聞。景皇帝撫視名姓，咨嗟久之，曰，識之，當無任惡以勸者乎。歷監察御史，英宗復辟，覩越進止奏對，數目屬之。時冦深長都察院，東深擇吏，而越于臺事精，所建畫多出深意表。以故深器越。久之，擢山東按察使，大同西警，上曰，安得如韓雍者撫之，吏部乃請徵越，乃見便殿，越故偉服

而短其決。工熟視良久。曰、此非故快御史。可使弁而將之。擢右副都御史以行、會虜稍徙去、久之、以總督視師延綏、輕騎襲破虜于崖窯川。遷左副、又破虜于黃草梁。進右都、前是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越始多選驍勇。跳盪前搏戰。專以詭伏徼虜。數成功名。尋諜知虜可汗滿都魯、孛羅忽亂、加思蘭、三首自河套分犯西路、而其妻子營于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兩晝夜走三百三十里。及紅鹽。分兵千餘為十伏。而身與寧等、分兩翼襲其營。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其女稚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剽

至常州、遇諸鎮兵、邀敗之、斬首虜一百四十九。奪所虜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三萬。甲仗千六百餘。賊既失利歸。而廬帳妻子畜產皆盡。乃相顧痛哭。遠徙。不敢復居河套故地。捷聞、論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俸、同李賓掌都察院事、兼提督十二營、尋進兼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虜西犯邊、復起保國公朱永為平虜將軍、率師西討、越為總督、直仍監其軍、鉞諜虜帳在威寧海、選勁騎二萬餘、分道遂乘風雪薄

之。虜狼狽出戰。遂破虜、斬首虜四百三十七級。虜還男婦百七十。馬駝牛羊以數千計。旗纛甲仗萬餘。旋閒、越遂進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歲祿千二百石、予誥、券、世、襲。越既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越頑不肯就西班、是時益精心事汪直以自固。上嘗內宴、有優人傳粉、裝太監、極象、手持二斧縱橫、傍問之、曰、直。恃此二鉞耳。不濡無能為。蓋指王越及陳鉞也。上笑勿罪。久之。復出師大同、得十捷、詔進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官、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十二營、尋復命越為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駐宣府、時虜已退、乃逃延綏、

會虜入寇河西清水營等處、越等使遊擊將軍劉寧、敗之塔兒山。參將夫玉、敗之大宋梁。延綏總兵許寧、敗之三里塔。斬首虜三百七十八。功最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提督、僅加祿五十石、汪直賞亦薄、尋改越征西將軍、填大同、獨、與直、共一、鎮、云、八學士萬安等請移越師延綏以離之、而命延綏師許寧填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直于南京御馬監、既行、則姦事大露、上乃令給事御史論亂直八罪、因并糾越、詔削越官爵、追誥券、徙置安陸州、而盡奪其諸子錦衣都指揮使等官、越之敗、由汪直也。弘治初、赦還鄉、尋上書自列冤狀、得復左都御史致仕、越居常奢華。自

奉君諸侯王。而其御軍恤下。使財往來若流水。既知人。寵
單豪傑。人願為之死。机事百端。出沒若神鬼。軍行過陝西。
癸王賜宴秦庭。越語王、臣為王吠犬久矣。寧有以相酬者。
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諸伎抱琵琶拂
膝侍。而一千戶詞曲還。即召入與談曲事甚抑。人喜、曰、寔
知。手金卮飲之。復談到益喜。命絃琵琶而備酒。即解金卮
予之。已又談。別又喜。指其中最美麗者曰、欲之乎。以與汝。
自是千戶所至為效死。加積功至指揮。嘗擊虜、將及暴
起、且追。一都帥前。諸將追。越一驛。揮之功成、推本為千戶
拜中書召越掌都察院事、為/臺諫所論、會西酋犯邊急一

吏部屠滽、故以越見知、請起越為總制、而內臣李廣金貲之、加越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涼寧夏延綏軍務、許便宜。越至、擣賀蘭山之別部行劉者、獲之。斬首捕生過當。捷聞、加少保、兼太子太傅、請復故爵、封以兵援其王還國。疏上、不報、而中貴人廣敗、自殺。言者皆首攻越、上不問、越坐、憂悸、卒。年七十有四、贈太傅、諡襄敏。

論曰、持之者非其人耳。二斧故能批賊曰、非二鉞無能為。或曰、亟置二鉞、無能為。此時直推無不可。故借一麾而萬里靡然、抗直而能生、敵塞外者、無之矣。咸寧嘗與保國拜遏虜、主客不相當、永不遠、咸寧戒勿動、列陣自

國久乃令棄鞍走卸枚與反顧而身殿之及嘗語永吾稍示不足虜促及矣蓋智略過人吾悲其不濟已而委身權節也

董軒

董軒、字士昂、故江西鄱陽人、父碧瑄、以天官學占籍南京欽天監、軒以景泰辛未進士、拜南吏科給事中、疏請省冗員、公考察、倡武勇、擇帥儒、杜倖進、多見採納、有詔南京守備採辦翠毛魚鮮諸物、以萬計、軒極詆之、天順中、復上疏弭盜安民數事、改戶科、憲廟踐祚、首言帝王之治、當知本末、隆聖德、用賢才、納忠諫、愛小民、謹選除、本也、簿書刑名、其末也、四川盜作、命軒往撫、賊首王應高等聞軒名、羅拜乞生、悉慰遣之、進都給事中、已賊趙鐸撫訖旋叛、軒復分兵勦捕、凱還、蜀人繪班師圖紀軒功、明年夏、賊復猖獗

且議出師、軒曰、賊已平矣用出師不數日捷奏果至而卒以賊反覆不終撫諭浙江壽昌令、己丑、入覲、上疏自理、改僉事、督雲貴學政、召拜太常寺卿、掌欽天監事、敕諭余正己倡言曆法宜修、軒上言歲差置閏其來已久、我朝考曆制象尤為精密、雖日月薄蝕、不無先後、晷刻之殊、分秒多寡之異、則以土有南北高下故耳正已乃謂天地有自然之冬至、以至望朔置閏皆非人力可為、是不知古人以數求天之術頗以不習亂成式宜下之吏以正其妄從之予告歸、弘治改元仍以原官掌監事憂、六月、日有食之、軒言日食紀元之初當盛夏火旺之候宜修身窮理進君子退

小人。以護天威。進右副都御史、提督松潘軍務、兼巡撫、時
蜀歲祲、軒首發荒賑。粥飢。給糧。歸流移。次又禁。未是久旱、
軒至。而亡。隨足。諸按衛疊溪一路、令一都指揮守之、四處
要路。各設一倉。以便轉輸。令一潘司首領督之。復言沿边
衛所州縣。皆在万山中。閉。堡。與。賊。鄰。共。有。害。無。利。請。捐。松。
茂。中。和。勝。一。線。之。路。則。閉。堡。倉。庫。可。減。兵。無。遠。戍。之。勞。民。
省。轉。輸。之。苦。甚。有。生。困。之。机。盡利害以聞。歷南礼部尚書、
疾求、贈太子少保、軒身若不勝衣。然強學好問。至老不倦。為
文淵情雅麗。詩有唐人體裁。書學遒勁。所著有清風亭稿、
枕肱集、海岳涓埃、輸蜀稿、囊边錄、夢徵錄、藏于家、

論曰、兵与曆通。天官家知禎不能靖蜀与松潘。執測天度与規人事。萬里外無爽。不任小智者能之。其論薄蝕先後多寡。以土有南北高下異。與神廟末西人湯若望順合。然則論曆早有解者。而卒因裝置之。故湯曆亦不究其說而止。

鄧廷贊

鄧廷贊、字宗器、湖廣巴陵人、景泰五年進士、初授淳安令、滿九載、不遷、廣西巡撫張鵬、開府梧州、久知廷贊能、薦陞梧州守、會憂去、不果、適貴州新設程番府、在萬山中、夷獠雜居、難治、遂補廷贊守程番、廷贊至、不求速化、曲心撫綏。墾田不踰界。入市不二價。四境晏如。撫臣陳儀、奏廷贊久任。以慰程番民。廷贊上言、程番學校初建。請歲貢一人。俾觀光上國。相勸于學。上嘉納之、久之、居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時黑苗久叛、有僞稱王者、滇蜀道為不通、詔鎮遠侯顧溥討之、而苗故有順逆雜處、廷贊撫慰。不做亂。四面

餘。寨而特命偽王。悉殲其餘黨。斬首六千。俘二千。招還流
徙五千餘戶。舊有都勻清平二衛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
縱殘虐。請苗、釀患、至是奏改為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二。
清平。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之。苗平。晉左都御史、掌院
事、出鎮兩廣、時在韓雍後、不。經。用。兵。歲飢。四會稱有亂民、
廷賢弟誅其首惡李景元肆傑。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
散歸農。又以廣東瀧水為賊藪。澤設一千戶所守之。給以
瘴地。俾之種。為長久計。瀧林川、雲爐、大桂諸種、作亂、以次
討平。亡何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
論曰、累。朝。大。案。裁。皆。以。遠。略。著。聞、韓永熙楊維紀翁仁

夫勳業大燁。彰齊物頗英摯。項蓋臣持諒直。而鄭守署持重從輔為多。謚法曰甲胄有勞。因事有功。皆得稱襄。致果殺敵。彊而能斷。皆得稱毅。然則鄭々襄毅。偕有丞長。其猶柔德安衆之謂靖。慈和徧服之謂順者歟。

何喬新

何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也、父文淵、以永樂中進士治溫州有聲、溫民祠之、召入、歷刑部右侍郎、至尚書吏部內閣陳循揚儲之奏、薦二、詔出文淵、已以疾許致仕、喬新登景泰五年進士、嘗持三言自誓、不曲私、不阿權貴、人不以愛憎為賞罰、觀政時奉使淮、過巢、巢令閻敞文淵門下士也、上向金文綺為師壽、喬新不受、曰、以清德匡吾父、更善、及主事南京禮部、艱歸、為父卜葬地、地他子孫發已冥、售其地、喬新曰、殺人之父而藏吾父、非人之惡不為、歷福建按察副、福安寧德二邑銀礦久絕、歲猶上課、喬新為奏減三之二

興化有洪武故籍官牛貸民、世其租、喬新司、牛久敗。租安得存。並請蠲之。葺先儒楊龜山祠墓。以廢寺腴田給其子孫奉祀。與市舶、中官死、鎮監分其遺橐餽三司、喬新郤。或嘆其自異。受卻。輸之庫。陞河南按察使、境大水、民艱食、舊令贖鍰秋罷、喬新司、無秋、寧已乎。麥登乃止。撫戢南陽山谷流民六萬戶。河南守薛昌、虎邑令胡宏、杞令李文中、皆以墨按治如法。陞布政使湖廣、歷左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入為刑部左侍郎、虜寇大同、奉敕巡邊。虜聞遯去。出覈山西。以便宜。救。濟。三。十。餘。萬。人。流。徙。復。業。十。四。萬。人。擢州宣慰使楊輝、嬖其庶子友、欲廢適愛而立之、安撫長官

諸司皆不可釋乃因撫臣眾憤請于執政誣欺聚寨為亂即其地立二長官司割五十二寨為一宣撫司以支為司使釋死支又求死士殺黃不得黃參要通唐王且詠天上方遣喬新即訊而支母子又肇金賂京權貴心令因受侍命喬新言上曰播州古夜郎牂牁地歷代撫以恩信寬以文法以不治治之今一旦因條其前臣恐諸夷聞之驚疑或生他變其免因制曰可喬新至得支母子奸惡狀上封事曰愛寶無郁與唐王支都知謝皆處宜決愛官今所授支宣撫使宜撤職銷其印遷支保寧撫定諸夷寨是時萬安當國惡喬新持正出喬新南京刑部尚書春喬守備所

占蘆洲還民。萬有千畝。由是与中官意牾。既萬安逐去。召
還刑部尚書、上疏乞禁。京師。邪服。胡語。已乞罷、不允。尋為
御史鄒魯所論劾、魯欲躐大理丞、而喬新薦郎中緹綿。魯
恨入骨。會喬新外家与鄉人訟、誣喬新庇所親行賂、喬新
杜門引咎。乞免。予致仕。魯外論去、喬新還里、片剌不入公
門。賓客罕見其面。揚宣慰遠獻文稱。謝卻之。平生每愛彭
鳳儀氣節。丘仲深文學。引為知己。居官視事。手不忘卷。弘
治十五年卒、正德初、起撫林俊、論喬新文行政聲。應謚法、
贈太子少保、謚文肅、
論曰、肅服官、譽三朝。文肅可為終身以之者矣。同鄉侍

即揭稽故與喬新郤。奏文淵誤閣自盡寘諸子逼以脫禍。喬新亦奏稽巡撫廣東時。嘗薦黃竑。且代竑草易儲之疏。逮訊兩釋。夫代草自足死。即喬郤以予正。諫其父禮也。亦頗似幹蠱之義。子何罪。請禁胡語。當指內附諸夷。防後變。非國初尚遺薄俗。

劉纓

劉纓、本清江人、附籍吳宋學士濂之後、以進士、成化間為武陵令、其按事如老吏、有以賦籍於里而無業者、疑公論死、為書其牘、守視不謹、非僞也、傳轉調滕縣、益明習法令、民婦以罪至公所、有挑之不得、誣盜公、纓意負冤而查知、不能無擠、令堀者懼、負之、公墮地、伏罪、召為御史、出按閩、訊獄多平反、或有封殷廉母後妹者父、有司上其孝、纓曰、出母恩已絕、而況為所嫁者、傷其遺體、得勿謂已矣、閩市挾輕重、私減其利于外國、精持之、尉有陰養士悉、且畜異志、擒之、得無變、往歷人猾、多取閩課、時有強市良家子、豪

數百、纓不爲懾。力遣之。時權貴擅命、多橫射、纓持之以正。從容諷諭。務折其萌。不至忤而戒激。擢太僕、進都御史、撫蜀、破例罔險遠。宣德達情。予告歸、甫離蜀而盜作、溪遣巡撫、親蒞戚禦。授方略。捕首酋千人。且安戢其逋逃。橫梁道蕭江廢關皆要害。爲設隘守之。會逆瑾名諸撫監、例聚至秋、復命撫楚、又以在蜀聞變援剿道、避險峽、不先白也。瑾以坐纓罪、逮訊廷臣多白之。得釋、荊王以私誣啟守臣、郎訊、纓持之、得輕論。歷侍郎兵部、民有應募爲兵者、朝議康會之。纓曰、此。權宜。而附。籍。慮。撫。藉。一。時。乃。遣。歸。之。乎。不足以勸。爲揆辭行糧。不以例。晉尚書、請歸、孫墩、進士第

二人、爲編脩、

論曰、偃以度勝。常陰行善。處憲孝時、得君何難。當正德間、諸貴用事。而貞不絕俗。和而能立。無爲名高。所全實多。余不以人望所不及而忽之。

劉健謝遷

劉健字希賢河南洛陽人父任華州教諭先時大母張夢偉人持紫玉帶擲其家驚而寤恍然猶有見也適健生教諭心異之天順庚辰登進士授編修成化中歷少詹事凡三任皆職輔導皇太子孝宗立錄輔導功以禮部侍郎入內閣參預機務尋進尚書文淵閣歷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自戊申以來上屬精求治健亦佩佩竭忠悃自任天下之事引李東陽謝遷入同輔政上數御文華殿及平臺召健等至議事則屏左右俾莫得聞但聞上數數稱善而已乙丑上不豫召健等御榻受顧命武

宗即位逆瑾竊柄奸黨盤據國事日非健與同官自劾上奏其畧曰陛下即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乃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倣成風非唯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勤事者以為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瀆擾稽考舊典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破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言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以此之類不能一一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為兵

户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候數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用是共懇愚誠，上瀆天聽，伏乞聖明矜察，特允退休。不報，健又與同官上奏政令十失，極其剴切。未幾，户部尚書韓文首倡九卿共劾劉瑾，太監王岳、范亨、徐智共為內應，健等助之。獨焦芳媚瑾，以健不附己，力攻健，希入內閣，致上震怒。傳旨捕岳等繫獄，令劉瑾入司禮監。瑾等先嘗奏內閣納賄行私，欺壓內官，軍職形於謿戲，上已信之。至是，遂令健

與謝遷自陳致仕。時李西涯出餞。健等把手欷歔。至泣下。健曰。泣何爲。即當日有一語。健今日追馬足恐後矣。已而榜示。指健等爲朋黨。矯詔奪其官。謫罰米助邊。肅皇嗣位。健年已九十矣。降詔存問。又三年卒。贈太師。謚文靖。

謝遷。字于喬。浙江餘姚人。成化甲午。鄉試第一。明年。會試第三。廷試一甲第一。歷右春坊右諭德。孝廟爲太子時。慎簡侍從。首及遷。充經筵講官。弘治中。以翰林侍讀學士。入閣辦事。歷兵禮二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武廟登極。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餘秩如舊。與同官劉健共疏逆瑾。十月。引疾乞休去。先是焦芳入閣。憾遷嘗舉王鏊吳寬。而不及已。會

鄉人以賢良應薦、芳和逆瑾、謂選遣詔格、與同官劉健俱褫職、天嬌旨令選弟武選員外郎迪致仕、子綱修丕除名、庚午、瑾誅、詔復職致仕、世宗朝、遣起叅議、丕復仕翰林、選遣子正八謝、廣為中書舍人、俊起遷于卿、進少傅戶部尚書、謚自殺大學士、疾卒、壽八十三、贈太傅、謚文正、

論曰、劉洛陽、謝餘姚、而恭重以頌命臣扶日太平頌不欲為奇節、即逆瑾初亦媚下之、自韓戶部一激而焦芳鼓熖、奄勢崩天矣、蓋王岳等之得禍、未及深永也、文靖九十有三、文正八十有三、夫潘服優尊、必無垣算、盛時碩輔、定獲長齡、氣運使然乎、抑有所自也、相傳亦齋於館

于武陵某氏有女，年踰二十未嫁。一日乘父母出，潛叩鄰門，求齋爲謝之。不去，因正色嚴拒。女情益篤，其人背去。明日束裝力辭主人還里，亦不明言。相傳楊一清入閣後，七十餘，復起三邊總制，便道謁文靖。文靖色喜曰：此番入閣，當出總制乎。閣中擾，自知。手對以簡，命曰：進退由汝。輒入內，令二孫陪茶，一請勉之，服義去。以晚近論，似太偃然。比等嚴重，孟子所云世臣，又云社稷臣，長治之朝，不可無。此相傳，劉文靖生彌月，有僧過門摩頂：此兒七死不死，當爵至極。果生平遇七險獲免。

李東陽

李東陽、字賓之、湖廣茶陵人、曾祖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師、東陽四歲、能作大書、景泰時、以神童薦、內侍扶過殿閾曰、神童腳短、應聲曰、天子門高、既入謁、命書龍爲麟十餘字、上喜、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及內府寶鈔、時其父拜起侍丹墀下、帝曰、子坐父立、禮乎、應聲曰、嫂溺叔援、權也、六歲八歲、後兩召試講尚書蓋稷篇、唯其度土功一段大義、命肄京庠、天順壬午、年十六、舉順天鄉試、甲申、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成化中、歷侍講學士、充東宮講讀官、艱歸、弘治二年、起左庶子、兼侍講學士、歷禮部右侍郎、兼侍

讀學士典誥勅明年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安南侵占城王奏請命官往問東陽謂加詰有司今使遣官至其國海島沿沿徒棹寸知小必掩過飾非大哉執迷抗命君罪而不問撓亂已多如問罪興師貽患尤大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東陽會同官疏諫未報會武岡知州劉遜以誣逮繫科道具奏觸上怒俱下獄東陽復疏救遜上為霽威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清寧宮災累天譴惠諸詳悉時有為故監李廣乞祠額者加擲不可及清寧宮成僧入大內慶讚東陽又揄不可上俱從之已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奉命祀孔子於闕里

還上時政既命有司議行亦及塩法以為塩法壞盡各边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不肯上納上問何以同官劉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之只戲家東陽曰奏討之利必有夾帶奏一分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塩法請下部行嚴禁之十八年上不豫受顧命武宗登極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戶部尚書大學士如故上不親政東陽同健等疏諫不報於是復率同官公疏語極痛切載劉健傳亦不報會戶部尚書韓文倡府部科道合詞疏請誅瑾遂矯詔逐閣臣劉健謝遷獨留東陽東陽上疏臣三人責任同而臣獨不去將何辭以謝天下

不聽、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時尚寶卿崔巖、御史姚祥、主事張偉、及給事安奎、御史張鵬、都御史楊一清、次第得罪、東陽處踈加救、是夏、早朝罷有文書一卷委丹墀、尊録瑾等過惡上退坐東角門、詔百官跪日中、瑾等面訐久、隨有、仆地、曳出、死者數人、至申刻、一時三百餘人、俱下詔獄、東陽論救、乃得釋、瑾威權日盛、狎視公卿、惟見東陽則改容起敬、時焦芳与東陽同官、助瑾瘧虐、東陽遇事彌縫、去其已甚、有自陳捕盗七十人、乞陞土官巡檢、都察院覆奏、宜挨七十家寫主、降佑俱照新例籍沒、發遣、東陽極言之、得免株究、瑾又巧取積歛、窘迫文臣、凡

有公諸詿誤、假以姑免提究為名、各司未定追納、自一二百石、漸增至千五百石、東陽委曲開導、瑾執不從、議從邊倉、移為開倉、地雖稍近、猶不能堪、最後請各官罰入原籍預備倉、工納瑾從之、四川鎮守太監羅籥請便宜行事、瑾交之、東陽加言、不可以為百五十年所未有、本內批止便宜、餘如所議、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熊以陳俊罪波及、瑾謂漕潤米為賍、必欲寘熊死、東陽加爭、謂宜念熊父陳瑄通漕大功、金書鐵券、子孫或應免死、因止革熊爵、會寘鐇作亂、詔誥天下、內一款、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瑾不然之、以為行事衙門、累朝舊例、東陽曰、舊例行事官校止在京城、

今差四外。驚疑天下。姦詐之。徒。因。而。矯托。真偽。莫辨。近已。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真者。恥。冏。則。偽者。無所容。矣。因以天順元年旧稿示之。瑾乃語塞。已而寧夏獻俘。上親賜宴勞。太監張永乘間出懷中疏。奏劾瑾十七事。上震怒。執瑾東陽曰。此。聖。政。也。天。下。望。此。久。矣。擬。章。擬。旨。行。伏瑾凌遲律。諸被害者爭含其肉。須臾盡。天下撫手大快。是時籍瑾啓札。得秦府家壽王為瑾慶壽詩序。上怒。欽降勅秦府切責東陽疏曰。昔漢光武平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餘章。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況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若指此論罪。降勅切責。則凡有書信餽送者。不知其幾。傳聞

驚駭。各不自安。為患不小。上以為然。愚。楚。其。推。過。不。知。無。延。及。者。加特進左柱國、廕其子兆蕃為尚寶司丞。東陽復上疏請于朝奏講談之職。安。處。宮。闈。潔。施。恩。澤。起。居。以。節。游。戲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不振。七年、巨寇劉六平、加廕一子為錦衣衛指揮、上疏力辞。時有獻家計于上、京軍不堪戰陣、宜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京軍如數戍邊、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上坐執清宮門須票擬急、東陽力。以。為。不。可。列疏爭之。畧曰、京邊各有分地。有急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不便一也。以不習戰陣者當邊。褻國威。不便二也。內師遠出。耳目驚疑。不便

三也京軍倚恃內勢或至滋擾不律將官護短窮邊隱忍不敢言不便四也邊軍入內狎恩市衆徼犒軍民蔑視官府不便五也遼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燠不宜或道里供給不續不便六也糧草之外必有行糧布花之外更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為靡費無極之計不便七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或變起於道途或患生於肘腋不便八也露京營之空虛示中國之單弱不便九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處處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疏失咎將誰歸不便十也今五府以為不便六部寺衙門以為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為不便是滿朝之臣皆有為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

之罪。萬死不足贖。乞休、賜勅俞允。廕其從子兆延為中書舍人。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所著者有懷麓堂稿、前後續百餘卷、東陽孝友天植。內行完粹。名滿天下。而自視歉然。雖位極人臣。而樂善如不及。獨。當。應變。不易所守。蓋其文章。与功業並懋。

論曰、按文正草劉瑾父封都督語有曰積善以貽子孫嘗聞其語揚名以顯父母今見其人又曰號令風行于天下威名雷動乎八方或以頗比瑾不知此諧謔也正以彰瑾之惡。挽回儘大有機用焉。相傳有士人瞰亡投以一絕才名直与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

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似諷以知止嗟予使茶陵去
而諸竟行其所爭又益以諸所不及爭恐皆卓不待晚
節房也相傳入朝小硬恰二寸餘絆結而成衫則粗紵
為之耿天臺得之後屬督學大蘇家子兆先早故無後
兆蓄其嗣子也既致仕猶四時服責蹟上尊珍饌与視
任同部祀麼成光祿猶發宴蓋誅戮知其謹之正儀
同官楊一清生平一清性僕不測東陽力持之及易
簀以二字相報若曰前言官張芹所斥非此侯東陽自知耶
知知茶陵謬也

周經

周經字伯常其先陽曲人也父瑄以主事刑部扈英廟北征負重創脫還署郎中歷南京刑部尚書在官三十年卒晉吏書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懿遂家金陵經登天順四年進士以庶吉士起成化中歷春坊左中允侍講文華大訓東宮起立拱聽閣臣諷經伏請太子坐經不從一時稱經能以師臣自重至孝廟時歷礼吏右左侍郎前後皆與倪文毅岳耿文恪裕王端毅恕諸公協持正論定國是稱寅恭弘治八年部大臣以災異上書屬經草語切直上詰此疏出誰手耿尚書曰疏名首吏部裕不敢他諉經曰疏草本出

經。郎有罪、經。經十年、陞戶部尚書、經先恤民、然後惜財。責戚近幸諸陳請。堅不與。四方災傷。奏報輒爲覆請議蠲。給事中曾昂、請各省財庫羨銀、盡輸太倉助邊、經曰、國用之不足。蓋以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之故。此能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天下之財。以歸京師。豈王者藏富於民之意乎。屬吏有裁削爲功。入課多。有。黜下。其考。於是盤校官各務厚大。掊尅之丞稍戢。時修清寧宮、議調山東民夫七千人、經請以部羨。僱役於京師。內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燈費、經曰、以小民膏脂。徒玩耳目。觀。不。發。大同缺戰馬、馬文升時爲兵部尚書、請給折糧銀就市之、已得旨、經曰、兵部。

撽優戶部非祖訓上改命取太僕經盡心体國每有裁抑上輒俯從弘治中、國裕民安多經節省之力十三年、星變致仕、正德中、起南戶部、內艱、再起禮部、尋卒、贈太保、諡文端、經弟紘、成化戊戌進士、

論曰、先恤民而後惜財可為知本之學後世急見美好傷在國脉矣並懿祥于刑文端給于戶父子擅六曹之二生晉預之世讀文端藏富非民澤多下考之議冀光民之和風家計長久和救者何其明而且習也乱

張敷華

張敷華、字公實、湖廣安福人也、父洪、正統乙丑進士、為御史死土木、敷華受蔭國子生、以天順甲申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解館當留、敷華自請與劉大夏同為兵部主事、大夏醇亮端恪。敷華方毅坦直。兩人並負時名。成化中、敷華參議浙江、粟爭有礦盜、且用兵、敷華曰、無為。自臨盜窟。執首惡十二人。解散之。進右布政使、弘治改元、轉湖廣左、歲饑、募民繕修學宮。使貧民貲傭。活無計。久之、以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奏增解池鹽課、補宗藩歲祿、移撫陝西、會有妖僧、據窮山為逆、廂箕奧之、樞部馬文升曰、張都御史在。必

能了此、不數日、敷華果已授訃、佛父左生致之矣、陞右都總督漕運、兼撫江北、盡斥一時諸貪刻武臣、例漕司覈算輒假銀太倉、稍寬其息、來年且償、後假前後相積、負益多、敷華曰、下剝上、操漕是以困、國貧取息、大非政體、遂為之禁、漕政畢舉、十四年、改掌南臺、會京察林瀚為南吏部、務清汰、敷華但數大體、諸御史不敢緣法為市、時林俊起僉南院、章懋起南祭酒、与瀚及敷華、並稱南都四君子、以南刑部尚書、召入為左副都御史、掌院事、正德中、上狎諸閹、好逸遊、內閣及諸言官、皆切諫、不聽、敷華復疏切直、於是閹璫諸人多不悅敷華者、先是督漕入京、諸閹曾介李

西涯以名貴為數華壽，與數華往謝。數華曰，公常以公會故得朝夕。數華則不敢。西涯猶之行。乃各報以幣。使者出戶。亟追還，式錢疑矣。吾平生無內交。恐一旦自啟乎。請閤久嫉數華為異己。至是乃詞數華纂昔漕事。生數華贓。康武公海聞之。故以其語詢瑾。公陝人也。陝人重數華如父母。乃自異瑾意。解其儆內降。今致仕歸。其明年，瑾誅籍奸黨，朝堂猶不脫數華名。又明年，卒。贈太子少保，謚簡肅。劉文靖徒常屬數華于東陵上，曰，朕非不知數華。頗咸雅為人。已以數華之父於南都。諸閣有加力焉。

論曰。溥義難為人。而天下事易為矣。康武公生西滑稽

為莫大補救李夢陽与張敦華是也世為康惜吾以康
不為可惜而後世之許康者不真

樊瑩

樊瑩、字廷璧、浙江常山人、天順八年進士、爲御史、清理淮陽軍、上所條畫事宜、著爲令、巡撫雲南、外艱、起知松江府、府故賦役繁增、自周文襄後法廢、瑩至、爲整飭、折徵不散、減布疋徵、通輸漕法數事、歷尹應天府、府故例羨餘數千以給宴勞、瑩悉罷還民、改都御史、巡撫湖廣、錦田賊三萬起、討擒其偶魁一十八人、置之法、黨散不窮治、時水旱連二十州、適營造諸藩府、公私困弊、奏通廣鹽、收其餘利以助工作、給賑濟、停綾紗紙銀數萬兩、減襄府琉璃瓦料、以常瓦參之、省費數十萬、撫治鄖陽、改南戶部左侍郎、雲南

畫晦五日、勅姓考察雲貴諸吏、羅遶千餘人、威聲所至。蠻夷畏服。土官有聚兵仇殺有司、不能制、以白瑩。瑩曰、吾在、賊敢爾。且覆其族。諭諸閣、各散兵退。民中有土官奪之不與、民走數營、：。不納。其詞曰、汝第歸。彼奉牛。汝室矣。民歸果已。澤州蔡呂還、部為尚書、正德三年、瑾用事落職為民、瑾誅、詔復官、平、贈太子少保、謚清簡。

論曰、不落瑾時。不武樊常山矣。偶語咸敢。獨不惕一璫。

戴珊

戴珊、字廷珍、江西浮梁人、天順八年進士、以御史督學南畿、太監汪直使至、三司皆跽迎、珊獨挺立、水次直駭之、延入坐、珊堅直曰、公何以獨異諸司、曰有憲綱、直不能難、乃曰、公教我、珊曰、今司禮監權太重上言之、直曰、司禮之重、乃士歸、上曰、珊過人遠矣、歷福建左布政司、以績、弘治中、以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平蜀盜野王剛、自製陣法、以練兵伍、轄刑部左侍郎、出視荊王見構不法狀、奏上、以為允、歷左

都御史時大理寺卿吳一貫嘗〻一武臣未竟武臣死於獄上親鞫之反抵一貫珊曰一貫罪當從上怒未霽曰法如是止耳竟從珊議珊以是受知於上接膝面咨與兵部尚書劉大夏並蒙眷注最篤上嘗與二人議閣臣劉〻所〻〻不稱不〻〻口珊語大夏當是劉宇稱上細人勤任乙而珊再四求去不許謂曰事乞大夏上前一言上曰有不告歸主人當客堅客亦深為主人留也客亦當為主人留客爾珊何忍咈朕意如是耶大夏巧邀還珊過朕謝注然涕下上亦為之感動掲對不能言珊退語大夏〻

不敢復古婦矣上崩之歲冊亦卒年六十　贈太子太保謚恭簡

論曰上有客告歸數語想見盛時君臣已如家人父子奈〻爾崇禎之世堂陛等而造安得有成績噫

楊瑄

楊瑄、字廷獻、江西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天順初、為御史印馬、圻內民群訴曹石寵逆橫攔民田若干、瑄疏劾二人不法。上以瑄敢言、命吏部記瑄名、且大用。既還京、彗孛連見。曹石煽蠱張。瑄與十三道御史議、劾二臣。張鵬為疏首。時給事中鉉、密告亨、搶先入。既而章上、上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按事面詰瑄、與同武且誦且對、歷陳二臣罪狀、甚悉。上以其不早奏、下諸御史詔獄。瑄被刑獨慘、責指使、瑄瀕死無他及。遂文致瑄坐死、并逮都御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下獄。掌道者論戍、餘貶斥。讖上、後

連輔臣有貞賢、而鵰堂論死、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外、得從末減、瑄竟戍遼東鐵嶺、道遇赦還、武功詣二去、又不、不可、後戍廣西南丹、二逆伏誅、釋歸、茂陵即位、復官、尋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潮頻海、七決則全吳淵浸、成化中、風潮連四歲、塘圮、瑄蔦意籌畫、修治定海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塘、郡衢所東外海塘、健跳所、而海鹽海塘瑜二千三百丈、工尤巨、禦患尤大、陞按察使、欲濬西西湖灌田、功未就病、亟棄家問候、尚論築海塘法及濬西湖之利、卒、祠海上、子源、任五官監候、正德元年、源上疏言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攝天旋、天機、天杖、星不明、乞安居

深宮絕遠進猶振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關除內侍雜偉進遠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講習詩書既下禮部亡言源占候之言深切時與源後上疏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速朝覲聚交作為崇邪之氣陰干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為下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以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坐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思患預防瑾又大怒罵源爾何官、六學為忠臣和矯旨又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於河陽驛、妻斬蘆覆尸瘞之

論曰、壇功在後世海鹽塘有鐵橫、樣君請中、副使黃、

黄公來。亦有荆公坡塘様。今脩塘者丈尺次第。並用為式。
萬曆初潮溢塘壞。副使陳詔訪瑾故迹。脩治。瑾見形勾畫。
授詔。方畧。塘成。詔上其事於朝。主祠曰振功。至今海上神之。
而源亦以萬曆中賜祠孟縣。曰顯忠。父以言。官諫。子以
天。官。諫。世臣。勳。不朽。治水。而。又。納言。弗。張鵬。涑水人。戊
還仕。至兵部尚書。為攻清易。

彭澤

彭澤、字濟物。陝西、蘭州人、弘治三年進士。身頎長、腰帶十二圍。碩眼燁如也。平居鮮嶽容。偶語聲叱咤若詈。自部郎出守真定、歷按察使、乃以威猛聞。正德中、召拜僉都御史、尋以副都與右都御史陸完、分討河南劉惠趙燧等賊。澤至則大陳軍容。擐甲引見諸大校。責以退縮。領軍正。諸大校無不惕息頓首。請自贖。良久、釋之。遂鼓行前薄賊。凡數十戰。皆大勝。破殺鹵以萬計。劉惠死於陣。時蜀盜藍廷瑞、鄢本恕、爲尚書洪鍾所擊。撫且平矣。餘黨廖麻子復起。勢益熾。衆至二十萬。鍾髦不能將將。詔澤老總督討之。澤悉

兵破賊。賊衆罷伏箐。蘇澤分兵搖出入。奪水道。度寨。縱一面。夾擊之。且盡。廖有異術。能白日隱形。猶跳去。不可得。還、加太子太保、南當騎入宣府、大殺掠、澤以提督三關、虜退。仍理都察院事、兵部尚書王瓊、素忌澤勇畧。而澤好使酒、或多侮慢瓊、方加意嬖人錢寧輩、會寧以所暱至瓊。瓊故邀澤共飲、衆醉徵挑之、澤即席多露不平、瓊故謬令默緘以激澤。澤益甚、不可止、寧於是大恚澤、會哈密為吐魯番所并、且將入寇甘肅、詔澤經畧之、澤調寧夏兵壯、而寄使使諭吐魯番、予繒幣二千、銀壺一、盂一、求和、還哈密城及忠順王金印、吐魯番許之、責加幣未報、澤輒奏事平、乞骸

骨歸、澤歸而止魯藩以加幣不如數、且以初所貢二奏、留
不發、怒、復占守合惢、直犯肅州、遊擊芮寧全軍沒、墳乃係
澤死罪、朱寧欲從中下、閣臣力救之。削籍去、及墳論戍、徵
拜兵部尚書、加少保、致仕、卒、隆慶初、謚襄毅
論曰、項襄毅手疏江澤。彭襄毅口激錢寧。較諸倚權倖
以立功、閣分者有間。獨求和吐魯番一節。遂為寧口實。
則。非寧。曲。卿。嬖。廟。上。不忘。也。大幣出而城即歸。亦願示矜。
而況事未平乎。澤罪在植、不當矣。墳戍而復起。亦猶存
劉趙蓋鄧之提興。

經濟諸臣傳

徐九經

徐九經、江西貴溪人、以鄉薦爲句容令、永陵中、歷九載、治行天下第一其始至羸服一箇無冠見諸侯人恂、無那諸糶、諸侯人出相語輿中人識長者箒畚逕得無共無豪而治乎居三日、一吏出空牒竊印內袖中九經簡得之群吏咸叩首稱爲某親故某事補牒耳非有他也九經曰、吾不治賄治竊印者率坐之法于是人人惴恐受詞必令輸服間一挾之數不過十毋煩羈獄然王于武斷并兼者不盡

法不止。分事備為期。率不遺一隸卒下鄉。隸卒列廊下。如木偶。亡所資衣食。供縣者多引去。諸賦長收賦于各區。故米有定額。司筭者得上下其手為姦。蠹之著畫一于冊。邑故有賠賦米四百石。覈其欺隱者應之。賦得所歸。不為累。悉革一切浮靡。里正掛籍邑耳。足跡不至邑門。亦下使至編戶門以為恒。邑故稱孔道。輪蹄輻輳。為減夫三之二。馮三之一。有廢圃。躬率吏卒治蕪穢。藝蔬果。鑿池種魚。客過飲酒。大率不取資于民。歲大祲。民至屑榆而食。而上方祠璧行宮、多遣中貴人方士、醮神三茅山、三茅、九經所治也、祠投故牘窗引之金帛于府者。應供諸使者備其清嚴。不復

有所據。時有所不若于應天尹、尹恨之、入蜚語于中丞、丈老數千人。擁而迓見。稱九經賢。至泣下。會中丞入内臺操舉劾九經仍在劾中、尚書熊溪悱曰、吾閱旬容賢。不藏古人。考功郎邦彦具前後薦劾語以報。乃論謫中丞于外。而特留九經。時謂中丞。力不勝一邑令也。積三考、始遷工部主事、將治行、民強留之。彌月不得發。爭延請過舍。治觴炙。兒稚挽衣泣曰。公毋去我。其長者曰、度不可留。公幸惠教我。九經。揮淚。吾毋。以教爾。其唯儉。與勤。及忍耳。生平不嗜肉食。圖一菜于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至是父老并勒勤儉忍于上。曰、徐公三字。碑也。肖象

户之、賴夕必視焉。在繕部議當築外城、而城地都督炳圍者、或請避之、卒不顧圍分爲工。出擢荆州南税、舉舊額栽三之一。諸聽擢者蝟集。倍溢于故。乃屬其餘于蔵曰、吾栽。而浮溢。身使後人增。而取溢也。歷遷都水司郎中、議築戚水橋于汾涛、使相接、諸水溢則有所通而不侵、田步則有所限而不至。潤工成、于今賴焉。出爲高州府、不赴、致仕去、家居二十二年、時誤傳九經物故。捐學御史耿定向徽祠名宦。再徽貴溪祠鄉賢。然九經彊然恙也。句容之民伺其矣日。致餽迎養于三茅祠下。歲時訊問以爲恒。時年八十有五、病、拱手曰、茅山來迎我。遂卒、既而守祠道士言

夜夢九經朱衣從數騎啟扉而入九經天性孝友不侵然
諾彊直自遂家與少師夏言同里自舉鄉薦至謁選未嘗
造其門及言之再相羅而遁被逮也九經獨使一老蒼頭
侍行唯謹言狀獄中聞而淂之爲感泣故御史楊爵工
部郎劉魁給事周怡沈東先後以直諫下錦衣獄損月俸
橐饘而致之故善包御史節坐與中人競遠戍範白金
爲匜羅而銘之曰不愧明時無負此心以遺節居山中非
札會不入官府守令以時問政言之無所諱於吏胥弊尤
大言聽者爲縮舌族貧立義田周之立義學教之給邑獘
之貧而勵節者自奉儉不以老益篤衣絕久〻施予

客貉子給事中貞明曰、吾不盡所用以望若　貞明
後居官首謙也四三輔典承朴以御奉先教云
論曰、遂徐向客所為似循吏領其學類正致用亦宏潤
治平臣手也而以資格拘畧見繕部水部非所以用句
客矣侍少師晏被逮銘御史包遠戍譴不以嘆褒為名
者哉至柳傳以為死忘名故生且死之不忘其名故死
且祠之祠之生之也

馬森

馬森、字孔養、福建懷安人、遊太學、與鄭文莊諸公相印攄。以嘉靖乙未進士、歷知太平、有兄弟訟於庭、老矣。森。特設。一鏡。案上。呼兄弟。各鑒其貌。歎曰。更幾日。作兄弟。而忍相訟。感。泣。罷。去。或有中森于御史者。御史究入獄。慮僅十餘囚。悅去。考最、銓兵九江、累進按察使、有鄉紳以外歸殺妻、臺臣欲出之、森。持不可。卒。抵。歷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弋陽盜倚險、扶府判、並擄、森畫策并盜魁取之。即其地設縣。又他盜騏劉斌作亂者、擒誅之。歷大理卿、與鄭刑部曉、同中上旨、稱。貰。城三。平云。除戶部侍郎、病歸、卒。

涓

稅厰之議。罷。罷之。求雲南珠寶。力爭得。年六十 謚

恭敏、森初從王文成弟子林致之遊、爲集朱子要言。而衷

之陸。不事主王氏說。

論曰、森鏡。不。工。焰。凡。弟。森。持。白。焰。也。預貫城三平、不尊

主王氏、鏡。能。燭。靜。而。以。鑑。于。動。哉。無。術、。名。此。學。之。差。

正。音。矣。以觀後世諸學者始信。

王錫爵 子衡

王錫爵、字元馭、號荆石、南直太倉人、嘉靖壬戌會試第一、廷對第二、授編修、歷春坊中允、神廟初、陞國子祭酒、以謹嚴稱、遷禮部侍郎、錫爵為人、美標望、多雅裁、器宇深厚、文采煒然、時論消輔居正奪情者、咸得罪、錫爵為慰言至流涕、居正假歸、廷臣疏請還朝、連錫爵署名、嚴不預、尋以省覲去、客附耳曰、無乃形相君無父、錫爵曰、吾自有吾父也、何知江陵被累、爭搏擊為名高、錫爵獨貽書、當事願稍假以全國體、艱起、以禮部尚書、入文淵閣、力請裁恩澤、重廉恥、以矯前弊、加太子少傅、十六年、江南大祲、引

冊叢之議、進太子太保、時帝頤倦勤、朝講缺、儲位未定、群
臣憂之、錫爵疏請罷曲宴、捐細娛、專精神、節嗜慾、并及孙
儲出閣事宜發自中、上不報、于是群臣言冊立者、咸得罪、
歸罪輔臣、錫爵條極隱陳情、不自白、數乞骸骨、不許、西南擾
邊、時款貢二十年所矣、錫爵議邊事有三、反古謀國應無
事而力持有事、今則又忘戰、守之論一、與封豕生心、犯朝
寢怖止辟戰、追尤首事、一尤也、古策兩縉紳言守、而介
胄言戰、今弁臣畏下、求知事體、款關之利、文吏隋中、觀闡
爭談公寒之功、寶勇不在邊境、而在朝廷、堵禦不在中兵
而在口舌、二尤也、古當机制變、不嫌異同、但求其濟、今皆

逃。責。於。己。嫁。禍。於。人。三。反。也。宜重懸賞罰。嚴督推諉。如虜入。我之指揮當愈嚴。虜去。我之限防當愈嚴。虜驕而挾賞。我之拒之當愈堅。虜懼而乞款。我之安之當愈察。款於機關。在臨期。功效。在事。後。自。當。一。切。寬。假。不。宜。預。為。掣。肘。遙。制。事。權。適予邊臣以藉口逃責之資。朝議頗以為弱。會積議起、錫爵加陳。非。便。一。防。患。之。得。不。償。失。三。官。吏。繹。騷。四。露。國。勢。形。會毋病歸省、由奏、有云分額進之外。又有加進。皇上亦嘗不。儉。但。儉。而。積。之。無。用。與。奢。而。用。之。不。經。等。弊。上優答之、尋趣起、半道、值寧夏李氏之变、疏奉毋休致、兼及兵事、有云多。設。方。略。不。如。少。分。事。任。遙。行。掣。肘。不。如。近。求

本獨恐征徭不休旋生得失此當所睠圖之不在瑣瑣釜
魚旦夕之命也入朝為首揆、請省織造磁器及雲南取金
諸害屢以冊立事反覆入告適有彗掃紫微之變、急請護
前星以安帝星不報、錫爵款曲膺帝意故上語和令閑外
而及臣不諒、再四引咎及入對累云皇貴妃親子不為之
謀萬世安全之計忍使動群疑于天下非使凡衆言容諸
繼以莊論復用危諱蓋多方以動上而上亦屢行其說以
相枝拄既畏人言又念主知既不欲居名而情又不得外
白最久而始有明年出閣之諭儲位始嘿定矣事在福王
傳、會考功郎趙南星被褫、錫爵惜其才為揭救之而心憂

周論曰清漸至明叢上書有田、令中朝璣論乙分兩決使天下士智力彈於桐伺即使一勝一貫輔廷六止滂一半人才之用況始於兩持終於而敗國休必傷上有所處而下未必服則其勢必爭下有所爭而上未必亮則其勢必處下以忤上為高上以反汗為恥上下相激何能有成就若導之使言而據之使一題覆慎而穗納公而已天下有真是有真非不辨自明愈辨愈不明不爭自定愈爭愈不定譬之列星依天而高依日月而明當其上列則有光芒及其下隕與石無異若使宮禁隔于遼嚴威顏遠於咫尺雖錄閣之下同於外臣有何識畧而能康濟有

人

主持伏望勤加審覈接見以消天下之疑以杜衆言之效
屢請召對不得報且請濡宸翰而免口傳宣密保勤獎
章奏至云聖齡方茂久疾非所宜言時事多艱萬幾不容卧
理振閑河南飢民狀爲天以食上以示閣臣錫爵遂請
同官畫疏薪俸勸獎內藏賑之全活頗衆又請覲行廟事
語婉而惻振閑行人高攀龍部郎譚一召等相繼論劾錫
爵好惡偏異上怒錫爵陽爲疏救而意實非之衆論愈譁
遂有錄廢一疏略曰今士風澆甚矣其始二三君子偶見
廢棄人皆貪求廢棄以自附于君知而效之人攻爲難疑擊
背以爲異同之形構水火之釁請罰如其人人如其事而止

上優答、不累行、乞歸疏、入。上始允、汐衛、字辰玉、號緱山、江
陵秉政時、衡年十四、和陶潛歸去來詞以諷。父咲曰、膚乳
三日。氣吞牛可知。及父相、衡舉順天鄉解首、禮部郎高
桂糾之、請覆試、桂主泄徽、衡仲參五執。是臣一口嗟服。錫
爵乃抗疏、桂坐罰。衡曰、大。人。第。為。國。依。爭。不。當。以。兒。家。詒。
急。求。白。也。詔許會試、謝不入、及父謝相、戒辛丑進士第二。
廷對亦第二。未幾、請終養。三十五年、上復念錫爵、召不起、
獨請疏通選法。閣言將。賤貨物政。帝嘉許、急者改其揭語
闕人。科臣段然等遂抗論錫爵陰尊上拒諫、上知其誣、不
問、年七十有七、卒諡文肅、衡辭其同館、有曰種。、。人。間。世。

嘗攖空花了無足道甚亭遂室一宿而去之耳會卒或以其語近誠云

論曰、荊石牖主無不至誠得古大臣体而與如鄭睢堅何防黨禍最先言黨禍最痛是此後且五十年坐黨敗而早如燭計所云天下皆如彈指相似始於兩持終必兩敗又曰、貪賤棄以自附君子而亭觀故縱異同之形古論開黨有及此者乎哲人知幾而否鄉前其學矣与高讓等忤、非主報復其所傷在國是且閩高李諸公以講學開東林有四勝自守情不外白之一辭乎至于論邊事三及明季是而郯近郯時尚未有知其故者如文肅者、

背三揺猶未能望其項背也已。欲得為而此在能為欲為之間嗟乎時為之然

沈鯉

沈鯉、字仲化、河南歸德人、嘉靖乙丑進士、改庶常。神宗在東宮時、以番善侍講讀、東宮偶出箑、命鯉與編修張帙呈題句、帙書唐人叠翰詩、鯉書魏卞蘭太子頌、隨說大義、親賢遠奸、窮經致用之要。東宮為聳聽、明年登極、每經筵、上欽其舉止、曰、沈先生端人。首輔居正疾、舉朝走禱、鯉獨不預。歷禮部尚書、謂建文以革除稱洪武、景泰以分附系英宗、此不刊典禮。最失。攷郕戾附錄纂修、在成化元年已復其位號、而實錄之改、姑且俟之。以後竟無言及之者。是固備。而非有所不可也。建文年號、在成祖登極詔書、不過以

建文四年為洪武三十五年。然猶稱為少主。未聞降削位。號。概曰革除。諸未達成祖之心矣。若夫己巳以後七載事。宜若恭仁康定景皇帝實錄。并摘洪武三十二年以後。後稱建文年號。傳信萬世。下廷議、時河南產麟死、上責撫按不以時聞、對曰、獲此四方之奉奇異者紛至矣。其端甚微。而天下耳而目之。遂開風尚。且物已覽。遽達上前。誠為不祥。上乃止、不遣尋以秦王乞恩、請裁以義。不從、會有淨身男子曾茂者眾、得罪雖遣、對曰、軀。逕猶。非。懲。本之。論。宜。痛。革。其。與。使。俠。俾。不。前。不。禁。而。自。息。輕賤共首輔時行議不合、屢疏乞歸、上得疏、概曰、沈尚書不解意。朕將大用之。時

有老宮人銀杏者竊聞此語令其姪小內監徽報鯉為德
鯉正色曰此宮禁語何得輒聞鯉已司禮張誠亦使入傳
鯉聲容謝之遂語中書高述之善道張司札鯉顧以正
進也十六年謝病歸至三十年召入內閣時首輔一貫以
才稍妨鯉同官朱賡語鯉請並蹤止礦稅鯉曰吾君有体
有幾數日兩疏無乃自贖會長至日閣臣詣宮門叩首故
事賜飯小閣太監陳矩陪席鯉見小內使持稍稍陸來竊
聽知上意傾事鯉耳語屢此時作閣論及矩勝補牘百倍
遂曰礦稅之害中百姓猶小矩曰寧有大者乎鯉曰吾恐
皇上之受損多也矩愕曰何以鯉曰名山大川呵護聖躬

今。破。淺。盡。所。要。爭。在。百。姓。于是上聞是語。急問培補之法。對曰、正、有急言停礦安静既久。灵氣自復。上為首許。嗣又以群噪者不下、難又以用人行政二議。請上勵精圖治。上頗嘉可、已然書事起、為首輔一貫所疑、求去、不許、復懷懷惜才補官二事上令王界清察收地、難力爭之。疏留中、已又以祖陵災変、祈上修省、閔言礦稅。而。中。使。偏。天。下。無。藉。之。徒。借。其。聲。勢。無。不。橫。潢。旗。揭。聖。旨。都。輿。從。張。氣。焰。其。孤。人。之。子。寡。人。之。妻。不。可。盡。述。而內監不盡知也。未已也。酷。拯而継以誣訐。不曰淅撓皇杠、則曰容隱罪人。指其宅有。礦。壞。其。宅。稱。其。墓。有。礦。掘。其。墓。人。莫。必。其。命。土崩之患。

從此基之矣不報已而萬壽節左右有放雀祝延者同推廣其意言之留中請曲貸議礦得罪革錦等不報陝西稅監梁永奏請鎮守職銜鯉言四鎮時勢有不可不過慮者而况重之以鎮守且曰四鎮邊處西陲番回環伺甘固以西青卜阿尾諸酋驕驁殊甚延寧以東今雖暫就貢市而洮明著寧諸酋時伺間隙兼以礦稅並興織造交作轉輸不時屯運適貧閭閻失業生理鮮少而永倚勢作威黨惡播虐已積歲時諸不可測禍猶假之兵柄乎已廵撫顧其志奏永抗旨激變諸狀留中鯉請下奏不報又雲南稅監楊榮為諸弁所殺上怒遣緹騎逮殺榮者急鯉請收首惡足矣

功。大舉以連其反。上從之。鯉在閣五載、初被疑。書屏。天啓聖聰。撥亂反治。而保之。以十望。一謹天戒。二恤民窮。三開言路。四發章奏。五補部院大僚。六補中外庶官。七起用廢棄。八照例考選。九釋放冤獄。十撤稅監。每辰列屏。焚香。祝天。一貫或嫉。內監譖鯉呪詛上。上怒。逮人。取屏。視之。曰。即是呪詛者哉。致仕歸、卒、諡文端、

論曰、文端與文蔚皆共心為國、惕惕、靡懈。成績可觀。雖言之未必行。頗亦有知而不言、言而不盡者。而李以水火啓黨禍。歷數朝。如傳燈。王文肅曰、[illegible][illegible]慎而聽納。公可以無黨。此類首輔為人主持之。自神廟靜攝。人主接見大臣之日少。頃比之閣臣。徒侍序詞之入。姑望幸。夫

天下事有百錯舉無如一語真然者而况司礼自為師膽紛移耳目登於國無是而非之者日以生且益加嗟乎國有是而小人亦以為是也而况君子

周嘉謨

周嘉謨、字明卿、別號景松、湖廣景陵人、以隆慶辛未進士、授主事戶部、出守韶州、清介○累副四川、建武兵變、單車片語定之○旋撫白草番叛○視師邛州灌縣○皆饒方畧○進按察使、請告家居二十年、起原官四川、時中使丘乘雲橫斂、蜀人逮繫相屬、嘉謨為抗解之○擒得奸黠之附中貴者五置之法○歷兆撫雲南、土酋安民擾霑益以叛、率兵討之、獲安民○主其弟安清○盡諭撒其黨而還○總督兩廣、請減滇南額貢黃金五千兩○不報○立官買法○西夷、交趾有越境憂、兵餉煩費、剏盜贖四千金給之○境苦水、築堤南番○四縣水利○歷

吏部尚書、象公得入。光宗即位、鄭貴妃邀封太后、居坤寧、
嘉謨偕九卿科道數戚諸臣、諭鄭戚養性。語嚴切、鄭妃即
日移宮、封事得已。問上疾、進以清心寡欲之語、受顧命贊
揚漣諸臣請見皇長子、嵩呼。以定危疑。偶即慈慶、嘉謨奏
曰、殿下即朝夕哭臨。毋輕往乾清。俟臣等入。從行便。上首肯
之。逆璫用事、忌其執持、嗾科臣孫杰、詆論被斥、尋後借移
宮為罪案、矯旨削奪、戊辰、享。溯。而嘉謨已先卒、
論曰、非有別鑿之力。不足以定鄭嫗。女戎堅於藩反間
也。嘉謨才略試轍裕。而乎用于廷魏。、。柳如。而。戎。魏。比。
女。戎。而。為。鬮。即。嘉謨。何。所。自。見。

徐階 貝賓

徐階、字子升、南直華亭人。嘉靖癸未進士第三人、授編修、典、安、歸、婺、永嘉張璁議撤孔子象、階力異議、且得罪、廷臣多申救者、力問謫延平推官、毀淫祠。擬社学。清从繫、盜阻屯溪亂、監司以屬階、設方略。旬日、獲其渠帥。歷僉事副使、督學浙江江西、稱述王文成不說。亦像祀焉。累遷國子監祭酒、為籍、七請注澈惡。月朔誦之。以言服受淑籍。素服受惡籍。選吏部右侍郎、改事吏部官率婿閉示處。階時。破。例。開。門。延。訪。無。倦。陞禮部尚書、兼改皇太子党、階議長禮稱貢、累請立皇太子、不報、庚戌、虜闌入、逼都城、階請水

而李珍於毀慨自效、中涓陷為虜之貢、
階。計。繕之。令。辦。士。先之。風。諭。澤。戒。備。及勤王兵集、虜果退
起犇豹戍所、為都御史料虜、且言六安卒善戰、蜜中卒善
謀、宜。各。用。其。所長。時朵顏三衛、寔隱導虜、階以露其迹。必
大治之不可而恣之不可。姑。責。以。祈。閫。大。職。使。彼。易。受。而。
後。擒之。上以為然、自是言便宜者。率咨詣階。階請盡任用。
物、孝烈方皇后宮闈之變、有翊護功、及崩、上意祧二宗而
以孝烈主祔廟、階言女后不先入廟。宜祀之。奉天殿別室。
上怒、趣階再議、階不得已、更請太廟奉先殿。各益一室。令
仁宗從祧而后先祔。上亦不許、竟祧仁宗、祔孝烈、然天下

皆以階議爲正〇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上欲罷入衛老階
言非計、因請汰營兵老弱者、而取其餉以充賞費〇脩勇敢〇
皆見納、一品滿三載、進柱國太子太傅、倭犯遼海、階〇請邦
責〇和〇守〇令〇俾協將蔵主守、失事者罪之〇自数擾遼、皆大不
得耕畜、戍卒月餉七銖、僅易米二斗、而錢司二爻、熱階議
移餉其地〇米價且漸平〇上加其秩、給事中吳時來、主事董
傳策、張翀、抱論閣臣嚴嵩罪、嵩疑階所使、詔下三臣獄、考
掠無實、二臣遠戍、階獲解、尋加太子太師、進少師、已嵩孫
査露上、久察階忠、眾札皆問不絕、鮮及分宜矣〇於是御史
鄒應龍復疏論嵩父子〇上勅嵩致仕、下其子世蕃獄、戍

之、上以諸王、忽忽不樂、手諭階、欲傳嗣、令擬詔、階辭不致。遂吏僅二部奏遷應龍通政、遂攝報可矣、然內旨切責二部、應龍、食邪、不宜官、階力辭得免。上久亦悟、輒當直廬賜階、階既居首揆、盡反嵩政、務收人心、用物望、嚴杜筐篚、天下翕然想望風采。前是軍功率及閣臣、階以爲僥、不與。賞。將作大匠徐杲亦有殊寵、上欲崇以宮保、階力持。祖制。罷。是。鄉上爲默然。十五年滿、加上柱國、固辭、會方士熊顯等進長生符、階力言不可、而上因問此日北何以不下、答曰、北邪術惑聽、未宜浸信。上亦頗忿厭之。虜大寇通州、階請先備順義、以奇兵徼之古北口。虜果走順義、不能入、出古

北口。遏代、大敵去。請城張家灣、以固安輸、搖京右扴邸景王永之國、受幸日異、姦人謀欲廢興、階爲匡護萬端。景王卒就國、上下制建壽壇及更興都故宮殿、階第以職匠爲言。工已、初郎懋卿扶嵩焰、歲益淮揚鹽課四十餘萬、額不登、商多亡匿、患則難發。階請仍其舊。戶部主事海瑞上書觸、得罪逮詔獄。階言。瑞未死。以法直言。毋遽與其名。瑞得毋死。上久病欲幸興都、以階言且止。穆宗即位、請罷齋醮土木。復諫諍得罷諸臣。奉節行及怙進久廢者。御史齊康受新鄭指、首力詆階。階引罪乞休、九卿大臣咸代階辯。而臺諫日劾康。連新鄭。新鄭去位、康亦遠譴。時有中旨令館

臣撰中秋致語，階謂先帝新棄群臣，非宴樂時，臣不敢奉
詔。上於是為罷宴。上謁陵，甫至齋宮，使中貴以意問曰，祀
在次日，即輕騎一出，觀形勝，恐無害。階曰，上以祀來乎，以
必觀形勝來乎。上遂先陵事，已欲用太監李用等分監營
兵，又命修內教場，勒中貴習騎射，階持甚力。上難階，且止。
至欲一幸南海子，以階諫，不果。一品九年，再滿，力求去，詔
慰留，加伯爵俸，固辭，尋階與中使李芳忤，稱病不出，御史
張齊因污階奸利六事，階再疏辯，獲允。新鄭再起，銜階意，
適漢陽知縣孫克弘家人公事入京，科臣韓楫撰以階同
鄉謂階所遣，怵入其計，索私書不得，蘇彰言克弘黨，緣遷

特、拄口詆陷、拱又使所暱監司郡守、曲伺陷黨里、必傾陷陷。恬然不校。拱敗獲免、甲戌、孫元春舉進士、每戒之曰、無執之地。可以遠忌。無怨之身。可以遠謗。咸謂名言。卒年八十有一、贈太師、謚文貞、階封器者成。學本姚江、生平與姚滕之侍。無臺榭之飾。與人無偽。田宅祿養。以推分第侄。所著有世經堂集、文有根抵。嚴於法度。同鄉夏寅能文、留心世務、嘗以諸葛武侯、范文正公文文小自期、歷官布政使、嘗汎論西京離合之勢、以制夊天下、重臨清徐州以固南北咽喉、正風俗、主紀綱、崇文化、作人才、并議文廟禮樂之數。皆、、本。又曰此生不學。此日間過。此身一敗。為三可

惜。

論曰、姚江身其學不能遠忌與諍然則文貞其有加精者矣夫明之朝其間諫責陳與鳳歷朝良弼得行其志幸而成名與不得行其道幸而成名於格心之法尚若絲黍文貞之心無愧無忌自處其成名而非幸也哉晏

寅三可惜、不從致知入、頭至論頗合則、

張任

張任字希尹，南直嘉定人。嘉靖中，以進士高第，擢工部主事，大督淮浦漕，被操於職。吏不敢竄緣為奸。有奇羨悉以歸長府。比三歲，得八萬金。滿考無害。晉員外，治武庫。同舍郎黃元恭輩與任皆好為元白，言頗侵分宜嵩。嵩已聞之，不善也。會韋帥鸞句上請，均稽武庫仗，得借以中任。任等悉外補。任得大名府通判，量移同知嘉興，遷袁州府。袁故分宜里居也。分宜嘗從容謂次相華亭階，為我擇一良守。階曰，以趙穎川鈎距所不知，欲祖廉之，則亡踰任者。而分宜故心忌之。遂以任。任至官，迹日取分宜暴橫舍人知所，三木

嘉曰、此國而王、忠小民意也。憂去、補嚴州、嚴俗樸而簡、任一切用柔道理之。鄢中丞懋卿者、挾分宜重、不鮮臺綬、而治艇改所至假檢攝為恫喝、公於帑如掃、備難任、無所問、而曰去之。此書子孫項不易語。蓋時淳安有海瑞云。既分宜罷、任始擢山東按察副使、久之、佐治漕、工部就官署大婁、楊與子女四俱被灼、任病悸、乞骸骨、不報、遷參貴州藩、至長沙、忽心動、後上章乞歸。不待報。而外艱訃至矣。起浙江右布政、移山西、時嶺右大藤破八寨黨、逮能令貊嗾二土司、尤猖獗、任以右都御史、出巡撫廣西、簡行伍、申約束、蹶通賊諜。公度亦貪墨。抽銳士。分道治賊。刈其渠明尤無者。

收閩。復入鞏郡。合搗其穴。不三月、悉盪平。斬級無算。虜男女如之。牛畜器械萬萬計。圖善後七策。設三鎮。戍要害。分信地。迁衛所。廣屯田。開道路。議糧餉。上從之。而任病亟卒矣、贈兵部左侍郎、錄一子入太學、

論曰、分宜能守袁州守。而郎御史不侵嶽州。希尹作用故。別武猶以華亭好口哉。然則清勤素白。亦眾恣之歟。乃名在藤蠻。以漢強項得行其所為哉。又以袁州分宜。不能。不存任〻之幸也。

趙貞吉

趙貞吉、字孟靜、號大洲、四川内江人、性通穎、六歲讀書。日盡數卷。年十五、得王守仁傳習録、以為獲所歸、嘉靖戊子、首鄉荐走謁故相楊文忠廷和於里、廷和一見嘆曰、孟靜。社。稷。臣。也。内艱、寓佛埋古剎、不御沐飾者數年、舉禮部、廷對、都御史王廷相擬其卷曰、雖汲黯。策。亦。能。過。也。上嫌其語。覺。置二甲。尋悔之。乃首列庶吉士、時旨留館、授編修、貞吉奏請求真儒、以贊大業。為執政所不懌、謁告歸、起歷遷國子監司業、進諭六館士、首揭中庸性道教為訓。鹵薄御都城、援書入朝、責欵急、上集群臣議、日中莫敢發、貞吉大

言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其若下詔引咎。錄前尚父之功。以勵邊帥。釋沈束之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餙文武百司。共為城守。遣官宣諭諸將、並督力戰、賂以左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領勅宣諭、并給白金若干惟所措、傾動未有督戰語、貞吉以宣諭事畢還奏、上怒、謂貞吉所領金、未有措置、第為尚文東遊說、詔錦衣逮杖落職、捕廣西荔波典史、量移徽州府判、已而上每念及貞吉歷遷光祿寺卿、六任官南都、三殿災、貞吉移書執政言大工復作、不見提編加賦。重困於民。相嵩見之、大忤、又三年、陞南戶部右侍郎、厭歸、改北、時議薊州增設戶侍一員、督餉

練兵、嘗以屬貞吉、貞吉以部中與薊州何異、必無益、嘗作色且罷、瞅其黨給事張益劾貞吉、奪官去、貞吉屏居玉溪莊、聚諸生授申致知之旨、隆慶改元、起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暨掌國子事、尤日肄官、時北虜陷石州、貞吉數與執政議邊事。不合、乃自求南禮部、既行、遼上稍勝楚無貞吉。諭選貞吉日講、乃授以禮部尚書、兼官、時議招練南兵十萬於張家灣、貞。吉。執。不。可。罷。南京建振武營。已致大變。今欲十振武營於都城側。進文淵閣大學士、入輔大政、請論人同邊臣棄城之罪。不果行、又請遵祖制。狀兵權以歸戎務。將見操官軍九萬人、分為左右中前後五營、

各擇一將統之、責令嚴督教習。仍以文官巡察之。每歲春秋校閱。凡將官能否。軍士勇怯。校其生熟。皆得奏聞。而賞罰行焉。要令五營盡成精銳。有事則領此將兵於閫外。事平則納印歸本於營中。上以爲善。而亦不果、詔貞吉薦掌都察院、加太子太保、會兵部尚書霍冀爲科臣所論劾、疑貞吉主使、力疏求退、貞吉亦疏辨、乞休、上不允、閣臣高拱銜故相徐階、欲中以危法、追疏階假託遺詔、凡起用先帝罪臣、明係彰上過、宜有以治之、貞吉拂衣起曰、若。是則將。如余。亦。黨。罪矣。拱色變、遂不得逞於故相階。嗣又以故錦衣陸炳係階所客、嗾御史追劾、舊例一品應議、拱不待議

職擬削奪沒産、自是貞吉與拱大忤。未幾、俺荅孫把漢阿吉等內降、貞吉請慰來者心、詔與那阿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時酋求封貢稱議紛然、貞吉獨請暫撫、始置封貢事、第令俺荅速獻投酋叛人趙全等九人、易其孫去。是時考察科道、旨從內出、貞吉曰、是新鄭、洩僻法、爲報復計也。疏、爭之、給事中吳時來伉直不附拱、拱銳欲去之、貞吉不可。爭至日中、拱知貞吉不可奪、卒從貞吉、以故臺省名士得全者衆。然拱益恨貞吉、刺骨、嗾給事中韓楫、杜劾貞吉、貞吉疏懇放歸、俾拱復專內閣、上允貞吉齎還、時論惜爲後酋果逐叛人趙全等、獻俘禮成、上以貞吉嘗與議、廕一

子中書舍人、貞吉抵家、諸門人請設教聖水寺、擬作二通、遺諸門人、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二通各分二門、內篇門曰史通、曰業通、外篇門曰說通、曰宗通、內通之門八部、史通部曰統、曰傳、曰制、曰誌、業通部曰典、曰行、曰藝、曰術、八部具、而百代九流之緒備知、外通之門四部、說通部曰經、曰律、曰論、宗通部曰單傳、直指、四部具、而頓漸半圓之旨悉矣。疾作、散編、卒年六十有九、贈少保、謚文肅、貞吉孝友天至。剛忠英偉。稱其氣貌。解褐即身任天下、慶先一語。雖百挫不回。其文章不襲人後。而博辯雄深。要歸於道。

論曰、述文肅所著述、儒禪兼。以是為文成之學也。而不

大見共用如文成。漸鄭以稱忌故忤文肅、卻不能奪文肅、聖水寺固在也、在文成學擬禪。而不言禪。在文肅學擬禪之學。不必不言禪。此有同異微分處。

葛守禮

葛守禮、字與立、山東德平人、嘉靖己丑進士、司理彰德、有盜擴進士族百家平之。入主事兵部、歷高麗貢使、却其私交、國王為立坊界上。以志其德。歷按察山西、晉藩道官清牧地歷門外、酷掠致亂、閑傷王官、守禮但治倡亂者。使吏代輸其賦。事平、改布政陝西、秦藩以牧地侵民田、五石職上、守禮仆其隴上石。田遂民。韓貧宗譟、會城晝閉、曉譬定之。且入覲、藏吏奉羨金為裝、叱不受。吏曰、徒羸橐入、知曰、安知。後人必入此。既上計、黜其小吏、亦黜也、為引罪布政。撼報不實。何忍小吏受枉。尚書歎服。歷吏部侍郎、侍識添

故重臣、省察各郡、守禮曰、是。擾之。也。責巡撫便。尚書缺、守禮攝部、相嵩意有私屬、不。應。令別推、必私屬、必不應。以是忤意、遷南禮部尚書、條禦倭四事。精選將而重任之。調近兵以戰。練鄉兵以守。曰、上要擒擄、不任也。倭野戰則長、攻城則短、宜占地令清野。且勸諭巨室。不責小民。以備價之意通之。亡何、用災異自劾去、穆宗即位、起尚書戶部、時發帑金發邊、議汰伍、守禮曰、以黃金貫家怨哉。議止、寶曰、也。蓋不。淺。即國。貴。無。經。錢。法。多。鑄。而。務。精。則。私。鑄。無。所。取。贏。門。課。權。稅。厲。收。報。錢。則。民。不。致。偏。滯。復上寬農書本賬。艱歸、起刑部請嚴酷吏。後抗論客兵之害。罷裁補郡縣。一切編為

保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即以客兵行糧食之。不果行、時進論方士王金進藥世廟註誤、孚禮獨以爲証、一時服其得體。改左都御史、振紀綱。禁侈靡。且請議本原。自朝廷始。曲年世令不任、朝議流官易之、孚禮請舉賢。和以代世職。如。故。以太子太保致仕、守禮通經術、嘗論宣鎮是守南山爲非計、又論揚州鹽商、無力赴邊報中、鹽多積滯、以致邊商不行、發山亦不舉、何以裕邊、又論。招。軍。不。如。練。土。兵。船。艦。軍。名。可。以。精。用。著有家訓靜思稿若干卷、卒、謚端肅、

論曰、端肅風格。物見乎節三譬。而禦倭裕邊兩算。確有裨百世。惜不果其行。識條鄉兵把要。但清野。奈今狂逸。

倭自盡兆周亟先委數郡之策也何至今為東西坐大困而練土著一法後世防邊無過是不征兵而兵足即與以募餉而無世家在道之費而餉減彼耳目習見畧生忠害切則忽勇且間護其里與鄰人而護其里事急能近者護其里與能遠者而走以護其里熟便又況危疑怨毒氣熱則力散大何所賴之而主邊計者率不出此則以喜功與邺責兩念焉寔寔困困之意李牧十年內不貪功而將略千載莫媲焉將將者之能知觀明李榆林癈將尚能自攜致死豈非練土著之明驗歟

徐中行

徐中行、字子輿、浙江長興人、白皙美姿容、能古文詞、工詩癸以嘉靖進士、授刑部主事、與諸曹李攀龍王世貞交蹯。同年沈有嚳、宗臣、吳國倫、咸相劘切。會郎官楊繼盛上書劾相嵩、論死、中行時饋食。繫中。間入。一慰勞。慷慨。歎。歔。進郎中、繼盛喪歸、中行解橐遺賻之。相嵩乃伺諸嘗善繼盛者、於是太宰李默、被嵩譖、下法曹、嘗中行識默、素知中行。中行意稍寬之。謫不可、出知汀州府、時廣寇蕭五以衆犯汀、中行啟關入避難男女無數。堅壁去賊。賊不能破。移圍指揮黃光昱、中行開城協擊、敗之。盡獲其所俘歸。後令代

兵高吳道微之。擒其酋。推功武平令。故中行臺也。已謂三
圖當要衝、議城之。以一通判控治。既竣解。憂歸、起汝寧、但
王負上寵、創築城垣及諸不法事甚夥、中行承會勘、覆覈
為王數利害悉。王悚。主毀垣。及省諸不法。有大猾誣中通
判何甲、被逮。何義不受辱、雖經死、而猾賂横自若、中行為
捕猾致於理。決人快之。左遷歸、士民遮道哭。中行性好客、
客滿座。所精能鐵韻語。操一藝者。闕衣衣之。問食食之。為
草書嘘虎。文數十函不儲。中行坐是益困。意樂之。補長蘆
之轉運判官。甫三月、遂擢瑞州府同知、超為山東按察僉事
內艱、補湖廣、巡武昌、故友諫陳氏後曰柯彩鳳者、負湖為

資數、中行撿而覽之於獄。搜其積粟藏鏹。以賑飢民活萬計。黃鶴樓燬、計以廢殿材新之、忽江漲、有大木無主。隨水下者數十。以樹樑棟。楚人異之。叅議雲南、遷副使福建、所攜書數千卷。遠不能歸。實滇庫。轉叅政、有羨而齎於倉者、凡七十家、中行廉得之。以輕重罪讁。自是軍食足。進按察使、中行三治其省、政蓮習。城西有積水百頃、一山踞之、爲劉亭湖。沿堤植花李。輕橈徐進。與僚從稱觴賦詩。樂之。遷江西右左遷、偶宗室有閱墻者、至自發其隱、中行百思所以保全之、不得。在輿忽眩不可語、抵署、中夜卒、貧不能歸喪。時王世懋分部南康、爲經紀其道里費。海內與中行一

西。無弟嗚咽悲號。中行孝友敦睦。夏然長者。性有臧而無否。群財好施。為詩格高而調逸。近體安雅悲壯。無子、有青蘿館集、續集、大同山堂前集、若干卷、

論曰、此風雅之歸也。王李始之。中原稱七子。其詩附以見者、猶武卿簿書為塵累。頗尚晉慶。若子與、弇州、故克辨艱難。而弇州猶媚紀載。時天子尚清淨。中原無事。所為韻語。大率雍容浩博。而無惻憫贅雖之情。

喻時

前時、字中齋、號吳皐、光逆人、嘉靖中、以進士令吳江、用治行第一、徵拜御史、尚欲永貢、或謂狡猾我、弗許、使時疏曰、酋以虔給我、而我還絶之、是授彼名也、酋以寬輸我、而我逆拒之、是創彼心也、我且、又代負大不爲彼先、不爲彼後、內固吾之守、而外探其幾、此在一才邊吏任之、仍條陳膚十四事上之、咸報聞、相嵩初幸上、有異聲、時抗疏論列、謂其人險而詐、久之且亂天下、疏入、度得罪、素服候訊、伏闕上、心動、時語而雖去、嵩爲己、弗究、時遂少視鹺河東、歲旱、或曰旱利鹺、勿禱雨、時歎曰、吾豈忍以吾職易吾民、禱輒

應。於是歲大稔。而饑饉亦不繼。相嵩日益貴用事。時移疾歸、强起撫蜀、自方面大將而下。廉諸不法狀。窮治亡所縱。蜀以大治。一夕、夢若内攢數十百入環親救、次日問所部、則有野火飛渡江為災、近千家、焚死者又能燎、時為棺槥。埋之。夕、復夢來謝。歷右僉都御史、督西轄六郡、時隸兵寬。遷將抵陰。虜騎入犯、距浮圖峪十里、覘。戎帥怯。遁逃引去。改督操江、往南臺數上疏陳便宜、計擒大盗汪然、朱良弼等、振武營兵驕、屢倡亂、時奪其謀。進左副都、督漕運、時故嘗為江南舍、悉利弊、為四議以請。其大指約束長賦者。毋私兌。留減存料銀。添給運卒。行糧。改徵腳直。詔可、著為令、

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時王剛璞率將士出邊、擣首虜百餘。馬駝牛羊稱是。虜言能賓兔台吉入寇、時合三鎮兵邀破之。獲首虜五百餘。又以疋緞兵犒虜、獲百餘級。三上捷。久之、拜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虜入寇京城、時佐大帥鎮遠侯營于郭、虜不敢越而南、出為南兵部、以學言謝去、已復召為南戶部侍郎、條上四事、曰明主遴、重部遴、省解納、分水兌。銘次第行之。久竟以不勝劇卒、

論曰、忤分冥請曰。皆從積擸已去之後。吳阜蔟之最早。使撤平抑之。可不至流毒縉紳許許。顧分冥究不尋仇吳阜也。則吳阜力自遠。與共一決而以身殉言者稍別。後

世盛稱殉之者而首論嵩轍忘之

程烐

程烐字文純、江西南城人、嘉靖中、舉鄉試、授景州學正、祇礪名節。次以文藝。主瀛洲書院。充浙江考官鄭尚書曉、共首進也。內繁、補曹州、轉松江府學、烐力鎮浮姬。崇廉質。謹條約。上權理。士習丕變。擢知鹽城縣、鹽城海邑、民罷賦猩、多奸弊、覈正之。極旱蝗。活冤獄。築堤捍決河。省倉便轉運。凡與民興利去害恐後。轉上元、俗雜。政廠、熏閹尷贅、臺省牽制、烐一意利民。以誠感孚。與請僉然。有誤殺孝陵獸、坐死、烐白司寇。得末減。時霍尚韜為南宗伯、頗有風格。民譏有曰、禮部霍韜天有日。上元程烐月無雲。歷守鎮遠、鎮遠

不平反方也、炳勤恤其隱。屏私餽。寬椎市。懲暴橫。清驛傳。決疑獄。省浮費。毀淫祠。建社學。卭崗叛、豪猾與私通者、痛鋤禁。擒其節。桀驁不敢犯。轉陝西苑馬寺少卿、稽侵地。核收軍。簿藏丁馬除補。疾作、致仕去、炳入官四十年、祿終一德。白建節婦孝子忠烈祠。旌野死者。其折獄不務苛刻。要以理屈其心。令訟者愧伏。退。或相視。泣解。分去。必有諭辭。猶居一樓。兄子又舉其年仕驚。作難自障。爲詩。有風雨半間樓之句。發紀實云

論曰、程南城風節。治安攸賴。而以乙榜歇事四十年。不獲吹長安一黍。資格之拘如此。使在創科初造。沈尚書困

年尚書富、楊都御史信民數節。綿當之裕如也。乃副范禹、曰、過。此。無。心。處。之。矣。

張佳胤

張佳胤字肖甫蜀人也自號崌崍山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為滑令有奔而急桀者一縣耕之多邑門叱曰我官校也縣官欲捕劳邑耿氏豪度與令遽出匕首叉令項逮與我萬金免令佳胤曰即安所得萬金辭者曰以閒藏吏佳胤曰藏無金即有之上賦長名氏乃藏金法必死兄等寧死法引其項前曰速取知群者曰吾輩得金須汝首何為佳胤徐謂曰郭中多富人我出一紙授之即不當可半致也呼一小吏書應賦二十人入致二百金來時承簿賜嗜儀門外得令所賦金主名乃官游徼號武者也人偽本二

十金。而袖短兵前躍。令曰、倉卒中所賦金止此。佳衛陽怒。曰、賦汝人二百金。今千一。何以辭二公索一人。急前火之。首。袖中。隙之。首已。諾。北、群縛。斧。者。執之。則知名。賊也。急跡郊外、有四輩病并執而縶於郁佳衛治滑有聲。時李于鱗守順德、為此堞、佳衛嘗出其詩贄于鱗。于鱗為折節、講鈞禮。陞戶部主事、與王元美遊、而豫章余德甫、汝南張助甫、滄相與翱翔其間。稱二。甫六。官頗浮沉、最後為都御史、巡撫應天中丞語去、召撫陝西、木上、改宣府、盧劉部長滿五、擁鐵騎六百闌入胡居口、行剽掠、時已通互市久矣、佳衛檄大帥厭錦、伏兵邀之。生獲其副八賴。滿立伏求之。辭甚哀。

佳胤以屠大帥錦、俾建旗鼓。縛八賴將斬。而赦之。八賴感激去。逡巡滿五騎、挾莫實、佳胤下令、有浮于一餅一肉者斬。滿五乃焚肢棄台吉、馬駝牛羊以償。然滿五銀定倘不決强、倭答不能制、於是廷議補益之賞。以羈縻之。佳胤獨建。議謂漸不可長。虜既聞佳胤治兵。互相恐。乃更選所掠人畜。獻馬百六十匹。牛羊橐駝稱之。求勿絶互市。上稱佳胤處分能懾虜。是歲、佳胤所減省、繪錢以萬計。城七隄一城、又城獨石、半壁、貓兒峪、三城、修南山邊墻萬六千九百四十丈、功倍而費省。入爲兵部右侍郎、先是浙撫以中旨、減營卒月餉三之一、且以新錢半之、時錢法壅不行、卒

無所得食、粟而縛撫軍車中、撫軍以二千金謝遣、南閩權
倖上撫、慮而得民。輕身出。以片語安之。次日、二縣魁馬文
英揚廷閑、陽自縛請兩臺使、曰、吾實爲之。請受法。他無與
也。然兵皆匣以待矣。臺使者、撫如何、姑以好語慰藉、縱二
人歸。諸兵聞、始以佳儀出代鎮、而市民之亂復作。明若夜
後不均。求兵亂踵起者。彩城中諸耕、各技後大、户捐錢粟
募遊手充之、至是必正身見任、而役者往往倚豪有力、以
免、前游手人以驟大募、不悉、會有丁佐卿者、僑霆、素舞文、
與市大猾相結、請官府、請如故事便、率不聽、佐卿忿曰、即
吾曹無爪距、皆兵之不若耶、諸大猾猾：動、而令佐卿坐

也法、郡杖而斃之三木、紳大猾譁衆奪之、立斃應二十人、焚劫豪有力免役者之家、揭長竿、裂所掠紳衣幟之、裹白及相向、破兩臺使者門、盡褫其衣裝、以出監司而下、走匿佛龕、僅免、佳徹方抵治、從數卒、輕肩輿、好諭之。衆即首退。已而復剽掠巨室、夜火光亘天、佳徹啟授策營。即誘前二黠文洪、廷用、令剪亂民贖罪。二人奉命喜。帥群卒奮討之。擒其豪五十人。梟諸市。亂遂戢。乃仟功二黠。給冠帶。意自得。蟻視群卒。稍侵侮之。群卒怒曰、爾吾伍也。何至是。佳徹獲授策營即。來群怒。僉二黠戮之。餘皆赦勿治。兵民兩安。俊部拜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三鎮、時遼左

與大酋土蛮近、而開原夷屬奚、逞家奴、仰家奴、與之通、爲嚮導、數犯邊、佳衛令大帥李成梁、率精騎搗其營。斬二奴、後有寧遠伯設伏之捷、築堡百七十七、墻六萬五千七百尺、加太子太保、陞兵部尚書、致仕、卒、

論曰、崆峒與弇洲等、並郎署時、六七雄詩壇。頗一世。乃獨況毅。蔵用不露。知非止詩人已也。弇洲與詩、期以同條筴之略。崆峒自信不如。非誠也。然而料邊故長。頗有成績。至定浙閩不過反掌事。以其不成功。不入叛逆。爲悉情實於此。

梁夢龍

梁夢龍、字乾吉、號鳴泉。北直真定人。嘉靖癸丑進士、以庶吉士改兵科、科給事中、劾先後丙冢宰李默、吳鵬、號敢言、擢吏科都諫。以順天府丞、副臬河南、河决沛縣、領河務、彰其績、功成。參藩閩內、治兵精嚴。隆慶中、歷僉都御史、鎮撫山東。先是遼饑、嘗海息登萊島峙中有數千、久之、出沒抄刦、無虞日、夢龍調上將、出三策。東土遂安。已河塞、宿遷口、廢運艘數百、議通海運。属夢龍加俸一級、以右副都移鎮中州、中州盜蟻結、夢龍曰、吾獲盜賊功、誣吾民知法當使無盜。畫九議行之。不數月、戶啟扃卧也。神廟嗣立、歷戶兵二

部侍郎、改右都水、制蓟遼、剔除四鎮痍苦。於是簡軍實。修馬政。築城堡。謹斥堠。擇將領。精偵間。先後奏大捷九。俘斬共三千八百餘級。名酋首二十餘顆。獲馬三千五百餘匹。蔭一子太學生、一子錦衣衛千戶、邊墻成、晉太子少保、蔭入視兵部事、除積為之令。以蓟遼捷、晉太子太保、蔭千戶世襲、陞吏部尚書、有故入求郵鐵、旁曰、此。豈。俗。能。可。取。耶。其人慙去、江陵居正卒、張四維為政、素與夢龍郤、夢龍遂為御史李植所訐、及乞骸骨歸、所著有賜麟堂集、讀書日錄、史要編、海運新考、各若干卷、

論曰、諸邊才。大。率。能。無。盜。不。能。使。無。盜。隆萬間、中上等

乎不見兵策夢龍所云不訌民可以不訌民也而邊事亦易見功。然非江陵之善用鳴梟。鳴梟即欲以難見功亦恭不易。張四維持。有乞骸而已。

楊博 子俊民

楊博、字維約、號虞坡、山西蒲州人、嘉靖己丑進士、知盩厔、徙長安、治清。有劇盜、督士兵擒其穴。陞兵部主事、上章承天、大學士翟鑾行邊、檄博贊畫、巡遼求時、建州海西二部貢不至、謀為兀允住所閑遏、博言鑾、令得補貢、而勅遼東鎮撫、治兀允住閑遏之罪、調職方、虜犯湖州、議備京師、既出陽和塞、條善後、歷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條屯田事宜以上。擊虜八里河灘、頗斬獲。復城鎮羌永昌、山丹、鎮番等處。初、哈察哥木蘭為土魯番所逼、以五千衆內附、初議安揷白城山、未果、博至、促修威虜、并金塔寺、古城、添築白烟等

城堡九七、建墩臺一十有二、諸葛樂從、移帳七百有六。數十年晉患不作。請增榆林泉大岁泉諸處墩臺。鑿龍首等渠。墾田三萬餘畝。上從之、以功轉副都、時鎮遏、長峪、橫嶺、三城為西衛、博令固鎮遏以扞二城。嘗與總督曾銑、合奏仇鸞。及鸞內結、嵩銑、而博為上所信。獲免。鸞敗、拜兵部侍郎、經略薊保二鎮、博謂古北口潮河外、貫戍元避暑故道北、爲入寇之第一門戶也。乃相度地勢。增築墻堡。分屯勁兵。以為應援。又創為墩城之法。行之小村大村各異。使之家。自為守。人自為戰。召還提督九門、故事、歲七月輒分兵守陴如堞互、博曰、此自疲術也。亟罷其營。兵不勞而費省。

出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先是邊臣多調客兵。惇謂。當練土兵。而捐本。又謂增兵不如練兵。增馬不如養馬。禦敵之機在戰。戰不如守。守總以正。馬不入為功。三十三年。西虜把都兒、糾其諸部七大首十餘萬騎、百道並進。惇督軍右北口、禦甚力。虜不得入。并力孤山堡、夜躡堞上。我軍靳脫陷。虜氣沮。多所斬馘。虜退屯馬頭山、遠亘數十里。惇令死士持火器。潛入虜營。夜四五駭之。虜驚、自相蹂躪死。比明遁去。論功、晉右都御史、兼侍郎、廕一子錦衣衛千戶、明年、虜萬騎入鷹蘭谷、擊却之。召拜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議固宣大。宜守北口、石門、一帶。議防薊遼。宜守冷口、

古北口、昌平、紫荆、倒馬關、一帶。而又明戰地。調兵食。供有碩畫。慶歸、會兩俺答、黄台吉、脱脱、合圍大同右衛六閱月、台遣本兵、出援、尚遲去。議。者。後。城。守。以為廢將在城矣。擧。利。害。切。身。不。賞。而。罰。與。現。任。亦。為守。城。之。主。而分守出戰之事不預。請蠲被虜州縣税粮有差。復。議。守。隘。調。處。激厲壯勇。略同薊鎮。間報虜諜。修復墩堡。申明職掌。數。事。而。邊。功。則巡。撫。與。本。兵。不。濫偏。賞以。防。猾。大。擒。飾之。罪。上皆允什、遂與大同右衛東路牛心山等堡寨、築墩臺二千八百七十二座。掘大濠二道。各長三十里。小濠六十四道。晋太于太保、虜黄哼來最獟、輕騎擾邊、計擒之。虜徙帳去。已虜

後入薊州。傳移鎮居庸、擺邊擢武者三。號嗜奔火。旌旗插千里。南望見塵不敢近塞。乃還、加少保、傳語諸將曰、兵馬撲伏為要。然須設於賊衆將至之日。不先時以老師。於賊衆必由之處。不遼遠地以玩寇。敵過即擊。不然期以賞賄。時浙督胡宗憲、入賂捫嵩欲以平倭功封侯、傳執不可。授杜國、贈三代。請給三鎮播種之資。可得秋望。比之歲荒乞貸。省費實多。已南土嘗寇大寇逼東、破錦州營、擄方寨都之。已而南自牆子嶺、磨刀峪、潰牆入犯、京師戒嚴。總督楊選誤聽偵者馳援潘家口、傳邀止其行。不得、手為書三止之。又不得、傳內援。總兵孫臏、遊擊趙溱、戰死。灤東副總兵胡鎮

重創定、宣大總督江東、率衆壁喇義、酋飽去、誤躡尾之、參將趙岢、代大擊之、頗捷、惇乃條上經略薊鎮事宜六則。俱報可、後上京營十事。一核操練之實。二核戰守之實。三核將領之實。四核軍士之實。五核議論之實。六核火器之實。七核兵車之實。八核城守之實。九核彈壓之實。十核哨探之實。上悉著爲令。舊例擺邊、始六月、迄九月、撤邊、惇曰、當以虜情緩急爲分。不必拘泥月分。一品再考、改吏部、帝崩、莊皇帝奉遺詔、錄忠諫。舉遺逸。惇皆贊成之。修平宸濠功、復新建伯王守仁爵、一品三考、晉少傅、兼太子太傅、謝病歸、後起、以冢宰行兵部事、時報虜警、寧前急、惇爲條議預防、

中貲。神宗嗣立、以一品四考、晉少師、兼太子太師、請擢兵科兵部屬、改差邊御史、俱以習歷邊事、有取用。以備他日兵備潛撫之用。癸酉、分獻夕月壇、疾作、歸數月、卒、贈太傅、謚襄毅、子俊民、字伯章、號本菴、嘉靖壬戌進士、稠樸郡主事、有招賜賚戚里、趨紐宣言、謝曰、此內賜也。且於迎和門須之。非禮官所得與。不知社。歷僉都御史、督漕、前二年、積羨八萬五千餘金。令民得占墾東土閒田。而輕其租。數年可易草萊為沃壤。改兵部左侍郎、會議肅王嗣封、款木可遙罷。陞戶部尚書、首言萬曆六年所增內供銀二十萬。宜停取。邊餉向止四十萬、今增至二百八十餘萬、宜損裁。議木

決而爭憂卒叛、朝鮮中倭東師且追、議增埜失、議拜爵、免罪、議勸輸、議借漕、議轉小東粟、而又皇長子出講、長公主嫁、仁聖皇太后喪、百補浚恐後時增取滇金、暹解、補宮珠寶、爲言皆至、俟民。爭。事。爭。執。初止礦議。旣而奸弁獻諛、以濟大工爲名、於是礦使四出、搜珠權稅、稽積埜括羨贖利盡歸宦官。而民害始大。百隷不入。進太子太保、攝家宰、卒、贈少保、俟民沉痼有大罷。藐々法理。閒亦以權衡正。稍規樸棄發云。而完節料行、以綱讓忌忠死、猶造譽共估計疚

論曰、國。家。壞。於。不。知。兵。而。好。言。戰。楊維約諸條責。事々可行。事事行之歷久遠可無弊、惜乎朝廷專務粉飾。意

不去偏。及其衰也。操卷而思桂約。亦何及哉。子俊氏之

能於度也。來教之故也。然。知勞。而。後。可。以。云。知矣。

張居正

孫同撤入
敍命目中

張居正、字時大、號太嶽、湖廣江陵人也、嘉靖丁未進士、以庶吉士授編脩、徵深求國家故典、與時政取衷之、時嚴嵩為首輔、居正有其門入、頗得嵩意、居正深仰之、歷國子司業、與祭酒高拱善、選侍裕邸講讀、已裕王即大位、居正以院學士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總裁世宗實錄、進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時閣臣六人、徐階、李春芳、頗折節下士、而郭樸、陸以勤、號長者、獨高拱驕戾、頗不容言路、居正最後拜、獨持體分、威望重於他相、上言六事、大率慨世宗末機政體漸即淩夷、意振刷之、未能也、而拱去、趙貞吉

入、位居正下、然自負長輩、閤呼居正張子、有所語輒亨則

曰咲、非爾少年所解、居正內怫、與中貴人李芳謀逐拱、

俾領吏部、計以抵貞吉、拱至、春芳去、貞吉不能為拱下、亦

去、承閤臣獨居正與拱兩人、而拱益獨淺言官先後抗章

極論拱、拱疑居正實使之、面斥居正數、居正色赭謝之何、

上晏駕、司禮馮保、又見抑拱、奉太后命立逐拱、上幼沖、居

正尊上嫡母仁聖皇太后、亦尊生母李貴妃皇太后、特加

慈聖二字、從居乾清宮、撫視上、主持國家、馮保稍稍肺腑

內臣、加居正右柱國、進兼中極殿大學士、居正受平臺面

諭、慨然以天下為己任、政自己出、會大計發事、請上召群

臣述諸之有曰近歲以來士習澆漓官方刓缺愛惡橫生恩讐交錯漸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為人臣酬報之資此後有不精白乃心恪恭其職戒祖宗憲典具嚴朕不致爾赦勅下百官陳懍居正一意以其初所陳六事力行之期於法之必行言之必效首重考成於部院六科及外撫按凡所奉行章奏各以大小緩急為期限違限有遁劾之內外官復重久任郡國守相有異等進遷陞擢勞之六曾積有功能拜卿寺轉臺省有司積欵不如數不得陞遷此其用人行政之大凡也盡取天下之土田清丈之俾足國利故額民無逋賦官無重斂用給事中楊言之說以清驛傳自

兩部大臣及各省方面、不得濫一大一馬。用提學御史榷鐵之說。以清學校人邑不能過十五人。鹵歲與我互市饒馬。則藏民種馬。令以其價歸太僕。歲可積金四百餘萬。此其樽。節理財之大畧也。嘗設御屏文華殿後。繪天下輿圖。左列文衙。右列武衙。各為浮帖。十日一易。以便朝夕省覽。凡事。取上旨。行之。上式設免刑、居正曰、寬慎不決。太和不復。與其瘐死。獄中。而人不知。不如。伸法。而天下警。戮國朝湖、教化法、當建、朝議繼之、居正擢用其子。而使單騎縛之貸死、錮南京、上欲加封戚臣都督王偉伯爵、及加雪戚臣武清伯李偉坟、皆。封還。內旨。執不。行。凡發奚、添織、補賞

開鑄、及殿工恩例、諸上諭俱為停止。又以逺議與改事多
意見不符、乃令諸善者耶經畧其事、訂定斷而行之。鉄邊
功不錄文士之加。平嶺東賊藍一清、林鳳等。又平嶺西羅
夢及諸狼賊、四川都蠻皆出我範而寧邊、亦無遺策。紅
塞善養木屯之捷。石為大劃、撤戚繼光能理薊門、主於善
守、揣測曲中、邊鎮奉行、東自四海治西盡井州、五千餘里
幾無烽火。居正自取獨斷、呂調陽、張四維先後共事、拱手
受成而已。數年間、法紀大張、樊亦盡剔。會留都一小閣、醉
辱科臣趙參魯、事聞、居正以為保護意為降旨、謫參魯外典
史、於是科臣余懋學、御史傅應禎次第疏爭、杖戍奪職有

差、居正至俯上前泣。不肯起。上下御座。手扶之。陸奉常賫
貽書諷居正以為太過。居正答書。謂伊周當大過之時。為
大過之事。而商周之業。賴之以存。僕以一豎儒擁十餘齡
幼主。立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民有玩心。僕一以尊主。
庇民。振舉。頹廢。為務。凡以定國是。一人心。所謂剛過乎中。
吾。知如國耳。諸何足惜。上以師臣待居正。所賜御札、皆不
名。為構第江陵。御書匾閣曰純忠。居正有子嗣修、得舉禮
部、上擬為一甲第二人。尋進居正左柱國太傅、上將大婚、
慈聖且去乾清、還慈寧、諭。居正善。納誨。而外艱、居正內念
身。退。政。事。必。紛。更。費。補。繳。饋。霸。意。馮。保。言。上。聞。留。之。於是

院部臺省咸上章請留居正。居正遂不葬父、被請不造朝。青衣角帶入閣理政。大婚時、被紫橫玉從事、時詞臣胡中行趙用賢、部臣艾穆沈思孝等、咸具疏請相臣終制。進士鄒元標至云元宰首毀大倫。何以師表天下。中行用賢等職去、艾穆等謫戍、已得旨歸葬、上諭內閣調陽等、大事。毋。得。專。決。淑。馳。報。先。生。處。分。調陽不安、累疏乞休、比居正還朝、道經襄陽、王出候、折簡邀宴、即偏殿、具賓主出、過南陽、唐王亦如之、抵京、以見平臺予假十日、乃入閣、復遣司禮李祐、郊迎其母、穿御道而過、為斯藏授書。盛翊居正德意。有所餽上閣、勅受之。初、巡按御史趙應元、以未會崔、請告、

臺長陳炌論亂應元炌為民戶部員外王用汲劾炌居正
益疏臺省紀綱必宜振肅上尋用汲官亦炌為民稼是大
小廷臣惡勤事居正勿二以邊功蔭一子指揮僉事加歲
祿百石後入予一子尚寶司丞上漸備六宮屢宣進太倉
金錢居正以海內水旱為災徐宿民屑榆皮為粥捐賑不
可緩乞上首儉德宮中服御可省者省之賞賚可裁者裁
之至云施而以惠細賞不若存活億兆功德尤隆也於是
蠲貸詔時下五年太倉歲餘壹千三百餘萬石八年紅朽不
可食子懋修敬修嗣修繼子甲徵皆中式而懋修狀元及
第授禮部主事南兵部趙世卿言時政陰識居正出為藩

閣長史、大僚夫之、祐上即位、馮保朝夕起居提抱、小有扞格、輒聞慈聖、慈聖素嚴、上嚴且曰內庭可知、即張先生閑之柰何、上故嚴居正、而馮保意自得、所以事上、不能一切從順、上漸長、厭之、左右用事皆貴幸、意不并保、素居正、率請於上、削為淨軍、且傷上戒遊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胤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卻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上迫於太后、不得已、皆報可、居正又嘗纂古君人治亂之事、其治者八十一、亂者三十六、應陰陽之數、繪為圖、以俗語解之、使易曉、名曰帝鑑圖說、上之、至是復屬儒臣、起高皇帝及列聖寶訓實錄、分類成書、凡

四十款。請以經筵之暇進講。又令起居注紀上言動。日命翰林臣四員。入直應制。備顧問。嘗曰本朝立國規模。大畧似商。綱維丕振。人心不搖。此用威之效也。皇上宜體行之。滿十二載。加上柱國太傅。疏辭上柱國。久之病。四閱月不愈。以遼東功進太師。臨革猶張目曰主恩。未報。柰何。上為輟朝數日。贈上柱國。謚文忠。自是四維始為政。漸更故事。中貴人張誠者。揭見惡馮保。出外。至是以故所幸從入。遂言保居正交結專恣狀。悉且言珍藏踰天府。上心動。識保奉御。居南京。籍其家。而言官新進者。益務攻居正。御史楊四知語尤峻。遂奪居正上柱國太師兼太

子从帥、再命鎮守、居正所任王篆王國光諸人、皆以次黜謫、
而中行用賢元標等、皆召還遷秩有差、劉臺贈光祿少卿、
四維遂婚居正、一切務為寬大、收人心、而法度漸廢弛矣、
初、遼王見廢、至是其妃上辯冤疏、且曰底入庫中金寶萬
計、悉入居正、譽諸也、上觀命籍其家、得黃金萬兩、白金十
餘萬兩、敬修自經死、後謚孝烈、尚給田四十畝贍其母、已
後勅法司盡削居正官籍、戍其弟都指揮居易、及其子編
修嗣脩、越二十餘年、論人冤。海內思。其功。上亦深。念。之。凡
語贈及謚。俱給還如故。永曆中、備考粵西閩湖者、號別山、
孝烈敬修之孫也。以諸生為●●瞿式耜門人、歷官兵部

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總督江東。殉崇禎甲申難

論曰、天下事從之有持其是不足以濟其持其是並和足以濟各持其是既不足以濟且為禍事有大小時有緩急善百世者不顧一時制萬物者不姑息一事此宜賢儒所能辭明與無大臣是非三公者止文忠一人耳功在社稷也別山即無所見其節概亦無愧乃祖撫萬曆元年王大臣一事、欲借以敗同官高拱、出紀錄、大非信筆、大臣初供嚴繼光何不逮繼光一訊辛儒既與啓處行叔之何不並辛儒一質既云緹騎已及高門時高家居閉迹也而不竟高之至與不知吏部情、太僕幼滋、

既明問江陵言之則事大影綫中何必暗指其事衆給諫非一口何持五日不得止也白一清臨審鴈攀去本無影響世得誣之是朱當界江陵而大臣所借何曾識高閣老一語冒不究問到底送法司時人臣即嚥耶手畫乎儒亦病嚥乎度江陵事以致君自任何至顛沛公論如此且與馮保內合宣無他題目是以難新鄭者而在不了之案遺譏後世史入細書存疑也非此錄石以補天安得拯墜之領入地而呼天者耶

任環

任環、字應乾、山西潞安人、舉進士、知廣平沙河滑三縣、陞蘇州府同知、嘉靖癸丑、倭寇東南、是時天下承平久、吏民不知兵革、賊至、輒奔、環獨訓民兵、身先之、自書姓名於腹背手足、曰、今死、識而狀之、聞者感泣、與卒士同寢食、或連日空腹露宿、立泥淖、未嘗自異、其所部盡自奮、敗賊上海之八團、賊舊及、及危、人敵免、三被創、守太倉、憤賊、疽發背、環子請環還郡、叱曰、吾敢以疾辭、臣死忠、子死孝、三語而已、歸以語爾母、吾不能泯泯、與婦子對泣幃欄間也、賊至、裹瘡出、海怒濤如山、舟人咸震駭失色、環意氣益

僞。虜斬百餘級。未幾、連敗之陰沙。敗之徉山。敗之南山。賊望見環旌旗纛通。擢按察使、整飭兵備。甲寅、賊復入犯、民爭走城、阻鑰號野。丞命啟入。曰、入賊、吾當之。活數十萬人。一再破賊葑門。進副使、賜金綺、廕一子副千戶、世襲內艱、起、俟平。已、終制。許之、陞山東布政、再憂居、卒、贈光祿寺卿、

論曰、明文武判。環非將門子。乃不忘禹草加是。服背手尺書姓名。可以怒甲士百千。環也。使以將治。侯何至靡。年。識汜金錢坑率。隊、張皇。鼓。戰。翔。勁。哉。

陳堯

陳堯、字敬甫、南直通州人、弱冠舉於鄉、從呂文莊柟學、大指反求二字。嘉靖中進士、觀政工部、時議廟典、獻大內力遷、堯上議部尚書、禮緣情著也。而制於決弗用、以主事都水、治清江廠、廣勤。嘗請改鑿黃河上游。避灌口以達清江。都不果、後治河者、檢故牘行之。世受利。歷營繕郎中、時將作頗費、堯獨務節省。建沙河行宮、議徵商、堯。不可。工畢、所省金錢數十萬計。已建大高玄殿、堯入視工籍、汰其十之三。已又視工匠籍。汰如之。蓋所汰率中貴人之私人與虛冒。中貴既無如堯何。則曰。知陳古人。陳古人。云。堯所省、又數

十萬計。大定、上功、上緒不遷堯、又出知台州、攝府、擇去一
切供億。識決以情。東三尺內行。吏抱案嘗皇。受成事。諸從
持挺兩廡。惴惴日晏。不得飽。然率以善論去。竟堯任無訾
陬者。調南安、郡多佳山水、數從其賢士大夫游。以堯不好
飲。相與稱充醒翁。作醒翁亭記。比充歐陽。堯亦因自號以寓
景也。轉長蘆運使、時鹽課不入、堯請禁私鹽、裁課增羨萬
餘、參政廣西、搜伏田。革濫費。民不病。轉貴州按察使、時三
殿災、所採木倚貴州兵、民不勝力、堯為更措之議。紓其勉。
布政使用苛法、採丹砂、以貢、都御史議開采爭銀池、堯皆
力持之。右布政雲南、未上、移廣西左、他郡兵歲五百戍會

城、浸溢倍之者三、充逮罔加誅。諸降胡徙粤者世虜。已狀別子、託報効、世半虜、充知、勦今虜。及身。已所裁省復萬計。晉右副都御史、撫四川、分宜當顛不善也、六番招討楊氏死、二子爭立、且用兵、充移檄授其長嫡符。爭已。西蓮教匪千人、充策捕首難。衆解。濱苗大首陶繼祖拒捕、以其衆叛建昌、充曰、傍之。繼祖久踞、充亡化悪。東身歸充。進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時、議修高郵河堤、當用石。石所從遠、不易就、充請多樹木。隔以板。英土實之。省費過半。復請蠲淮徐河負三萬金。召侍郎刑部、未代而景恭王自楚返藩、艦重千艘、黄河從道者百二十里、充槪刀陽湖、得故漕

道、今漕舟自濟口入、轉達明陵、舟所亡失、移疾歸、充性好書、充手卷不廢。以族愚。聞卒祀鄉賢、子大科、進士、為河南司理、

論曰、陳古人〻計足任。諸下劾部者居多。夫財裕而何弗辦也。避河淮口、樹木高卻、禁私長芦、柔寧反鬪、似非料實、然利在久遠。總由有餘。嗟。今人皆醉而古人醒哉。

陸光祖

陸光祖、字與繩、浙江平湖人、嘉靖丁未進士、知濬縣、諮衛民多轉徙、光祖奏裁舊額之役糧五之一。民多任俠、自經鬨訌、嘗以激發趨父之、爲不逞者、光祖狀之尺籍中。名曰義兵。使公効。民氣靜。曲周人李邦珍反、畏其能。不入境。兵部議內地民築邊、光祖不可。令出錢僱邊民。民安。秋大祲、乞賑、撫按不許、光祖自爲疏上之。得減課十之二。稱。邑。文人。盧柟。究爲平反。其獄。擢南主事、忤相嵩、以母病乞歸、嵩罷、起禮部郎中、贊尚書主伊王典楧罪、痛革諸王府𡟃封請婚等濫費。守陵內侍張六進井寢請恩、却之。縣令吳府

上方藥希寵。至即切責之。唐恪、犨疾去、景王以私中
有司邀維垣。疏爭之。得可。神宗遣庄裕卿、請告廟。受百官賀。
出中、轉吏部、議遠減吏胥頂首、大計、外吏有不飭、當去、家
宰欲以其文風、稍徵之、光祖意。不。奏。改文選、獨閉門延訪、
大言曰、樹。棘。扃。戶。而。知。天。下。士。有。是。理。哉。從銓中白王
崇古、張瀚等、
資超擢海瑞、劉陽、張澤、薛申等、會試後考
庶吉士、拘不
例、光祖曰、非。是。未。無。才。乎。自隆慶戊辰始
科必選。著為令。侍郎朱衡外遷、族御史孫丕揚、論其恣橫
內璫王本仁、以寵嬖之、免去、神廟嗣立、歷工部侍郎、時
相居正專、爭奪情者相繼謫削、光祖遺書規諷。語頗切。至

部臣王用汲狀御史趙歷元、許居正、且不測、光祖故與居
正同籍、排相善。排闥入、委曲開喻、得解。嘗論折漕事、居正
坐色變、不為奪。今彼論穫罷、居正卒、起改吏部侍郎、諸後
進皆文致居正罪、以逢當路。光祖謂居正府權、非奪權也、
且擁護幼主、綢繆國家、其功不可泯、眾以其異。出遷南工
部、而疏論隨大戊、陳其生平大節、得不問。阻涑潞河、便赴
其友張佳胤、陪邊塘、復見劾、求去不許、竟掛冠還里。堅
臥、再疏求退、得請。未幾、起南刑部尚書、主事劉以漢、持不
受囑、為御史所參、光祖抗章直之。已改南吏部、特疏內監
張鯨奸贓、請早建國本、寬諫臣李沂、皆留中、入尚書刑部、

改吏部　嘗書光祖御屏下署清正二字云文選郎
王敎執法中涓御之族罷去光祖力爭之壬辰大計罷
年異而特設清吏一科謂主卓異天下將舉廢驚詭而稽
於名主清吏天下必剡意勵行以稱其實忽內旨校卜侍
郎張位趙南星二人光祖執不可謂閣臣所薦即稱得人
而祖劉決不可緣私屬內降其端決不可啓彰是之尋得
與會推　江田義與元輔合謀中黃諂光祖回請去余
傳歸尋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初光祖為御史至楊所許
掌銓所以推轂不揚者無不至御史蔡時鼎陳登雲皆
先後忤光祖者光祖知登雲才引為知己時鼎方延盛丙

淮、以事謫去淮南遂誣之以贓、光祖為刑部力白其誣及為冢宰、率汲汲引用老成或曰登用後進、可為將來地曰老成通練不及今用之將恐巖穴矣吾不敢先身謀而後國家世稱為中興吏部云

論曰、陸莊簡是非鑿鑿、而性不任矯飾御身二字評可以移為吏部作謚夫以趙南星而奉內降使非光祖力持祖訓趣不後世貽譏規避江陵力執用汲彼以為受江陵之至知掌銓不圖報後世以為難乃益用推引提攜宣非有得於好知惡惡知美之旨者乎國爾忘身中興夫乎有之矣

周思兼

周思兼、字叔夜、號萊峰、南直華亭人也、少抱羸疾、幾殆、嘉靖癸卯、扶疾試、并捷丁未、出知平度州、州凋敝、歲屢祲、思兼曰、救。荒。莫。若。省。事。諸政令不便者。悉蠲之。而身巡行阡陌。問疾苦。縛一盞臺。置盃飯其上。不從與私。令其鄉民得次界。界一鄉。鄉攘呼。迎吾父來、吾鄉吏至矣。居一歲、州大治。父嘗謁衣觀子治、潛東萊民舍、問守何狀。曰、往太守理一以。貲歲月。即理亦坐困。今守神明。一食頃可立决。令故無訟。表。起。見。其。家。凋。敝。上。邦。要。子。琛。刑。私。祝。之。追。視。則。其。子。亡。也。落府閣縱庄奴奪民產、

僉事執法、捶庄奴斃獄、

闓怒、欸王闓、下所司、擬食事(大紀)思燕奏撫核奪訊王益其邀思燕、思燕擬赴之、嚴。庶王不能吐一詞。及闓奴已思燕對成案、遂四是、明難決、欽事擬意狀人。決杖不知法。當得杖。今爲宗藩故。加罪一等。闓經告、法當戍。以宗藩故。不減足矣。於是食事竟得平、後(故)職、旁郡饑民掠入界、卒持之急、且作亂、思燕曰、此輩皆(亦于餓)求食耳。作小木牌數千。散四郡。今曰、執此就撫。可得衆、所散牌一刻集成下。吏恐、不敢納、思燕。繳開闓人諭之。皆復業去。嘗割月俸、賻士之賢而貧者丕不能自爲朝夕。忽有野鴿來巢簷下。撰類騾然。因取以補給。井旨州人驚。謂天所惠廉吏也。以治

行第一。當遷。州丈老伏闕乞還任。久之、擢給部員外郎、督

敝清源州。當去、從遮道哭。擁車不得行。同年庄李姓者、總

類思燕。偶經平度。入爭傳呼。故閭君至。嬉躍齊赴。心見。各

冀。退去。李楊不知何故。既而曰、叔夜何以得民如此。厥露

多羨利、猾民蠶食其中、思燕至、　以獻則愁卻之。呼

年。為担水灌庭。皆曰毋以汙我。故事公私船北上者、例帶

傳有嶺、貯堤河、獨中使不肯、思燕法行。中使惕不敢。皆如

例。時河勢將決。思燕冒赤日去蓋。募民裒土築堤。堤成。甫

三日、秋漲大發、萬煙并免於淪沒。晉水部郎、總通惠河、政

如清源。會湖廣按察司事、武岡有廢宗將軍五人、恣豪

徒、朱無賴、白日抵九族人、嘗持巫入王宮、王巫走匿、斫柱
出、州仵以下、悉奉指使、監司爲不入境者垂二十年。思蕪至。
詣州、州度非遊徼可辦、私聽民自捽捕、已而民各縛豪黨至。
悉置之獄。五將軍怒、隋之首入、思以去思燕、思燕逆知之、
佯爲捽和捫其膺曰。毋安動。吾爲足下百口計。即足下遁。
爲此曹死耶。五將軍計沮而退、則其罪、俱高墻、所奪田宅
子。女。悉還民。州民爲塑像立碑。思蕪拒不得。使人毀像。仆
碑。民爭歸欸之。攝篆江防、有巨盜劉某者、其黨挾妖術、積
不能擒、度無可自容於思燕、暮夜齎千金思燕。思燕怒、
廣設古器、竟識之。戮之、卒年四十有七、從祀學宮、

掄四、述叔夜諸政以循謹。顧兩柱籌豪。一不能出否。一不能奮臂。共審百倍。又況治河已畫。俱有遠慮。利非所動。名亦非所動也。千度祠之。為一叔夜同年生似之。為一叔夜武岡樹之。為一城黃共得分身以展群望。

李遷

李遷、字子升、江西南昌人、嘉靖中、以進士為庶吉士、奉昭聖皇太后遺詔、使蜀、復使滇、餽遺無所受。改南工部主事、諸衛貢船、例勺衛卒運之、監稅每盡索其路費、兵挫遲不能給、遷請官給之。無令苦卒。進武選郎中、黜承襲爭、以他事大學備魏園意、遂誣以盜孝陵壖地、所株引多、遷行勘、獄忤魏。白之。與吏部郎楊忠懲解定樂志。擢濟南知府、小東諸藩宗祿、體例籍太小、香貲、貯郡藏、御長年私其資重者、遷獨會諸藩劾奪之。不以鬚髮自蓋。德王請惠民藥局、盜府地、遷執不可。已復請織造局、遷復持不可。改二局祠

薛文清王文成二公。使儒生八書其中。以杜王請。歷按察廣西、時靖江王與諸宗閧、下遷治、遷乃奏記大王曰、大王挾貴凌諸宗人。諸宗人亦挾衆抗大王。兩挾有不敵也。萬一諸宗人中心有司之約束。衆足不入端禮門。大王能要然已犯。且宗人之去賤無幾。罪易勝也。其指逾萬數。不易盡罪也。大王急下放自責。令諸宗人一切聽臺議。月朔又朝見。祭心從。請名請婚。惟大王。則大王之貴。長在。而諸宗人。而求服。王曰善、靖江以寧、進湖廣左布政使、當入覲、宿郵中、盜以左使、當大橐、夜窺之。無所得。々一稍重者。逾垣出之。則古石硯也。進右副都御史、撫右輔、中貴人禍保、深

州人也、有兄女出嫁、中道、盜可五十人、剽其裝以去、兄訟讐家為之、州守以非讐家、縱去、兄遂詣遜、謂守納財賄、遜固知守、不問、兄乃私捕讐家、鍛鍊五毒、脅問官强誣服、引同盜至百餘人、獄上、遜曰、訊。始。株。五。十。人。今。胡。倍。之。盡。冤。狀。為。破。械。中。貴。人。聞。之。起。真。盜。果。他。發。中。貴。人。慚。鹵自墻子嶺。躪京師東北、遜走三千騎勤王。合諸鎮、蹙鹵境外。多所鹵斬。歷兵部左侍郎、兼僉都、出總督兩廣、倭古入掠、率諸軍大破之。斬鹵以千計。古田、右廣兇藪也、遜調狼土兵十三萬七千人、進蕩其寨柵六十有五。即陳擒大酋韋銀豹、暨黃朝猛、斬首萬餘。降其衆二萬、遜請進古田為州。出監

司填之。以功進右都御史、左廣盜蘇繼相、世蟠據揭陽之菁寮、脩稱王、而其黨曾魁據石窟、杜高山據大節、湘將角為犄、援左廣、大帥郭成、致賞討下之、繼相間因成私人戈艪賄成、凡中己、遂召成切責之。令縛盜自贖。成激強自力。斬戈艪。遂破繼相、窮追之。獲於五房。復破擒曾魁、時杜高小、米閒禁奪資糧以去、蓋舊踞之。破其太節寨。獲高小于吉銅鼓嶂。前後浮村柵三十六。俘斬千餘人。復進破海豐賊曾朝元、下村柵十一。鹵斬五百餘。朝元死。還破繼相之黨楊仁賢於九重坑。追至揭毛山、浮仁賢。散。賊。田。二。十。萬。明。予。氏。時舶主許瑞者、擁潛眾、出沒近島、名事中閩、而

險灘倭三百、犯廣之大金門、遷使諭瑞、急縛倭自効。不者、吾以兵掃若。瑞惶怖、擒倭艘悉獲以獻。遷前後所捕誅倭及剿殺凡十六勝。會新鄭拱為首輔、不喜遷、於遷功多所裁削、遷因請遠。颶風作、地震、英德開建諸邑大水、上疏引罪、且乞裁諸濫稅、不報。請告歸、尋江陵當國、馳草幾千言、大率勸以崇寬大、慎用人、育直臣、修戰守諸大計。故劉御史臺以論紀江陵、削官里居、遷修書問之、及劉死戍所、遷哭之慟。遷貧、及卒、幾無以殮。

論曰、李雨廣才辦賊、頗大勝者十。似勇於功名、乃其詞文清及文成、即未辯兩家之學同異、而以古為歸、求之

於心。事有原委。非必以其風節崖異也。而事在底定。之為小儒所難跂。即又豈以清介為歸者哉。

孫丕揚

孫丕揚、字顯之、號立亭、陝西富平人、嘉靖丙辰進士、以行人擢御史、首劾大學士嚴嵩、詞切直、上弗罪、出視居庸、按順天、皆以風裁著、已按淮揚、有縣尉考績下等、當繫訊、丕揚奇其貌、留之五、還其官、免與員、會按部過其邑、尉不迎、怪之、則擲三首庭下、俯伏謝罪、曰、感公恩、殺賊自効、後至萬死、景王就封、中官驛騷甚、丕揚痛一懲、癸與中官同里、能、善視之、授以指、丕越作無意、屬中官、令中官得見之、諸洽、因曰、此閣孫御史、曾辨分冤、公所知也、屬其詞伺內侍所為、而公奉法如是、當具白之、幸吏約束折尉、毋自累、

、王。中官頗戢。隆慶中、高拱秉柄、專、特疏糾之、拱大恚、擬旨切責、言官遂誣以前任不法、使保定僉事甲證之、虧官聽勘、萬曆元年、拱以罪罷、起右僉都御史廵撫保定、故僉事尚在、入謁、王。揚。飯。之。曰、努力為之。勿以前故自疑。僉事感激自奮。采與滿牘。不揭以拱故瀕死、然拱所在行諸大政。未嘗不心折。與諸司語。稱高先生、不敢字也。居官嚴而清。無不奉法誅。加副都、歷應天府尹、南都諸曹為戒齒從屏肅樂。進大理卿、歷戶部侍郎、南右都、人以方海剛峯云。已解官歸二十一年、起刑部尚書、甫之官、請清天下冤獄。又上約束御邑省刑疏。謂天下法之害民者不。在。大。辟。遠。戍。

之。重。刑。而。在。過。提。過。罰。之。輕。典。重則動必掣肘。禍人也。恒難。輕則欲可從心。禍人也。恒當。上嘉納、飭行之。復改左都、時上漸不視朝、臺章凌捨、玉揚疏正之。上言掌道之任使宜專。撤差之猶責其。仍巡視之責成其知。玉揚以廉隅自厲。謹取予。不苟言笑。諸御史入謁、無不洒然變色。進吏部尚書、創掣籤之法、以示至公、不便者目銓部爲籤部以訕之、已分籤爲東西南北。以通其窮。制曰可、著爲令、仍諭吏部官取上親擇之、不揣獲中會推之法。上曰、用人鄉專職也、科道官職司彈劾、不得會舉。滿三歲、加太子太保、掌撰參政丁此呂不饒、罷之。呂黨還訐玉揚、玉揚復自白、詔戍

此呂、於是江西人咸怫丕揚、而浙人沈思孝、素以直節聞者、亦不喜丕揚、大學士張位、與此呂同鄉、內主之、丕揚因抗章糾位弄權結黨。有旨切責位歸、已復起吏部尚書、年八十矣、務剛斷。屹然獨立。而性頗褊少容、遂與刑部侍郎呂坤協、而交思孝、推坤為御史、不報、所推內外大僚數十人留中、丕揚乃言、朝署俱空。叩閽無路。國家亦安用此臣。乞賜骸骨。亦不報、大學士向高代請之、蒙旨可、於是後視事、時諸曹缺、候選者淹不得旨、丕揚乃令便宜代署。皆体辦事中外稱便。上聞之、亦不罪也。明年辛亥大察、時東林浙人互黨、不並立、副都御史許宏綱有時望名、為公

平、而以浙人故、不能堅持、御史金明時、借攻許自安、舉朝大譁、丕揚致與弘綱水火、丕揚所黜湯賓尹、張嘉言、徐大化、劉國縉等、皆與東林為難。而王紹徽、喬應甲、方有清名、以歲例出為藩司、於是攻東林及素人者、益起為難。孫丕揚乞歸、不許、竟掛冠去、卒贈太保、諡恭介、

論曰、孫恭介世以比海瑞。大其倫矣。瑞舉揭執且肩。不可以善達大。立亭擢縣尉使殺賊。善驛丞使閑中官。餓金事使奮後功。諸如此。海能望其涯涘乎。海法人不能以守。孫法可遵之無斁也。顧藏選之法、所以示無私。非所以善器使。天官黜陟賢否大略耳。天界達與藝。不審

而用之皆敗。貪詐與忮。不由借而概棄之。無功。更用而才者。亦或相非。概棄而不才者。必至勞囂。自。改。為。鐵。部。仍。有。此。權。用。否。乎。且。以。亦。不。足。也。輕。輔。廷。之。所。為。職。事。也。其。法。止。以。避。黨。而。於。是。黨。援。比。益。滋。古明門延客。入未嘗疑其為私。獨非吏部歟。

陳洪濛

陳洪濛、字元卿、浙江臨安人、號抑菴、貌偉而髯、嘉靖中、與兄觀纂甲、同成進士、洪濛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所隸錦衣緹騎、逮治亡命巨盜、日三四至、為羣心衛之、犯内服不寬。洪擢知彰德府、宗室驕子弟人人惴相約、辭使君在勿犯。洪濛務隱抑剛鬭。治有聲。郡鄭藩厚烷、以老儒好危言、獄四歲、觸天子怒、遂有既廢見逸子祐橏、誣王罪、罪大辟以上。上詔內侍及司寇緹帥往治之、以屬洪濛。洪濛不事巧。鍛。不得。實。中貴恐、即非縣官指索何、洪濛曰、法如是止耳。王卒坐長繫、國無奪。其後復爵如故。以郡守第一、遷江西按察

副使、飭兵九江、除戎器。覓卒補艘。完城堞。諸盜起、必窮迹其窟而洗之。內艱歸、起故九江治、益以楚之蘄黃、振舊政治平。進山西左布政、時伊王治河南、以驕恣不道聞、天子使刑部侍郎趙大佑等往按、如鄭故事、大佑請洪濛移洪事、以洪濛嘗治鄭獄平故。洪濛自晉來協治伊獄。捕逮其國臣翼亮者。拷訊不少惜。王生長繫加等。閔除、洪濛還晉、所部獲邊諜及大盜之持白蓮教者。以功論。賜帑金。又當設法輸庾數萬石。救隣道飢。擢按察湖廣、遷四川左布政使、時方建大朝宮、材木俱取辦蜀、困且不支、洪濛從容調貲費。公私賴以濟。晉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督小東辰沅

諸軍、時施州衛黃中瘋、跳川東文羅牛欄坪間、剽掠傍郡邑、詔洪濛偕楚蜀二鎮、合兵討之、洪濛自川東入漢寨、多張疑兵誘賊。賊矢石盡。則間道督死士繞出其後。破殺首千五百餘級。拔洞砦百餘。而蜀兵亦從西北攔之。黃中追乃挺身跳入楚、叩軍門請死、蓋責與蜀兩鎮有戰功。而楚坐得賊首。蜀與楚爭功、不能決。洪濛第謂楚。蜀。勢。異。而勦撫兩。得。皆。天。威。也。平。心。尋又與石都督邦憲、合策破叛酋、楊珂之六洞十二寨。悉俘其父子兄弟。餘黨歸農者萬計。請去、方候代、傳鎮遠邛水巳苗普面等叛、洪濛復率邦憲兵、與痰判定之。回、即病、不以遺後人勞。洪濛歸而御史三

上前後戰勛。賜白金文綺加等。久之、病良已、屢薦不起。初洪潔在娠、母夢宋蘇。文。忠。公。冕。而。入。乃。生。稍長欲奪其宗。使習吏。洪潔不肯。曰、即。余何。獨業。哉。吏知。屬文不能如兄、觀參拔。十五怨病。病。中。劉。典。故。王。新。建。視。師。大。德。既。覺。若。胸然。病。酒。者。日。是。大。思。勃。發。以。文。章。成。名。既視師貴陽。過文成故請所。為恍然前夢。洪潔性孝友。好施予。伉直不能勝歲過。然亦不復溷。以是人雖外莊洪潔。而中無怨者。尤不好修靡。閒挾二奚輕刀信步湖小閒。狎值之、不知為貴人也。所著書有五經釋畧、性理纂要、諸子粹言、范經講義、督撫奏疏、字鴨味稿、歲於家子尚撲、以進士為中書舍人、

論曰、仙治鄭坦所繇獄。即何灘西南及閩。夫合。文。忠。文。成。為。一。身。殉。節。緣。文。自。厲。風。勝。獨異夢文忠而不能文。夢文成而不能文者。忽而能文。又。於。病。中。慍。得。余頗不信。及余從子嗣膺自。言。病。中。恍。若。有。人。授。以。格。子。眼。遂。爽。然。格。物。之。理。果。是。病。乃。易。慮。或。不。是。謊。

郭正域

郭正域、字美命、湖廣江夏人、萬曆中進士、選庶常、究心典故。諸典举利弊。講之熟。與首輔一貫意相左、方侍講讀東宮、例不當外調。出為南京祭酒、倣司馬光十科。明職三齋行之。師道飭。請罷納貢。不宜以明經之選。等於鬻爵。李寧遠子以都督就婚魏國、騎而過文廟不下、學錄執而扶之。都督怒、魏國頫以免券抵學錄、正域曰、學。錄。奉。公。是。先。師。扶。若。也。天子尚皮弁拜廟。乃夫而其門乎。魏國氣平。邊唐事、神廟之季、政事墮廢、一貫主于隱約待悟、正域曰、閣之趙韓王之補續陳晉公之執奏李文靖之焚詔。即皆非乎。一

貫語塞、及沈鯉入相、正域上二字。一曰全。一曰綫全。者如。獨為君子也。綫者持久而入之。時嬰積于鯉。而正域與鯉莫逆。一貫益恨之、遂有南北黨之目。正域以侍郎攝宗伯事、多所持正。爭大体。抑私人。馮會事坐楚人抗疏陳奉、正。域。請必直之。一貫曰、不死數厰鐺監者、而會事安得免、正域曰、苦無主名。一貫謂何必主名。正。域。佛人。可。無。名。死乎。閣、曾保竊兩淮鹽政、兼蘇杭織造、請專勅、與閣防、閣為草敕。既正。域。持。閣。防。不。聽。曰、任。兩。職。論。爭。不。可。西番關北土遣僧入貢、例與鈔、得鈔無所用、棄之市、循執上賜、易鈔貢規利、正域言惠不以冥。不如無惠。詔改折著為令。益妻之

朔、有事太廟、會日食、正域扶禮諸侯旅見於天子、入門不終禮者四、日食其一也、朔專敢曰。冀日補事。從之。因請郵小民。重大臣。錄臺省。簡方面。議宗法。嚴遴貯。省內供。賤貨王。敕諫臣。修朝政。以副天下仰望。主謚議、補謚七人、為伍文定、吳悌、魯穆、楊繼宗、鄒智、楊源、陳有年、而大學士呂本、在議中、輔臣一貫屬意佛、正域曰、黃光昇謚。則海瑞當救。許論謚。則沈鍊當救。呂本謚。彼嘗守禮諸臣。不當竊其秩而浚其卿乎。留中。已楚宗假王之獄起、一貫謂親王不當勘問、正域曰。以事關宗社。不勘。是非如得大明。及九卿臺省詳議。大略責成撫按居多。禮部節略以進、而言者謂正域党

楚宗歷議不以冥闡一貫扭楚王、王訐正域、戰歸聽勘、行次陽村、而妖書之事又起、妖書者、為東朝作危語。沒一節初不知誰何筆也。上怒、大索、一二輩皆以正域顯與四明二、欲傾正域、及鯉、鯉兄方官國子、避李園守共舍、而正域邀僕、有被搞死無狀、偶得皦生光、情稍近、刑部尚書蕭、袖片紙授郎王述古、脫生光而歸罪正域、述古。正色。曰。獄情。不出。因口。出。袖中。乎。訊曰、御史牛應元沈裕學士唐文獻、爭力。事稍解。僕累方釋、而兄方亦得請歸。正域在家候勘、卒、而楚事竟詘、宗入。熹宗登極、贈太子太傅、

論曰、鮫門之后沈歸德、郭江夏、其相厄不知何自起。大

約朝廷方尚口而相臣欲以隱約為格心而辭疏而詞激也即以儆王事致問或以事久遠繁重姑安之以存大體而必賊楚宗以快王是欲以不安為安而王城又戒以楚宗之心不知以莊寧波潢世以次察之被劾為兩可象似乎不深求持被劾者與不深求還楚者皆可以息爭然而事有不同被劾宜存其是而以渾厚安神祖之心慰王自宜著其非而以平反冤天潢之冤據之強安其所不安而黨成矣匪但先之鄙服江夏其不究矣夫如妖書者只宜自問而防川何為

梁應澤

梁應澤、字射侯、先世籍清苑、永樂初、以扈駕功、世錦衣、族順天、應澤成萬曆乙未進士、授戶部主事、領通州倉、稱廉能、歷知嶽州、一秉寬大、禁餽遺之害民、繹騎校之卯押官、其尤以威明著、時奸商請以織造歸內監、應澤抗言、內監澤以驗致、擾有司、不便、報可、副使河南、擒巨盜二紅、四紅、散其黨、南訐與去、起補鳳翔、平涼、清韓藩逋賦、萬計、有構害宗于韓王者、矯令籍其家、應澤立擒首惡、置之法、韓宗以安、復以撫播出沒、設墩堡、練義勇、條上七違班軍屯鹽法、皆報可、歷雲南按察使、已再舉卓異、而朝貴亂之、復調

平凉叅政、擢榮九江、天啓中、璫燄張甚、拷掠汪文言、至誣坐黃太僕贓不辦、應澤擬其獄、為助輸、免其追比、改山東布政使、時以蓮賊兵防餉急、應澤建抽借二議、不增賦而餉足、毛文龍借牽制為名、先後增餉、歲至五十一萬、米二十萬、布二萬、至欲撤天津東兗登州真定兵、以其餉、海外、應澤上言、餉不可撤、議得寢、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上言天下大計、兵餉為先、宜合戶兵督撫為一、又言毛文龍非有大志、當挾其用兵幾何、駐兵何地、督師受上知遇、宜服其心、生聚教訓、無專恃辦餉以病民、上溫旨答之、叛將冦漢中、授計關南道劉應遇、殲之、降其衆、崇禎二

年、都城告警、入衛、應澤最先、還治、擒礦盜千人。緝蓮妖教。加右副都御撫如故、精械邊餉三萬有奇。宛人誦之。四年、疾歸、卒、贈兵部右侍郎、所著有古名臣經濟畧、三子以樟、領鄉薦第一、庚辰進士、

論曰、梁侍郎津津古名臣經濟。其自命有在矣。不偏海外。已測毛覺華不足恃。合戶兵皆撫為一人。倪鴻寶汪復言之矣。事。不。一。手。左。右。互。掣。古。閒。也。久。任。一。手。之。力。也。夫。

劉應遇

劉應遇、字玉庸、別號念劬、湖廣孝感人、以萬曆辛卯鄉試、七上春官不第、令永寧、邑連陝州盧氏諸山險阻、民易爲亂、坐卿貴焦氏凌轢、赴圍城斬木、應遇受命治之。遂單騎從僕五六。抵城。登樓開諭諸亂。若聚衆不解。報仇和。叛和。叛不赦。果報仇。吾能收焦氏快汝衆羅律。數焦氏衍豐者罪。泣下、解散。於是請罪衍豐、殺黑薪律。而衆請永寧降。歷戶部主事、時家代同鄉楊忠烈漣入賍不僅。魏逆敗、上六大苦疏。且爲諸兵解網。有云究賍諸臣。間有挈族盡逃。爲海瀕瘴癘者。諸臣之子。有死于途、爲書鑄之鬼者。救其

身。破其家。復絕其祀。忠竟不民。先帝應昭鑒之。上為惻然。未完之賍。悉與豁免。陞高維道、白水之難、賊幾二萬、諭降之。渠三十有奇。自請獄。尋赦去。漢南寇起、復親行伍。十二戰、平之。調閱南大泰、零賊貫川復叛、借撫行勦。無復遺孽。奉特命巡撫甘肅、自莊入涼、北走紫旗。東抵黑山。入鎮番。渡河出塞。合圍於蘇武山而還。復自甘肅經平川賸腈堡。由金塔直至嘉峪關。歷巡視閒二千餘里。嘔血畫便宜八款。入告。時跟歹、黑岩、把都等部、咸蹼拜奉約。耕牧五百里外。秋防無藉躝入。辛未正月之三日、忍衣冠向北拜。奉旨特恩、不敢終事朝廷矣。絕口不及家事。辛、詔賜祭葬、贈副都御

史、

論曰、國初用人。甲乙並進。嘉隆以來。限資格過甚。其自乙榜建平開府者。海忠介。艾平江。皆由直節杖成顯。其外指不數屈。獨應遇與孫元化、劉可剛、紅木嘉、兵書授鉞。一時四人。元化罪誅。可剛事去。獨木嘉喪師大凌。罪不足贖。應遇盡瘁邊烽。所至底績。庶不負烈皇帝破格求才至意。

張延登

張延登、字濟美、號華泉、山東鄒平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歷内黃上蔡二縣、有治行在官資用一切自家致之考選兵史二科給事中、時朝論紛囂獨疏陳王道無黨之說福王請益地、上疏言周秦諸藩、地少而逆景府地廣而促此本朝得失之林也時東事方殷、大僚充位、邊報至緘令廷臣會議、延登疏言邊左之患在撫鎮邊易不常委任失人功罪不明賞罰不決所致、即議兵餉、如當歲借日十一萬之數與近日八萬之數稽其逃亡隱占而不當議增今未見其形先傳其影聽塘報之恐喝緘令廷臣射覆而在事之

人反袖手旁觀坐待一成之晝偷得避嫌之便成則收其功敗則不執其咎此人臣之利非國家之計也其後東事果敗如延諸言已木主大計以公事技劾去天啟初歷太僕寺卿其會議遼事有曰今日非盡罷四方募兵之使不足以息山澤思亂之人心非盡罷登津各撫之建置并力於廣寧不足以肖天下撫兵之加派當時以為至言四年以權奄有干政之漸疾歸七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首上疏毀奄祠崇禎元年閩寇周三老擁三百餘艘闖入石浦延登率標兵擊走之賊轉攻霄谿不下聞大兵至宵遁乃撥會三省兵進勦賊攻徙跳守將吳用宜死之求勝

後犯石浦、廷登遣參謀成大用以火攻之獲其巨艦三十餘艘擒賊首深江龍賊走大陳山、直衝自圍、復督諸軍深入燬其巢追至下鎮關賊去、加兵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五年、陞工部尚書、改左都、七年、主大計、尋乞歸、久之、起南京右都、署南京刑部事、多所平反、卒年七十有六、贈太子太保、弘光中、謚忠定、廷登為人、伉爽、其蒞官尚氣節、若吳麟徵祁彪佳夏允彝劉理順先後並出其門

論曰、以氣節聞門多殉國之士制科射覆乃有心印頓當時欲以射覆了衆事手坐待偷得四字足以稱當國治兵諸公外此護覆而并以不射為工矣曰、雖覆無功

也。張郇平治海未見全略。使受遼左而得行其說。豈止入臣之利哉。

朱家民

朱家民字同人、别號天民、南直江都人、籍於滇、世居關壯繆祠傍、母夢大蛇自祠出、繞其室、生家民、幼稱神童、日誦萬言、登萬曆丙午鄉薦、會滇南沮賊、紇選洛州知州、清戶口、除包賠。給牛種。剪豪強。興學校。通商賈。凡興除皆便民。補湖州同知、改真定撫賞宣雲。才守推第一。擢知府貴陽、時安酋作亂、會城困、奉中丞三善檄走蜀借援、圍解、陞安普監軍副使、大小百餘戰。闢路抵盤江。黠自安酋蹦淩、蓬蒿數千里、次第築城十一座。為其民生聚、訓議造鐵橋、自董之。橋成。復建鼓樓為橋護。建月城為樓護。水西之酋不敢南

越由按察使遷布政使以廉惠稱。烽息餘餉六萬還官。錄功加一級召對賜宴推巡撫延綏四疏乞歸家民操醇潔。不市恩。不修郤。推心置腹。自奉儉約。為粒殍揖死不倦。曾大計入覲值保安州初陷奉部略。不三月而定。家民紀事詩有白髮平番人尚舊丹編留翔姓傳香之句。以三子潮遠貴贈榮祿大夫潮遠以大都督總兵鎮潮等處

論曰朱光祿廉。盤。錯。有。餘。而。卒。不。克。竟。其。用。或曰退食之暇究心宗旨傾生平奉王文成范文正為法。而猶恍惚空無知。子潮遠文武才所著有風動石恍然亭集行世

朱燮元

朱燮元、字懋和、別號恒岳、浙江山陰人、萬曆壬辰進士、以大理評事、歷廣東提學副使、歸省十年、起陝西按察使、分巡隴右、遷四川右布政使、天啓元年、藺酋奢崇明、以奉調援遼、兵至重慶、反、一呼二十萬、分道逼成都、燮元誓衆登陴。多所擒斬。閉誘賊驍將來歸。朝廷以為能、擢燮元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專任討賊、遂率大兵、燾程追剿、定叙州、復重慶。賊乃渡瀘水去。三年、加兵部侍郎、總督川湖陝西、七月、遂入藺州。請其巢穴。拓地千餘里。先是賊詐痛諸奠、渭已深成都、水西安氏為藺援、累世相仇殺、至是與安邦彥

解化相結、互為唇齒、會黔撫王三善敗歿于大方、崇明子寅最雄狡、乘勢復據藺、燮元立賞格。購降夷。授之計。家令圍奢氏。而身率師出遵義。爲黔聲援。朝廷晉燮元兵部尚書、賜尚方劍、改撫貴州、節制貴湖川雲廣五省軍務、燮元大治兵。分道並進。而所遣降夷。斬奢寅首來獻。遂專討水西。陸續歸、而黔事竣、崇禎二年、仍起撫貴州、總督如故、乃合滇黔蜀三方進剿。而親督大軍。駐六廣。逼大方。賊犯赤水、燮元令守將佯北誘之。至永寧、大兵出其後。五路擊。賊遂大潰。臨陣斬崇明邦彥。餘賊及遠近諸夷。復擁安位。以抗王師。燮元窮逼之。安位大懼乞降。率諸夷四十八目納

狄。文之、黠人復起、寡相讐殺。燮元立誅首亂者數人。事乃定。九年、移師誅五洞叛苗。盡勦水西羽翼。由是黔中遂安。自貴陽上下六衛及楚之清平偏鎮四衛一千六百餘里皆設亭障通商旅如內地矣。方藺州初定、諸將吏咸歡郡縣其地、燮元不可。請以外四里膏壤歸永寧衛。而內四里深險磽瘠者。分給降將。使各守其土。上從之、事在奢崇明安邦彥傳、初、龍場壩者、在藺州水西之界、二酋常爭此地、奢氏敗、水西假之以居、會蜀人爭功、欲設官屯兵以自廣、燮元力言不便。謂內激藺彝知死之鬬。外挑水西扼吭之端。兵端一開。未易猝止。議者謂曲庇安氏、天子亦疑之、詰

責數四、有旨行勘、而爽元持議益堅及勘地界半如爽元議安位死無嗣、朝廷又欲用兵郡縣之、爽元復疏言永西有宣慰公土有各自私土公土宜歸朝廷私土宜畀分守部覺從之錄功、累加三品、蔭錦衣二人、戊寅、卒于官、賜祭葬、如禮、

論曰、以蘭援途離亢不勇即使東援亦卒難制豈皆如石砫之忠閫列死國哉建此策者自宜追碎而不開廟計何在也既審東北又審西南一之不備兼以兩備藏謁任欽而任西南者又持輾務盡以違內喜功之一念不知其不勝任大而舉分應豈有俾哉而況流氛孔熾分

應無既。如恒岳頎才。而事以起倒。益費。朝廷又不知所以用恒岳知。

熊廷弼

熊廷弼、字飛百、湖廣江夏人、少穎說牧牛讀書高傑偉辯負膂力能左右射萬曆丁酉、鄉試第一戊戌、進士司理保定、時稅監王虎、枉盜礦多人、極羅織虎參隨、亦以他事在禁、撫按以獄屬廷弼治、虎欲見廷弼酒、語次及參隨、廷弼曰、公肅客以此乎虎語塞、乃問虎、礦絕否、曰、久絕矣、何不撤礦、曰、即行之不二年也然則臣廷弼去不任哉曰、三十未去也、廷弼曰、礦絕何利礦而公論撓礦不休天子久厭之矣臣今撓礦必被論然榮於有識牘臣未去必後用而公則危虎悟、釋三百人而廷弼亦釋參隨以報兩人遂相

得卒請撤廣上從之以能擢監察御史時給諫宋一韓劾
遼東巡撫趙楫及寧遠伯成梁棄地罪命廷弼往勘會張
燁代稅監高淮與廷弼先後出廷弼盛援意寧前道使稅
者騷之燁與反走過廷弼薊州廷弼恐之曰稅不罷則遼
必叛遼叛是淮以遺公也不如合辭請罷稅善果得請
稅罷出關諸役方叩廷輒叱得其奸利者戍配數十人而
軍餘避役賄大吏為舍人者咸閑風去相沿總兵責其營後
錢貧富若廷弼革其十之九以實伍謝騶從過半以數騎
冒雪出勘至撫順關觀僻界訖建州以中軍入謁慰之曰
吾不携一兵此意知之乎建州遂以五百騎入衛所進酒

椒飲之。諸將嗟惜曰。大帥乃不疑我上言揖成林可斬者八、二人以與援不報、當是時、達兵已吞南關、結歡西鹵、使東園北關、亦西犯遼瀋、欵議使我不暇東顧、以布得志於遼、廷弼曰是當反其計用之。觀北關以樹其仇、撫西鹵以伐其羽。翼、召南關灰扒、諸部。以攜其腹心。斷其手足。而是時撫漢適查勘邊、總督王象乾檄遼撫李植、總兵杜棨、搗其巢、帝之、衆夜出塞、無所得、則殺屬夷百數十人、以哈流兔捷聞、廷弼頓足曰。敵方瞰。間與我。難而。更挑之乎。上書請易帥。不報、于是拱兔修哈流兔之怨、陷大勝堡、屢入殺數千百人、而治邊欵虜、皆洶洶、建師因結宰賽、侵北關、開

原益危廷弼覩此關原爲北關解散蹇然皆感服乃大修邊自三岔河歷遼瀋汎懿鐵開猛北關七百餘里而楚清河等七城不經督撫請命不費縣官金錢而事辦後上疏請修西河邊六百里上曰畫如此御史吾何憂會揚鎬以遼撫出代李植廷弼後上疏曰臣惟遼左今日之患莫大於無人連年喪閭撿拾無遺族屬披殘而補軍不得毋上拋廢而徵粮不得補軍不得則擻軍盡不得不佐以堡軍堡非盡不得不佐以營軍而營軍又漸盡矣徵粮不得則額粮虧軍食乏之軍食乏之京運自不得不多而京運且不至矣自邊臣好邊功以開釁棄邊人以憤仇而本務不修

以人守禦則今日存邊之計當以保人為第一義而保人之計莫先於輯內與固外資內之事非一也曰積鄉為大國固外之事非一修邊牆為大高城深池息民養士外固封守內務農曰闢其煩苛簡其文法自來則拒去則弗追撫之據險而坐以困之不遠出以倖功任其去來順逆我皆待之於境內拒之於藩籬而款戰之機無一不自我操之因條陳修邊築堡之利十有五以為用守為戰所以存邊而復有三章五供之說徵侵撫臣于是與楊鎬交相攻議邊疑還督學歷天坐勘家居四十五年撫順清河連破四道之師皆沒京師大震亟起廷弼大理丞兼御史宣慰遼

東。而開原復破、散掠數萬、事益急、立陞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經畧遼東、隨四卷頭出關、而鐵嶺敗信復至、建州兼夜趨三岔河。時遼陽且空城逃。廷弼執偃逃在籍知州李尚皓等。斬逃將劉遇節、王捷、王文鼎。并籍最貪恣將陳倫之家。戮之以狗。於是諸將股栗。積惰俱起。顧城中自三路敗後、精銳皆盡、潰卒僅三萬八、鎧仗不具、所募南衛新兵萬人、輒散去、而挺濠防瀋者、聞北關破、盡奔鋤鑊走、軍中日數驚、或請撤瀋衛遼、廷弼曰、徒示弱。速敵。無濟也。廷偽為。畏怯。欲進。狀。敵聞之。疑。不進。于是乘間濬濠練軍為守禦計。遷上言曰、今日制敵之說有三。一曰恢復。一曰進

勦一曰固守頗以此時擬云恢勦臣知其難不如分布要害以守為戰之謂策也為瀋陽、為清河、為撫順、為柴路、三岔河間、俱當設重兵主將一裨將十五士卒三萬使各路自為一分合奇正以當一面而鎮江南陣四衛、東顧朝鮮、當設副將一裨將八士卒二萬兵鴨綠而守與四路總為一分合奇正以成全局無警就彼操練小警自爲堵禦大敵互相應援又復出偏師遊擾妨其耕牧疲敵于奔命見可而進知難而止而又宿兵二萬遼陽駐防以壯中堅存兵一萬海州三岔河以備後勁留防海運兵一萬以杜南侵計用兵一十八萬步騎半之諜後金、改元稱號、并有西

開原扒、魚皮島、剌惡古里、亏知价河、伊難、一帶、海東諸處
又收集開鐵兵萬人、計兵已近十萬、應以十八萬、非侈也、
十八萬人、計餉三百二十萬、糧百八萬石、馬九萬匹、計荳
九十七萬二千石、草二千乙百六十萬束、責戍兵部戶部、
督撫各有鎮、通盤合籌而以守為戰之局戍上勅行之、且
大修城覩至撫順關、示規畫進兵狀將軍賀世賢曰、此久
委敵、徼幸且不敢往、勿輕建掰曰、吾疑之以使敵自偷懈
我三月工可竣也城完又以四路、惟撫順坦直、距瀋陽奉
集各六七百里、于兵復城奉集而命世賢以三萬人守瀋
朱國柱以二萬人守奉集敵大入而軍扼之互有殺傷竟

不能西越。光宗即位、下璽書勞苦、廷弼方興奉集、而敵十萬至瀋陽、廷弼擐甲禦却之。會光宗崩、給諫姚宗文請款西國、察北關遺裔、閱視遼東、廷弼曰、謀不足恃。與宗文忤。而諸在事劉國縉、閻鳴泰、韓原善、皆與廷弼相左、蜚語編京師、於是御史馮三元、張修德、給事中魏應嘉、交章論廷弼、廷弼抗疏力辯。即請三臣出勘。言官以劾者勘可劾者非体、乃令給諫朱童蒙往、還報、稱廷弼守遼瀋功、廷弼歸待後命、以袁應泰代之、天啓元年、御史周宗建等交章訟廷弼勞當起。兵部亦言廷弼在遼、修城濬濠、嚴戍防、布火器、復奉集瀋陽二空城、還為重鎮、官軍士民皆垂泣遮道

許遼陽數十萬生靈皆廷弼所殺。誠如諫官言。大學士劉一燝擬旨報可、時黨事紛勝、給事中郭鞏劾一燝、私廷弼、而御史江秉謙又劾鞏、下廷議、會邊警益急、起廷弼兵部添註右侍郎、趣入朝、未至、而遼、陽失、熹宗怨、誚郭鞏于外、負廷弼、急時已用寧前道王化貞為廣寧巡撫、化貞恢譎自喜、昧不識机事、大言我兵不必多、有西虜百萬在、西兵可無調、有布衣孫得功子弟兵在、過河可無戰、有李永芳內應在、倘可無轉輸、有河東粟麥在、第得三萬人渡河敵可不勞而致戲下也、當事者惡閣艱難、便化貞、遂以才可獨任、發帑金百萬與購西虜、廷弼至、聞。前。計。愕。曰。虎。首。鼠。

有衆非後金敵孫得功等皆市儈鄉兵皆與撫易去就不可用李永芳受後金恩厚未敢信我軍屢敗氣失哭死扶喪不暇未可輕過河遂進三方合制之議一在天津、一在登萊、一在山海、擬以內蒙緩輔外為廣寧後援相機進取而獨主化貞者意忤上乃晉廷弼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駐山海關、廷弼薦周佟卜年等、請留高出胡嘉棟等、立功自贖言者復以保逆保逃、為廷弼罪、言官孫杰、更追劾大學士一燝、及吏部尚書周嘉謨以操用廷弼、嘉謨罷去、適毛文龍有鎮江之捷、化貞閔誇大之、欲乘勝進取廷弼以為小勝不足狃以是累日益積而大學士葉向高、從中

聞來、素與廷弼郤、化貞又其門下士、疏稱化貞才當專任、不宜更受節制、化貞請屯兵西平盤山、廷弼言僅相窟牢百計、小屯兵千計、不能當敵、一節破、則西平鎮武盤山無不瓦解、宜置游兵河上、出沒不測、以亂之、而大軍營廣寧、犄壘倚角、練士待戰、計遼陽去廣寧三百六十里、自河至廣寧尚二百里、南阻海、北界西虜、中僅路隄一道、隄外潮溝沮洳、蓬蒿沒人馬、難以騁、又無居人可掠、即欲至廣寧、而東於一隄、度四五日至、彼且疲、吾固壘勿與戰、不出旬日、彼自歸、乃可來也、化貞遺書京師、誓必復遼、中秋前後、捷音當至、衆皆惑之、會御史方震孺賑卹、主河上、上書

河不足恃者六。建。猇。入。枉。言。河。上。不。可。駐。兵。化貞堅不聽。河上兵露無恃、皆怨。旦夕思敵至、可逃、廷弼見廣寧武備大弛、捐薦曰、事。去。矣。連。章。請。發。援。兵。且曰臣。言。可。用。則。願。加。臣。所。請。不。可。用。則。請。罷。臣。專任化貞。且言河西人心已去。臣呼兵而兵不應。呼餉而餉不應。呼工匠器械。無一應者。臣。知。事。不。可。為。願。留。臣。言。以。為。他。日。左。劵。化貞恚、使人言兵部已欲渡河而廷弼沮之、于是尚書張鶴鳴、侍郎王在晉、及臺諫、多右化貞、上言机不可失、下部議、言人人殊、鶴鳴等又言化貞撤、則毛文龍必不為用、廣寧土兵必潰、兩關必解体、宜用撫臣、特賜尚方劍、加卿貳啣以重之。

而更推廷弼他所、廷弼將自右屯還關、而在晉後力言經
臣不可撤、廷議未決、敵已渡河、連破西平振武、守將多死、
化貞所任先鋒孫得功、奔還廣寧、呼城中亟降、登陴者至
欲縛、化貞以獻、化貞獨以數騎馳出、廷弼將視河上、離右
屯七十里、聞敵已渡河、趣發兵援振武、振武敗耗至、則趨
閭陽、將援廣寧、而廣寧敗耗浚至、遂遣各道分三路護潰
兵民入關。而身以五千人駐大麥河。待化貞。化貞至、見廷
弼而泣、廷弼曰、六萬人蕩平遼陽、竟何如。化貞慚謝、問計、
廷弼曰、今無及矣。惟有護百萬生民入關、勿以資敵。詔逮
化貞、而廷弼聲罪、聽勘、勘官乃謂化貞棄廣寧、廷弼棄右

也、罪均、會勘論死、讞語有云比之楊鎬、更多一逃、比之應泰、反欠一死、未決、逆奄用事、欲殺楊左等無名、以為入廷弼賄、緩其死、五年、閣臣丁紹軾出遼陽傳上前、謂廷弼所撰、將以掩罪飾功、懷不軌、上震怒、立命棄市、傳首九邊、坐沒帑十七萬、捕妻子繫獄拷治、長子兆珪、不勝楚、自刎死、毅宗即位、奄敗、少子兆璧、甫成童、詣闕訟冤、工部主事徐爾一亦上疏謂廷弼一案罪無一據、而勞有足矜、撫遼時早見事机、及與化貞共事、所謂因兵因餉因糧者、皆預策其必敗、名是經略、而無其實、如屢疏原派兵馬、不與部覆又高置之若謂不死守右屯、則又有說、昔唐郭李之討史

思明也。既與九節度之師同潰。似宜扼河陽橋。而勢不能。為尾生之柱。則今右屯者。郭李之所為河陽橋也。舍此止山海一重門限矣。且能全此五千人不散。至大凌河面付化貞。正與慕容三萬獨全事相類。豈得與化貞之獨棄兵馬。誤用西虜。誤信永芳。以致潰敗者。同日道乎。所謂罪無一據者此也。四路初失。遼陽一空城耳。經理未一載。屹然金湯。築奉集瀋陽。屯虎皮驛。迎拒敵兵于橫江之上。又當廣寧再潰。足那王關。畫勒卻回馬在外。伺關驗放。凡二百八十餘萬人。以息擁潰。所謂功。有足稱者。此也。才既籠蓋一時。氣又凌厲一世。而揭辯紛紛。致攖眾怒。是足以啟其

身者哉若夫為廷弼鳴冤者閣臣韓爌部臣周嘉謨科臣
惠世揚臺臣周宗建等皆當世賢豪長者會爌復用更言
之乃得身首歸葬復原官謚襄愍
論曰、襄愍一字經曰守此時賊守字以為怯至無可守
而後忌此一字無及矣李侍御清、稱襄愍功不及忠肅
而勞苦與冤以死相似蓋用與不用之分也余謂才相
將、而一見一不及見一專任一如任之名任之則用與
不用而法外窮、一苦難英雄一法使萬世叫屈嗟咒事
之所貽毒至此哉其遺書、經畧全集而外有續草、續牘、
或曰陳新甲罪大才亦大、馮元飈才短、楊嗣昌才大罪

尤大、握不能望襄懸遲決。預孫閣部承宗、差。與。左。右。圍。閉。門。章。處。呼。而。必。應。之。時。福。過。之。矣。嗟、在。朝。以。得。寸。為。功。不。知。以。不。失。寸。為。功。蓋。用。人。甚。難。也。

又曰、寡慾負才使氣、誠有之。以是衆互感與可。而亦或有疵之者。如職方耿如杞、主事鹿繼善、並怫經而袒撫。撫言戰。經言守。撫言三岔河可駐全師。經言迯徼必及。撫言把陸可奇勝。經言兵潰可虞。撫言西事子易。經言必益兵。撫言款酋可恃。經言不可恃。撫言孫李內應。經言間諜可虞。水火如是。而廟算無任之矣。且坐以同律。猶古時風。按遼陽傳出丁紹軾袖中之付西市、而或傳

將懸暘有襄愍故偽弁也、化貞逆璫、謀夜暘觀音經渡、有圖讖數語坐妖言矣市、建襄愍死之日、洗沐整冠、北拜、曰、我大臣也。奉旨豈敢草し。手持一疏。作尸諫。提牢主事張時夜、亦因安得上書、送觀日、此趙高之言也。獄中上書。吉有之矣。絕命詞、有又、他日偽捕歸安得趁死處。絕。筆歎。可惜。一歎。天。地。白。既前二語、已知東鑄必有圖。圖讖之讖。頗近之。

蔡復一

蔡復一、字元履、福建同安人、萬曆戊戌進士、以戶曹累陞湖廣按察使、兼帶兵備、分巡荊岳、而孫虎清溪篁子坪等哨兵稟餉為亂、復一計擒首亂六人誅之。事定。逆陳剿苗實政。議將有三。曰重。責。成。曰嚴。衛。叙。曰操。機。權。議兵有七。曰選。精。銳。曰除。戎。器。曰申。策。應。曰守。要。害。曰剗。冒。粮。曰明。賞罰。曰擢。勳。撫。而議苗粮得法。有曰生苗之敢於叛者。熟苗為之嚮導也。察何嚮導。懸粮以待其擒賊自效。然後補給。熟。苗。約。束。而。生。苗。自。不。御。患。矣。又曰如本首絕原粮作缺。不許他苗冒頂。以備勞賞。勿輕許名粮。名粮無窮。而勞

賞一時有限也。其有頭目侵削苗糧者。許本省赴理。仍禁客土漢民。不許私買苗等。而識漢民有三。一曰防。啓。釁。土官招集流民。中有豪俠險健之徒。交結喃官。既放債以折兵糧。又逼債以致兵窘。致無告者投身以投夷。懷仇者糾苗以釋怨。此豪民實開之釁也。宜嚴行禁革。二曰遏。投。住。凡熟苗與苗寨民。不許縱入內地。其思漢傾田者。聽官發原籍當差。行李貨物。不許官兵擾動。敵。有。新。投。苗。寨。者。被。擒。以。謀。叛。論。仍行保甲法。其縱容戶口投苗者。事發連坐。三曰絕。勾。引。生苗入犯。或分隊潛入。而會其處。或先期散伏。而發其時。其至必有所藏。其饑必有所食。若。無。勾。引。接。

濟。彼。茫。然。不。知。內。地。虛。實。又。安。敢。入。不。測。之。淵。哉。而議上司者有二。曰。裁。戍。兵。曰。責。擔。承。而兵事四。應之議。尤為切要。一曰占。兵、既役于官。則不復問擊剌之事矣。卒曰、何彼袖手。而我荷戈。伍皆解體。一曰責。兵。兵不任戰。其補伍必有恒餉。而哨官居為奇貨。有。兵。與。無。兵。同。一曰責。哨。哨之攻哨。亦可畏也。惟與苗為邦。可以饜其貪心。一名賂十餘金以上。既可德苗。又可肥己。而禍遺。養癰。一曰責。路畀罪與約。苗完本哨而已。餌於東而劫西。餌於外而劫內。遂以盧麻二縣為壑。此四害總屬膏肓。而責苗路。尤不治之疾。因條五議。曰束隊伍。曰把苗路。曰立會哨。曰練火攻。曰

貴○欺○縱○以制四畫○陞右布政使、改山西左、天啓元年、以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時貴州巡撫王三善陷沒、以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出撫貴州、加總督、上疏言、黔之禍○在○苗○不○在○水○西○其○害○在○無○民○不○在○無○兵○黔自鎮遠南至亦資孔、道千餘里、四面環苗○而以一線鳥道○孤行於其間○苗有儸有犵、有狆、有蔡、有宋、與獞罷犬羊、非剿苗無以孤賊○非附民撫以寔黔○于是出兵勦諸叛苗○先後共攻破一百七十四寨○擒斬二千三百餘人○及其黨阿買等有名寨首五十餘人○蓋六衛苗酋、惟天保阿秧最雄、受水西僞都督官職、自二酋擒、水西失勢○官兵始得專力西討矣○後一木將代、

卒於官、

論曰、蔡侍郎制苗諸議頗悉而其如利苗之不制而因以制苗為功顧比日制苗有功無解於不能制賊之罪也與其摳者欲借以卸罪則不可何則制苗與制賊難易懸矣

徐光啓

徐光啓、字子先、號玄扈、南直上海人也、先世從宋南渡、祖母尹、以節聞、光啓幼矯挈、饒英分、嘗雪中躡城堞疾馳。縱遠眺。讀書龍華寺。飛陟塔頂。踞頂盤中。與鸛爭處。俯而嘻。其為文。嘗析於理。于情。進凡思五六指。乃祝筆。故擅之者。不辭。凡。思。如。六。指。終。未。易。識。而寔可試諸行。然顧盼物表。神運千仞之上。以北雍拔順天首解、甲辰成進士、選庶常、好論兵事、以為。先。能。守。而。後。戰。約以二言。曰求。精。曰責。實。曾纂周季年、廟謨廣於體例。序勞類于優尊。此四字可呼沉寐。後數十年。長計無過此。光啓甫釋褐。一。曰。格。之。也。

授簡討、分禮闈、與同官魏南樂不協。移病歸、田於津門、蓋欲身試之田法。因就閒墾理數萬畝。後草農政全書十二卷以闡、本此。歷左春坊左贊善、奉勅封慶藩、盡却餽遺、時方東顧、四路進兵、光啓疏上。此法大謬、策楊經畧必敗。且曰杜將軍當之、不復返矣。及全覆數曰、吾姑言之而不意其或驗也。分列五要、無過練兵除器。而最切監護朝鮮。意以內兵萬不可振。則因糧海國。為之訓成嚴旅。譬我特設犄角。猝便呼應。名為振屬。實則將助。朝廷未嘗浪一金錢。而軍徒不辦自足。時未便明言。止以監護二義。先示威惠。光啓且釋中秘書、竟欲身之、已得旨行矣、為言官祝耀

相所沮、不果、觀他日朝鮮他效、我失左臂、大事去、則所料已在二十餘年之前哉。改訓兵通州、以詹事府兼河南道御史、甫就事、又以安家更番二議不協、事不就、會神廟崩、予告回籍、天啓改元、遼瀋、起光啓知兵、一再投書遼撫熊廷弼、有曰人皆天之驕子。其所學予者。驕之更甚。頗深體此意。於慎懼中得大安慰。今日之計。獨有孚集兵勢。固守遼陽。次則保全海蓋四州為上策。多備守器。精講守法。而善用火砲為最良。且曰足下欲堅瀋陽之城、併兵合勢、亦無不可、第斷不宜以不練之卒。浪營城外。致喪銳氣。寒城守。蓋自廷弼受命而東。其指柦守與光啓頗合。祇以廟無

成畫議論分眘群以黨事相左撓廷弼者衆未幾潞遴相
繼失守光啓曰吾言之而又不意其驗也請急用前法
壓壁磨牢時復以經撫委任不專戰守無據而光啓練兵
除器之說徒令占敵無補大壞臺抨疾歸癸亥即家拜禮
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纂修神廟實錄時魏璫用
事南樂廣微以通譜勢張意引光啓為重固不應益忤璫
臺臣論劾閒住崇禎初起原官補經筵講官疏請講筵儀
叅論要閱重大事宜及古今沿革利弊以勞加太子賓客
充熹宗實錄副總裁時揷酋虎墩兎犯宣大上憂時一疏
有曰用寡節費臣言之屢矣請假與臣精兵五千唯臣所

須。毋或牽沮。試要害不驗、臣執其咎、驗則以次遞增、然亦不得踰三萬。一當十、可三十萬也。不果用、改本部左。十一月、遵化不守、都城驚甚、光啓應召平臺、曰、臣故言之、而不意其或驗也。急請嚴揀守埤火器。走勅招抹。督師袁崇煥自發左入援、倖戰輒敗、及事定、請終練兵除器之說、不果用、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辛未八月、大凌河兵覆、光啓疏萬全之策。有云用戰以爲守。先步而後騎。宜聚不宜散。宜精不宜多。陳車營之制甚悉。條奏中有曰、速召孫元化於登州。此議行。後可無吳橋之變矣。不果、時廷臣酷水火、光啓中立、不逢黨、故此置若忘之、獨天子

知其掌主自盡。將之以誠。不任氣。特手勑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参預機務、時督師孫承宗行邊、老謝事、上意光啓繼之、光啓亦自意可盡展其所欲為。卒不果、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尚書如故、代享太廟、釋奠先師、八月、病乞休、不許、慰問特至、病劇、猶請以山東参政李天經終曆事、誡家人速上農政全書、以畢吾志、卒、年七十有三、贈少保、諡文定、以農政一書、有裨邦本、加贈太保、並廕、光啓寬仁果毅。澹泊自好。生平務有用之學。盡絕諸嗜好。博訪坐論。無間寢食。嘗曰富國必以本業。強國必以正兵。大指。率以退為。進。曰、此先子勇退遺教。因權之諸大政。無不以此。遂於

治曆、明農、塩屯、火攻、漕河、等成所究治、先是元年五月日
蝕、欽天監推算刻數不合、光啓受命監修曆事、與西洋龍
華民、湯若望等、精心測驗、上曆書前後共三十一卷、大約
按地南北、差其節先、以交食不誤為準、所為農書計十二
目、而終之以荒政、其講屯田、以墾荒為第一義、立虛實二
法、拾捄之、其議塩法也、歸重禁私、剖晰明暢、其論火攻、不
惟其攻、惟其守、曰以大勝小、以多勝寡、以精勝粗、以有捍
衛勝無捍衛、獨于漕議、謂漕能使國貧、漕能使水費、漕能
使河壞、國貧者、東南五倍而致一、西北坐而靡之、水費者、
自淮以北、涓滴為漕用、則溉田者寡、河壞者、會通河橫絕

萬世不能河易決必以望為主使

形水勢瞭然于中。不經權而治之之法。可以施矣。且日可待決而河不能為我難。則無採支運之意以節次之。諸議雜見志中。蓋四十年耳目營指畫。拔惟此。他無及也。侄郎蕭然。微衣數襲外。一背述手草。歷束而已。故居納齒。如寒士。門無襍賓。不設姬媵。廳事至不能旋馬。訓子孫。毋空期明日。期明日。則今日是作夢之日。以夢廢今日。而明日不醒。當奈何。從主退作解。且曰吾兒可傳吾孫。其不免矣。其審以天道也夫。

論曰。求精責寔四字。平平無奇。文定持之終身不

時深而總物切以為求治平不能易此時非東林以

黨東林即東林亦一以空言難非東林而文定中立既

不譽發以四字善東林而後可以難非東林者于

周周亦只練兵餘器四字是所謂寔也精也總之以救尚

口之窮又撰文定嘗著選練論有義募義餉義屬之勸定

營制有撒可撒操合可合操之用因民兵代戍之議而曰即

此費以飽近京丁壯但足成練因固京師之議而曰火砲

我之所長切與敵共之因節議而曰欲裕諸餉必行屯田

而隨有墾荒議旱田用水議以官爵招致巨室議及

七額料　宜通邊額　宜販諸例

八時於六點

猶教南令習文物

可以翦南。久變。曰、文盛。則。武衰。自。然。之理。也。今雖不

古冒頓五胡之強。以。其。樂。華。風。之。故。嗟乎、使中朝無黨。以

光啟為中樞。而專任熊經略東事。守。在。遼。東。一。語。乃。終。

始之。矣。